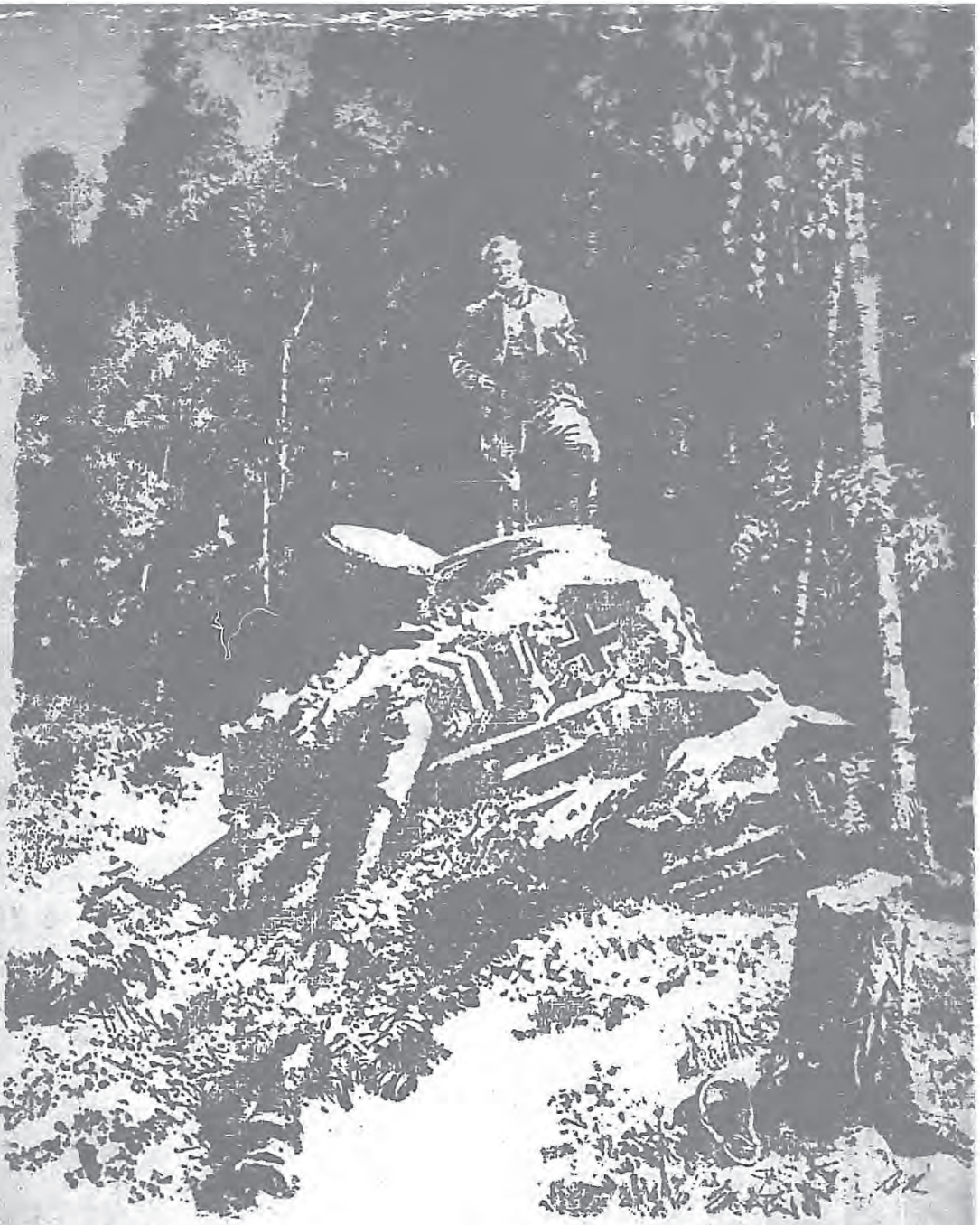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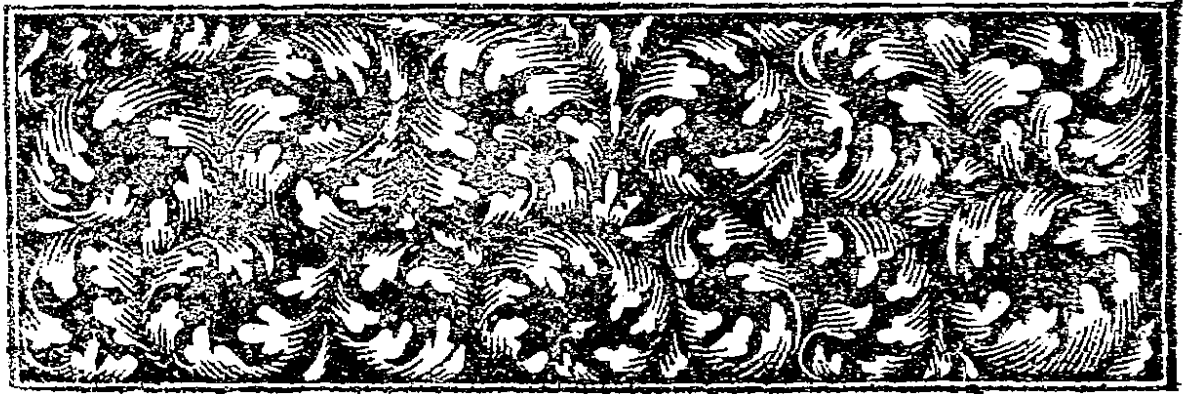
阿夫巴克著

劉連遠譯

光華版



山阡巴爾喀到里維其布從



著 克 巴 夫 珂 · S

譯 逸 遠 劉

山 阡 巴 爾 喀 到 里 維 其 布 從

行 發 店 書 華 光



66046

目次

致讀者.....	一
斯巴德桑森林的主人.....	二
跟「鬍子隊」相遇.....	一四
跟坦克作戰.....	一八
我們的助手.....	二二
游擊隊的要塞.....	二六
節禮.....	三二
冬天來了.....	三五
向北方去.....	四〇
宣誓.....	四五
各部隊聯合起來了.....	五二
檢閱.....	五八
威塞萊村大戰.....	六一
游擊隊的首都.....	六六

在克列汶河畔上紮營·····	七五
在新斯洛包德森林·····	八四
舊古達村——莫斯科·····	九二
在克里姆宮·····	九八
去遙遠的途程，做光榮的事業·····	一〇三
德斯納——德聶泊爾——普利帕奇·····	一〇八
在波列塞鄉下·····	一一三
我們繼續挺進·····	一一九
普利帕奇河上水戰·····	一二七
遠征喀爾巴阡山·····	一三六
在山間小徑里·····	一四三
從山里走出·····	一五〇
到集合地點·····	一五六

致讀者

親愛的讀者們！

當我講述我們游擊隊的戰蹟時，人們常常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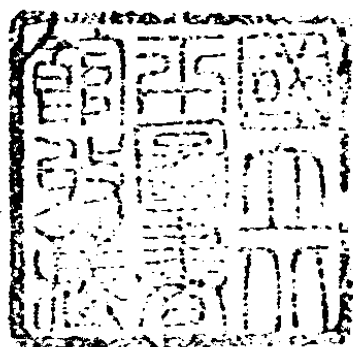
——您究竟有多少戰士呢？

我回答道：

——比德寇所想像的少十來倍。

我們不兢兢於使我們的支隊為數衆多。「主要的是更牢牢固地跟人民保持着聯系，」——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說。我們神聖地執行了斯大林的指示，因此就十倍地增強了我們的力量。

S·珂夫巴克



斯巴德桑森林的主人

當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已經五十五歲了，孩子們稱呼我祖父。但是年齡如今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原籍是札波羅格哥薩克人，在帝俄軍隊裏當過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在西南線上作戰，參加過布魯斯洛夫的突破戰，在內戰中升為軍官，跟巴爾哈罕科一起南征北戰，也會在夏伯陽師裏服過務。

——就是這樣了，西道爾·阿爾杰莫維支，如果要逃到森林裏去，你來指揮，——在區黨委裏人們對我說。

這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間，在斯大林同志發表了歷史的演說後不久的事。在布其維里區黨委書記室裏召集我們城裏的黨積極份子會議。我們每個人在布其維里工作都不止一年了，彼此知道得都很清楚，在一塊開過很多會。有時我們也會爭論得面紅耳赤。

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工作範圍，關心黨所託他的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有的人確信現在一切都取決於巴比特合金，——說什麼在拖拉機修械廠的準備工作中這是最弱的一點，就好像由於巴比特合金我們會把收穫弄垮台了似的。又有人在埋頭貯備修理公共房舍的材料；巴比特合金對於他簡直是耳旁風。當你聽見第三個人的議論的時候，你就會想道：除了學校的教科書和區裏新辦的學校設備問題，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事情。

不論我們在某一範圍裏工作，不論我們從事哪一種專門事業，我們首先是一個軍隊——波爾什維克的偉大軍隊的士兵，是列寧——斯大林黨所栽培和教育出來的人，是這個黨的兒女。沒有任何別的東西是比我們的黨和蘇維埃的國家對於我們更爲珍貴的了。

在我們布其維里區波爾什維克心中，都有一個神聖的目的——這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地區達到全烏克蘭的第一位。在戰爭的前夜，我們已經可以驕傲的說，離這個目的不算遠了。

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份裏，布其維里區由一個每年春天農民就走遍俄羅斯和烏克蘭尋找短工的區域，由一個消費的窮鄉僻壤的區域，一變而爲生產的、以富貫百萬的集體農場、以全聯盟農業展覽會的參加者——以擁有優秀的機器、自己的水電站、俱樂部、中學校、診療所的集體農場而著名的區域。我們達到了在過去連幻想都不敢的那末多的收穫。在斯特列利尼克、里特維諾維支、瓦爾高爾等處我們集體農場的馬廄裏飼養了多末好的奧爾洛夫種的走馬啊！在塞姆的灌溉的草地上牧畜着種類多末優良的乳牛啊！而我們的菓樹園又是多末好啊！當蘋果樹和櫻桃樹開花的時候，應當到我們那兒住上幾天。全城，所有的村莊，就彷彿隱在雲彩裏一樣，只剩下屋頂能看得見。我們那兒的蜜蜂很多，而繁又是那樣多，夏天在塞姆的草地上，在從前的修道院的跟前，看過去就好像蓋滿了雪似的。

是的，在蘇維埃政權時期烏克蘭繁榮起來了，我們這些烏克蘭的波爾什維克，在故土上建造了新的、自由的、幸福的生活的兒女們，是值得驕傲的。

在可紀念的七月日子裏，在斯大林同志廣播演說後，我們立即在區黨委書記室裏召集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彷彿特別感到一種偉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把我們一切的人都結成一體，使我們奔向同一的目的。我們一切的焦慮合成一個共同的偉大的焦慮——警報。致命的危險臨到蘇維埃的祖國。毀滅威脅

着我們的人民的勞動所創造的，我們所有的心血都上去的一切，威脅着對於我們每個人比生命還寶貴的一切。法西斯野蠻匪徒踐踏我們的田地。我們的土地處在烟火之中，城市在燃燒着，烏克蘭在燃燒着。

我們這些和平的蘇維埃人們，立即變為士兵。我們應書記的電話的催請來到區委會，像到徵兵站一樣。誰也沒有發言講話。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黨和斯大林號召我們波爾什維克領頭喚起人民走向鬥爭。這場鬥爭將是空前的殘酷和艱巨，是死裏求生，但我們知道，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我們聽取了簡單的通知關於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斯大林同志演說後所作的決定。決定的內容：談到受敵侵入的烏克蘭各區創立游擊隊問題；談到派送同志到蘇梅進州黨區地雷訓練班問題；談到在各大森林中奠定游擊隊的給養、武器、爆炸物等基地問題。烏克蘭的游擊運動由尼基達·塞爾蓋耶維克·赫魯希却夫親自領導，從這件事情上我們便可以明白黨是如何重視這運動的意義。

第二天便開始奠定游擊隊基地的籌備工作。我受區黨委委託在斯巴德桑森林裏奠定基地。

從高洛道克——我們那兒管有古代城垣的地方都叫作高洛道克，傳說雅羅斯拉夫娜曾在這兒哭過伊高爾，——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這森林的東部的邊緣。如果照直線計算，這個邊緣有八公里長，直頂到沼澤地帶的克列汶河岸，這條河從北面把森林灣成兩隻袖筒形狀，向塞姆流去。這整個的邊緣都是港港灣灣的，這兒有很多伸到田野裏的個別的矮林，在矮林與矮林之間夾着屯子和村鎮。在森林的極北的突出部分坐落着舊沙爾波夫加屯子，離城較近的地方有新沙爾波夫加屯子，最後，在布其維里城郊便是塞別茲涅夫加村鎮，森林在這兒向着我們的城市突出一個尖銳的角。

在南部的邊緣是一個大湖；在湖周圍伸攢着斯巴德桑村鎮。這個村鎮是跟森林同名。從東到西，斯巴德桑森林約長五公里，越靠近湖的地方沼澤越多，直到開闊的湖面爲止。這個天然分界處環連沼地是一個巨大的，夏天幾乎不能通過的，界於塞姆和克列汶之間的空間。

戰前我們不知怎地很少知道自已的森林。我們每次在區裏走動，都不外是關照田地、花園、牲畜和家禽。我們區裏的財富便在於此。我是市蘇維埃主席，森林之所以能使我發生興趣，不過因爲它是一個替學校採伐劈柴以及建築和修理工程的木材的地方吧了。我哪兒會想到正是在這個森林裏我將要打仗，哪兒會想到我將要駕着德國坦克從這個叢藪裏馳出去！

阿列克塞·伊里奇·珂爾涅夫（在內戰時期曾打過游擊）帶領着一些同志在德寇打進布其維里的前幾天便到斯巴德桑森林去了。他們的任務是監視我們基地的保護工作，並且不讓投到市郊的德國的傘兵鑽進森林裏去。

我是最後一個從布其維里撤出來的。這是在九月十日的傍晚，這時德國的斥候已經進入城裏來了。

現在布其維里人的行動綱領便是斯大林同志於七月三日所說的，號召燃起游擊鬥爭，在敵人佔領的區域造成使他們難以忍受的條件。許多烏克蘭老游擊隊員和近衛軍回憶他們年青時代爲蘇維埃政權而廝殺的時日，回憶起他於一九一八年他們打德國佔領者的時日。

烏克蘭的人民又像邵爾斯時代一樣，起來跟德國掠奪者鬥爭。我們游擊隊的詩人在一首詩裏把這個表現得很好，後來這首詩你傳我我傳你的傳遍了烏克蘭：

老爸爸向兒子問：

「你想做什麼？」——

「我想趕跑德國人，

好把我們的故鄉來解放。」

回過頭來又向黑眼睛的女兒問：

「你想做什麼，奧克沙諾？」——

「我想跟哥哥一道兒

到那深山密林裏打游擊。」

老爸爸向孩子們問：

「我應當做什麼？」——

「親爸爸，跟我們一道兒

——齊來把德國人趕跑。」

不單是很少到斯巴德桑森林的城市的居民，而且連近處的村鎮和屯子的集體農場農民都怕在森林的道路和小徑的迷宮裏迷路。森林是這樣千化萬變，而同時其中有許多地方彼此完全相像，有時候隨着一條道路走的人彷彿覺得他是在繞着圈子回到原來的地方。高大的，野草叢生的橡樹林忽然被青青的，平鋪着針葉的松樹林或者被生長在沼澤窪地的白樺樹林所代替，當你走上高崗的時候——又是同樣的松樹林或者橡樹林，在他後面的低處便是白樺樹在發白，那兒又有沼澤，你試着辨別一下，這是你曾經走過的沼澤呢？還是新的呢？同樣圓圓的邊緣，同樣透明的白樺樹林。再遠的地方便是密林，那兒甚至有太陽的白天都是黑暗而潮濕的，可是再遠一點，忽然出現了爽亮的疎林，空地或者採伐

地，一律是一些樹根，周圍生滿了稠密的羊齒草和野花，再往前去是生得繁茂的胡桃樹林，赤楊樹林，然後又是那座彷彿剛才走過的密林。

當我驅車到森林裏的基地去的時候，我是把那幾棵小松樹當作記號的，我記得，運給養的大車是在那幾棵小松樹旁邊離開大路轉進森林裏去的。好幾次我都好像覺得找到了被我當做記號的松樹，但在它們旁邊我沒有發現任何痕迹。這使我心慌起來。我再向前走，又遇見彷彿是同樣的小松樹，但附近任何痕迹都沒有發現。昨天下了一場雨，它洗光了森林中的一切痕迹。

前線還不怎樣遠：大砲的隆隆聲不時可以聽到，某處發出炸彈的爆炸聲。而在森林裏却是一片和平的寂靜——在路上一個人影子都沒有，兎兒在奔跑着，狐狸到處亂鑽。

忽然我聽見我背後有腳步聲。腳步聲越來越快：有人默默地追上我了。這可能是德國人，也可能是我們的人。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決定回頭張望，繼續向前走，像一個不論跟誰相遇都不駭怕的人一樣。我穿的衣服完全可以裝作是一個看森林的人。

兩個人從左右兩邊向我走近來。兩個人都是紅軍士兵。他們問我路，埋怨天氣及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看出他們在審視着。然後面對面地提出問題：

——您是什麼人？

我答道：

——我是本地的主人。

——什麼主人，德國人任命的？——其中一個戰士說道。

這句話可把我惹火了。我停了下來，向他看了看——這個戰士的手已經握住手槍的機柄。

——你們將來會知道，——我說道，——不論是德國人，不論是他們的走狗，在這兒都當不了主人。明白了嗎？

那個戰士惶恐不安起來。

——懂得，——他說道。

——既然懂得，就把那手槍放了吧。我也有這個玩意兒，我倒不打算把它塞到你的胸口。我從口袋裏掏出白朗寧給他們看看。

——是的，這也是個砲，——那個戰士笑起來了。——然而您究竟是誰呢？

——我是游擊隊長。

——游擊隊長？您的人在那兒？

——你們就可以算一份，——我指着我的談話對手和向他們走過來的同志們說道。

這是一群陷入包圍圈裏並且潛入森林裏面的一群紅軍。後來他們果然成爲我的戰士。

我們大家一塊都在森林裏一個棚屋裏宿夜。第二天早晨我在這兒終於碰到了自己的布其維里人，他們也是滿森林裏亂跑尋找我。

——嗚哈，滿森林裏踹，腳跟都跑掉了！——阿列克塞·伊里奇·珂爾涅克笑着向乾草上坐下去：因爲他的鬍子雪白，後來我們給他起個外號叫「聖誕老人」。

——你們踹什麼？——我問他。

——踹找你呀。

——爲什麼我什麼地方都沒有看見你們的痕迹呢？

——怎麼會有痕迹呢！你自己曾訓示我們不要留痕迹。我這個游擊隊員命令自己的弟兄們嚴格遵守你的訓示：連一步都不許向大路上邁。淨上密林和沼澤裏鑽——簡直成了一群森林妖精，沒有什麼說的。

阿列克塞·伊里奇是一個矮胖的，身子不很結實的老頭。我想，他在森林裏很難長久住下去的，但我看他的性格卻沒有改變——照舊愛談，愛笑。在森林裏看見他是很愉快的。

X

X

X

我們的第一個土窖是建築在這樣的密林裏，離開宅十來步遠就找不到了。老老實實的呆在那兒，無論什麼德國偵探犬都嗅不出你在這個洞穴裏。但我們到森林裏來完全不是爲了躲德國人；我們目的是消滅德國人，不給敵人一分鐘的安寧，不讓他在我們區裏作威作福。我們是這兒的主人，主人應當留在這兒。

在斯巴德桑森林裏有幾所住着林人的小屋子。其中一個小屋子是在森林中心，在從南至北，從斯巴德桑村鎮到舊沙爾波夫加，橫斷森林的大路上。在我們到來後，隊部就安置在這兒。在德寇可能從那兒出現的方向，在森林邊緣設上瞭望哨。這樣一來，我們立刻佈置好對整個斯巴德桑森林的管制。從這兒我們應當展開對全區的破壞活動。

九月二十二日，我宣佈了部隊人員編制的第一號命令，其中包括四十來個戰士。把偵察員，爆炸手分出來，其餘的分成兩個戰鬥組。一組是布其維里人，一些非軍人，多數是一些年老的，蘇維埃和黨的工作人員，集體農場的積極份子。這是部隊的基幹。另一組是當我在森林中尋找自己的同志的時候所遇見的軍人。這都是一些戰鬥的弟兄們。自然，在開始的時候他們是有點瞧不起布其維里人的。

譬如對我們的聖誕老人——他在戰前是做孵小雞的事情——在布其維里管理人工孵化器——對這樣老頭的戰鬥素質是不能十分相信的。隊裏還有幾個向蘇木神納疏散的別洛露西亞人。我們在未出發到森林之前就遇見他們了；也不是軍人。

在將要開始游擊戰之前，我們的編制就是這樣的。但我們相信不是一支孤軍。我們知道在隣近一定有其他的部隊在行動着，知道人民在支援我們；我們一到森林裏就立刻跟周圍的集體農場建立聯繫，關於這以後再講。開頭來講一講我們是怎樣開始作戰的。

我們的部隊剛安置在看林人的小屋子裏，我們忽然聽見爆炸的聲音，聲音是從森林的西北邊緣數公里外，在新沙爾波夫加那邊傳來的。「這能是什麼聲音呢？」我們想道。派偵察員去弄明白真相。原來是誰的牛觸響了地雷。忽然閃出一個念頭：「那兒還有沒有地雷？」

開始打游擊，地雷對我們是最重要的。

順着偵察員的踪跡，爆炸手出發前去了。回來報告說發現了紅軍部隊臨走時留下的地雷地區，這是一件很好的禮物——德寇還未來得及掃除地雷地區，我們應當在他們之前立即做這件事。然而怎麼樣呢？我們的爆炸手說那兒的地雷是一種不熟悉的類型，他們不知道應當對這些地雷怎樣辦。

參謀長尼古拉·米哈伊洛維支·庫爾斯負責解決這問題；在未到達森林前他曾在蘇梅省黨委主辦的幾個地雷訓練班學習過。戰前尼古拉·米哈伊洛維支是中學校長。在森林裏他是一個非常活躍、有經驗的老游擊隊員，而且是一個無畏的爆炸手。

在地雷地區旁邊有一條大路通過，在這條路上川流不息地行駛着德寇的汽車和摩托車。夜裏挖掘和研究不認識的地雷是不行的——已經是秋季，一到晚上就漆黑漆黑的。庫爾斯決定在白天工作。他

偷偷越過大路走到地雷地區裏，在那兒偽裝起來，就在道路上行駛着的德國人的眼皮底下工作着，一直工作到發現了地雷機械的秘密爲止。然後拿一個地雷到森林裏，解釋怎樣處理它。在他的領導下，所有的爆炸手都幹起活來。現在我們已經有足够的爆炸物來製造破壞道路的地雷了，我們把這些地雷埋在敵人主要的交通線上。

我們的爆炸隊長是格奧爾吉·米哈洛維支·尤嚇諾維支，在和平的時期是省黨委的工作人員。這位乍一看過去像一個口袋形的人每天夜裏帶着自己的人從森林裏走去。白天不是從這一面就是從那一面傳來爆炸聲；這些爆炸聲是向游擊隊員報告格奧爾吉·米哈洛維支的勇敢的工作結果。

有一句說一句，地雷的吵鬧對某些人却發生不大好的影響。在部隊裏有人在開始議論紛紛，說是我們大約做得太鹵莽了，說是我們應當小心點，說什麼接連不斷的爆炸，把德國人嚇得太利害了，會把他們激怒了的，說什麼德國人在布其維里兵力很大，有很多機械化部隊，他們可能來一次全面的掃蕩森林，都時我們就完了。我跟幾個絕對可以信任的同志們商量，於是我們決定制止這種談論。把部隊召集起來，命令排隊，我問：

——似乎有人願意回家。誰願意？願意的站出來，我馬上送他回去。

沒有一個人走出來。我於是就警告道，如果有誰到森林裏來是希望坐着不動，他的神經受不起地雷吵鬧——他想安靜和平地住着，想在森林裏養蜂、採蘑菇和核桃，——都末他算是來錯了森林了。最好讓他趕快離開，他在我們這兒沒有什麼可做的。我提起斯大林同志於七月三日在廣播演說中所提出的任務，並且說地雷的吵鬧只不過是一個開端，人們將會在離斯巴德桑很遠地方聽見我們，聽見了這種吵鬧而發抖的不會是我們，而是德國人。

在那幾天，在森林裏出現了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偵察兵好幾次聽見他的小心的腳步聲，枯枝的折斷聲，遠遠地看見一閃的人影，可是不能捉住他——他像一個幽靈似的躲到密林裏。後來我們把幾個戰士埋伏起來，這樣很快地就把常來森林的神秘的不知識者抓住了。在隊部審問的時候，他承認是德國司令部派來偵察我們部隊及我們的兵力駐紮的地點的。好細被槍斃了。

X

X

X

自從德國人進入布其維里後，已經過了兩個星期了，但他仍不敢輕易侵入斯巴德桑森林。其間，我們不斷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已經不限於在森林裏或者夜裏在大路上執行家務，而且白天在離森林老遠的村莊裏也執行家務了。

在槍斃好細的第二天，九月二十九日，是第一次公開的進攻敵人的紀念日。探知德寇在布其維里附近的村子開始貯存物產後，我們派人到薩房諾夫加村埋伏。中午的時候，德國軍需人員押運着大卡車從布其維里駛出來了。隊員們向他們開火射擊。沒撈着打死德寇，僅打傷兩個，但這就足以使德寇把自己的卡車扔到大路上四散逃跑了。過了兩個鐘頭後，從布其維里開來幾輛卡車，載着一百來個人的部隊。游擊隊的哨兵撤回森林裏。德寇不敢在森林裏追擊他們。

我們的爆炸手的工作已到伸展到塞姆河的左右岸，出沒於珂諾托普到克羅列衛茨的大路上。

十月初旬我們游擊隊的地雷炸毀兩輛德國高級參謀部的小汽車。炸死六個德寇，其中有兩個將官。

塞姆河南岸，赫日加屯子附近，在那天也有一輛大卡車騰空飛起。在北岸的大道上——從布其維里通到格魯霍夫和雷利斯克，沒有一天不是聽見爆炸聲音的。十月中旬，在這些路上已經炸毀十輛載

有彈藥和有生力量的大卡車。我們在這期間繳獲了十萬發子彈。

我們的人是少的，不是每個人都有步槍，只有一挺機關槍，就是這一挺還是從奧沙維阿赫姆教練站拿來的，它是否能作戰，誰也不敢確切地說。

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還有幾支游擊隊在行動着，但未能跟我們建立起聯繫。布其維里區執行委員會主席伊凡·伊凡諾維支·維檮茨基——他留在區裏做黨的秘密工作，負責跟蘇梅省黨委聯繫——應當到我們這兒來。我們後來打聽出來，原來到斯巴德桑森林的路上觸發地雷，受了重傷後落到德寇手裏，被他們殘酷地打死了。

由於荒謬的偶然性，我們損失了一個卓絕的同志，並且跟地下工作的中心斷了關係。我們甚至不清楚前線的情形。那時我們還沒有電台，而戰線已經離得很遠了。

決定自己試探着跟紅軍司令部建立聯繫。這件事委託給聖誕老人——阿列克塞·伊里奇。他願便應當把一組以中校爲首的軍事人員帶過前線。這一組是突圍出來的，在森林裏遇見我們，中校請求幫助他們逃出德寇佔領地區。

跟聖誕老人分別是很難過的——我們每個人都喜歡他那快樂的性情，——但在沒有人比他更知道那秘密通過的地形的了。早在一九一八年阿列克塞·伊里奇就在紅色游擊隊裏當偵察，走遍了蘇梅神納所有的大路小徑。只好派老頭子當嚮導和當我們的代表。

跟「鬍子隊」相遇

我們知道在對面東南方向，布其維里區的一部份，在諾瓦斯洛包德的森林裏也駐紮着一支來自我們城市的不大的游擊隊。這支游擊隊的指揮員是塞明·華西利耶維支。魯德涅夫，他跟自己的十六歲的兒子一塊到森林裏來的。過去魯德涅夫曾長期在紅軍中服務；他曾做過遠東邊防部隊的政委，參加過哈桑湖的戰鬥，獲得紅星勳章。近幾年來塞明·華西利耶維支在布其維里做奧沙維阿赫姆區蘇維埃主席，領導布其維里青年的軍事訓練。在訓練工作中他的最積極的助手是格利高里·雅珂夫利維支。巴濟馬——一個舊俄軍隊裏的准尉，戰前我們區裏最優秀的教員，享受極大威信的老頭子，第一屆全聯盟教師大會的代表。區裏的大小村鎮都把格利高里·雅珂夫利維支看做自家人。有的村子記得他七歲時同父親一塊兒牧公衆的牲口，在另一個村子裏他替他做過長工，在第三個村子裏上過學，在第四個村子裏是集體農場組織者之一。而在好些村子裏在蘇維埃年代他曾教過書——簡直數不清！

巴濟馬是以參謀長的名義跟魯德涅夫一塊到諾瓦斯洛包德森林裏來打游擊的。跟他們一塊的有二十來個布其維里人。

一個多月來我們一點不知道這支游擊隊的運命。十月十七日忽然有幾個魯德涅夫的通訊員到隊部裏找我。原來他的支隊正在找我們，正在向斯巴德桑森林移動。第二天早晨跟「鬍子隊」相遇了；魯德涅夫的戰士管自己叫鬍子隊，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模仿自己的指揮員留着鬍子。塞明·華西利耶維支

的鬍子的確令人羨慕：漆一般的黑，大而且美，什麼時候都是梳的整整齊齊的。他非常講究自己的外表，森林中的生活，也沒有使他改變這個在軍隊中養成的習慣，甚至他的制服的白襯領也同平時一樣的無可非議的清潔。

城外掘壕預備槍斃人，就要發生輪流不息的監獄「裁員」。有人散佈流言，說德寇運到布其維里一千條偵探狗，準備在所有的森林裏捉拿游擊隊。有的人神經比較衰弱，這一切對他便發生了影響。甚至有這樣的人，留在區裏做游擊隊的工作，便真正所謂在地下室裏坐着，連面都不敢露出一露。有許多人在森林裏或在山谷裏獨自或是三五成群的走着，一看見對面遠遠的有人來，便拚命的躲到灌木林裏！

有一次，魯德涅夫的偵察組的一個偵察員，在森林裏碰見了一個認識的十四歲的小孩子，他是在布其維里的這一方面，離我們十五來公里的哈利夫加村的人，這個小孩子看見了偵察員便想逃走，但聽見了喊他名字：

——珂利亞·舒賓，是你嗎？

——是我。

——你在這兒溜躑什麼？

——找王瓜，——他說——祖父病了，他想吃醃王瓜。

——什麼祖父？你哪裏有祖父！

——不是我的親祖父，是哈皮林·雅珂夫。

——在森林裏有什麼王瓜！你撒什麼謊，珂利亞加？

——真的，我不撒謊，我不是在森林裏找王瓜，我現在是到屯子裏去。

——祖父在那兒？

——跟我在一塊。

——他到底在那兒呢？

——在森林裏。

——你們在森林裏究竟是做什麼？

——這個小孩子窘惑起來，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他問道：

——你是游擊隊嗎？

——也許就是游擊隊。

——他高興的了不得：

——我們也是游擊隊。

——我們，是指的誰？

——我和祖父，我們兩個都是游擊隊，祖父不知道得了什麼病，老想吃薩王瓜。我不知道對他怎麼辦才好。

魯德涅夫把這個小孩和他的祖父編入自己的支隊裏，現在帶到斯巴德桑森林裏來。這種情形在那些日子裏是屢見不鮮的。

我跟魯德涅夫商量，一致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本區的環境需要勇敢積極的動作。應當鼓勵人們，集合那些在森林中徘徊着找不着歸宿的人，表現給大家看，有一個反對德寇的力量存在着。如果我們

改變我們開初的計劃，不是分成小組活動，而是聯合成一個支隊，都末這個便容易實現了。

——西道爾·阿爾傑莫維支，這樣好了，你指揮，而我照軍隊的舊習慣做政委，——魯德涅夫對我說。

巴濟馬被任命為參謀長，副參謀長是庫爾斯，計算一下我們的力量：五十七個戰士，四十九支各式的槍，六支自動步槍和一挺手提機關槍。

跟坦克作戰

兩個支隊的合併是再適時不過了。第二天，十月十九日，剛要吃午飯的時候——那天做的肉凍，碟子已經擺出來了，——在森林忽然發出了喊叫：

——坦克！

這時我們在隊部裏和隊部左近一共才有二十來個人。其餘的人都到老遠的森林邊緣放哨去了。

當我們從小屋裏跳出來的時候，已經聽見摩托的吼聲了。坦克是從布其維里方面順着大路來的。有兩輛：重坦克和中型坦克。前頭走的是大的。它一停不停轉了個彎，便用大砲和機槍開火了。在森林裏它看起來特別龐大。道路容不下這個龐然大物。它衝倒大樹向我們駛來。第二輛坦克跟隨在後面。

周圍都是沉重的轟響聲、爆炸聲、火焰，但並看不出我們的人驚慌。隊員們在森林裏散開手，用步槍射擊着。這樣做是有它的用意的：我們使德國人不能順利的觀測。坦克關着艙口駛過去。然而德寇仍然用燃燒彈把我們的小屋子燒掉了。時間是不容許撲滅火災的。總算幸運，我們把部隊的財產都搶救出來了。

坦克直向我們的窰洞駛去。我命令庫爾斯帶着爆炸手跑到森林的出口處埋設地雷，而我自己跟魯德涅夫，巴濟馬以及其他的戰士隨着坦克奔去。我們順着大路兩旁鑽行着。這兒都是茂密的灌木林、

矮林，再向前是沼澤。我猜想着坦克不會走得太遠，再向前去會陷進泥潭裏去的。果然不錯，摩托的吼聲不大一會就靜下去了。

我們拉成散兵線向坦克走進去。周圍的森林是稀疏的，多半是一些生在沼澤的高崗上的灌木林。兩輛坦克邊靠邊的停在路上。那輛小坦克的頂上艙口敞開着。一個德國人探出身子進行觀測，其他的人在蠶輪旁邊忙着工作。

魯德涅夫用準確的射擊拔除了那個觀測員。他像口袋似的掉進艙口裏去了。我們的人歡騰起來了。有人已經在喊：「烏拉！」珂利亞·舒賓照着坦克的裝甲上射擊。而我發出了這樣的命令，彷彿在這森林裏我有大砲和迫擊砲，並且至少有一營步兵似的；

——砲兵連，開火！

——迫擊砲，開火！

第一連向左，第二連向右。繞到後面去，包圍起來，準備手榴彈！

我一瞧，大坦克響起摩托了，開始轉彎，壓過灌木林，順着大路駛回去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第二個小坦克停在那兒不動。艙口是開着的。沒有看見有人在那兒。

我們慢慢地走近去，等候一回兒，然後向坦克跑去。它碰到樹根上面停着了。它的蠶輪傷損了，但這傷損是輕微的——掉了一個輪齒。乘員沒有了。不用說，坦克車手一定改乘大坦克逃跑了。總之，大獲全勝，而且又是這樣的勝利！頭一仗——我們一點損傷沒有，俘獲了一輛可以說是完整的坦克。所有的人都興奮的了不得，都想一下子爬進坦克裏去，可是爬不進去——那兒已經爬滿了人了。有人在轉動砲塔——想用大砲射擊逃走的德寇。珂利亞·舒賓繞着坦克轉圈子，似乎在注意地看什

麼。我猜想：他是在裝甲上尋找他的槍彈的痕跡，並且不能明白：怎麼回事一個槍眼都沒有啊！

忽然在森林不遠的地方發出強烈的爆炸聲，正好是在大坦克駛去的那一方面。我猜想：坦克觸發了我們的地雷了。歡喜是無限的。空中飛起了帽子。

在第一聲爆炸後，接着又有幾聲爆炸，不像那樣強烈，但繁密而且總是在一個地方。聲音像大砲的急射。人們靜下去了：這種急射頗有可疑的地方。我們諦聽着，然後大家都照着我的表示一齊向爆炸的方面直奔而去。珂利亞。舒賓像箭頭似的飛跑。

我們遠遠地在大道上就看見了一堆熊熊的火焰。被炸翻的黑色的龐然大物像篝火似的燃燒着。砲塔被炸掉了，躺在一邊。向坦克走近去是不可能的。砲彈與槍彈在內部爆炸着。

當爆炸聲沉寂下去和火焰滅了的時候，在坦克裏面發現幾個腫大的屍體。侵入斯巴德桑森林的兩個坦克的乘員和一個奸細嚮導都活活的燒死了。

當單另編成一組的我們的軍人同志趕到作戰的地點的時候，一切都已結束了。他們不能一下就明白這兒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所看到的一切很難使他們瞭解，人們對他們所說的一切更是難以置信。有的認為最重要的是講那第一個聽見摩托聲音的人。又有的最歡喜我命令：「砲兵連，開火！」第三個急着講述觸發地雷的坦克燒得是怎樣利害，當弟兄們趕忙連躍帶跳地跑到它跟前澆上助燃的液體的時候。而珂利亞。舒賓使大家相信他絲毫不駭怕。

——老頭子也許駭怕，而我有什麼可怕的？——他說。——坦克用大砲和機槍射擊，而我簡直就在大道上跟着它跑。

在大道上跟着坦克跑，這當然是他杜撰的。實際上他是跟其他的人一塊在森林裏跑。

作爲一個指揮員的我是沒法埋怨缺乏戰鬥的熱情的。非常高興我們的軍人同志現在應當另眼看待我們布其維里人了。

總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心滿意足，在極好的心情中回到看林人的小屋裏去。可惜的是小屋沒有了——燒得淨光。然而已經擺出來的肉凍倒保留着。這可把大家高興透了，因爲這時餓得要命。

我彷彿從來也沒有像那天吃游擊隊的肉凍那樣的好食慾吃東西。而且當時一切都覺得美妙不可言喻。甚至我們宿夜的那個密洞也是美妙的，雖在裏面有着沒膝的雨水。爲了夜裏不被沒頂，只得在池面上堆上大量的乾草。

我們的助手

儘管在第一次戰鬥中所引起的興奮、歡樂、熱情是怎樣大，可是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們不願立即離開森林，那末就應當設法對付駐布其維里的德國指揮部明天將要用盡一切可能來消滅我們。能夠指望德寇對於兩輛坦克及其乘員在森林裏失蹤的事件不聞不問，對於他們的運命不關心嗎？

關於從斯巴德桑森林向那灘布其維里較遠的地方移防問題，根本沒有談到。在跟坦克作戰後，我們立刻開始準備防禦工作。首先我命令在各森林路口上補充埋設地雷，把以前埋好的地雷細心地查驗一遍。

以我們的力量防禦全面的森林邊緣——一面長八公里，另一面長五公里——是沒有任何可能性的。在邊緣上配備好巡邏隊。決定在森林的高地上從事防禦。

有趣的是佈署支隊的巴濟馬非常注意這些高地，這也許因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參謀長，毋寧說他是一個教育家，地理教師的原故。他對森林高地的起源問題非常感到興趣。它們的沙層和波浪的形狀使他想到古代的海濱沙丘，他非常惋惜在和平時代忽略了組織學生考察團到這兒來。巴濟馬說，戰後一定要做到這一點。

我們的人民按其性格來說，不論他們有怎樣的戰鬥熱情，仍不失為極端和平的人民。不單是巴濟馬一個人，而且我們許多布其維里人，住在深林裏的地窖裏那些時日，總是惦記着在戰前有什麼沒有

做完，戰爭結束後在自己區裏、城裏、集體農場裏，學校裏一定需要做什麼。我自己在頭腦裏總是盤旋着布其維里剛才開始的修葺房舍運動——已經完成了相當的規模，而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多少啊！——和苦心經營的在塞姆河岸上的市立公園。

到了森林裏後，並不像旁觀者所想的一切都改變了。表面上看去，生活中的一切都完全不同了，人也好像換了另一個了，但在內心，在靈魂裏，他仍跟戰前一樣，只不過對於蘇維埃生活把他吸引進去的那個事業的摯愛更加強烈罷了。當然，在我們之間出現了完全新的憂慮。譬如說，爲了在區裏能有好的道路，橋樑，我以前倒費了多少勁兒，而現在我不得不把它們全都毀壞。然而當我做這個的時候，我老是還想着：這兒的道路不是鋪裝的，而地勢低窪，秋天很難通行汽車，——應當把修理公路的問題提出來；或者，我想道，這座橋的載重力已經不夠了，該是加大的時候了。有時候我有這樣的感覺，彷彿我照舊是市蘇維埃主席，森林里隊部的密洞不過是我臨時的辦公室吧了。

我已經說過，從森林生活的第一天起，我們就跟周圍的集體農場建立了聯系。這件事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爲村子裏的人都認識我們，特別「三位祖父」——人們都這樣稱呼我，巴濟馬和利爾涅夫——是無人不曉的。從前只要一到村子實行某項農業運動或者出席集會做報告的時候，小孩子們老遠就叫着叫着：

——祖父來了！

就是現在我都敢一個人到斯巴德桑村裏去，雖然那兒佈滿了警察。從森林裏出去第一家就是跟我挺熟的集體農場農婦積極分子彼拉格雅·沙洛維耶娃。爲了對游擊隊微小的幫助，德寇就吊死人，而這個農婦，當我們交給她任務時，神色一點看不出她將要受死刑的威脅。她把任務擔當起來就彷彿沒

有德國人這回事似的，只不過擔當起極平常的村蘇維埃的任務吧了。森林裏時常忽然發出女人嗚吡牛的聲音，游擊隊員馬上就知道這是彼拉格雅。沙洛維耶娃帶着集體農莊的禮物和消息來了；他用嗚吡牛作爲信號。通過沙洛維耶娃我們跟其他的集體農場的農婦建立了聯系，他們也成爲我們的助手；燒麵包，做麵包乾，進城，送信，採訪必要的情報，幫助我們把敵後方的軍事人員帶過防線。

游擊隊員在村裏醫務工作人員之間發現了許多自我犧牲的助手。在瓦爾高爾村我們有自己的醫生——娜傑日達。卡季米羅夫娜·馬耶夫斯卡雅，在新斯洛包達村助理女醫生加林娜·米海洛夫娜。包利仙珂和馬特蓮娜·帕夫洛夫娜。比賓娜都照着我們的指示工作。這些勇敢的姑娘不久就到斯巴德桑森林參加了游擊隊。這樣我們自己的醫務處就組織成了。

鄉村的教員也是我們積極的助手。尤其是巴濟馬在教育界或者社會裏共同工作過的那些教員。他們是很多的。我們同他們開過幾次會。其中一次是專門討論歷史課程的教授問題。

布其維里人很久以來就引爲自豪的是他們的城被人回憶起「伊高爾軍隊的光榮」。從伊高爾·斯維阿托拉維支有名的遠征時代保留下來的城堡是布其維里青年心愛的遊憩場所。在市立博物館裏搜集了許多使我們城市的歷史復活的，使人憶起本地光榮的過去，憶起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大民族爲祖國的土地共同進行英勇鬥爭的陳列品。

德國人企圖強迫人民忘却他們英勇的過去。他們一開始就禁止學校教授歷史。我們跟教員們商談，要求他們設法恢復歷史的課程。

離斯巴德桑森林不遠的雅津諾村的學校裏有一個年輕的女教員維拉·西置娜。這個勇敢的姑娘渴望做一些愛國的事業。只要告訴她應當做什麼就行了。

我們的建議把她鼓舞起來。考慮了一下怎樣開始這件工作後，她決定最好把歷史的教授跟文法的課程連繫起來。上課的時候，她在給學生作文法的分析的句子中引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字樣。

——應當看一看，——她高興地給我們講，——當孩子們聽見了這個字句時，他的眼睛裏放出怎樣的快樂的光芒啊！

在作句子分析中插進爲人民特別珍貴的字眼，維拉·西麗娜就用這個方法誘導學生談起祖國來。這個不合法的歷史功課漸成爲兒童心愛的功課了。被德國的創子手，絞刑架和槍殺所驚嚇的學生們又敢高聲談論了，在上丁這些功課後，孩子們立刻活躍起來，又覺得自己是蘇維埃的學生。

我們的行動越勇敢，積極幫助我們的人越多，他們的行動也越勇敢。

不久在雅津諾村就有我們的很多助手。這兒學校裏的少共組織跟我們有密切的聯系。這般年輕的地下工作者經常供給我們關於德軍在區裏移防和他們崗哨佈置的情報。

游擊隊的要塞

十月三十日早晨德寇開始向斯巴德森林進攻。這一次從布其維里派出大股部隊。我們的偵察員計算有五輛坦克，一輛小型坦克，十四輛載有步兵的汽車。

坦克在田地裏停下，用所有的大砲向森林裏開起火來。德寇漫無目的的射擊，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在哪兒。然後又分成兩組，伴隨着可怕的喧噪直向前衝去；坦克，步兵一齊射擊。

這一天我們的爆炸手又勝利了。第一組德寇還沒有深入森林就往後退了；領頭的坦克被地雷炸壞了。第二組德寇得到同樣的運命——這一組也不得不把地雷炸壞的坦克拖拉回去。

從森林退到相當的距離的時候，德寇用所有種類的武器向森林射擊起來。冷眼看來，這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景象：用大砲和機關槍向森林射擊着，而森林沉默着，連一個人影兒都看不見。我們的巡邏隊從森林邊緣撤回來，等待着德寇發完脾氣。

快十二點的時候，射擊停止了。希特勒匪徒終於對昨天在森林裏失蹤的坦克的運命一無所知地逃回了布其維里。

佔領者對斯巴德森林的恐懼更大了。在森林裏所發生的一切都成爲德寇無法發現的神秘。他們既不知我們支隊的所在地，也不知道牠的實力。說實在的，他們一點不知道我們，而我們對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

我們的偵察員是布其維里經常的拜訪者。珂利亞·舒賓是一個優秀的偵察員。看他那樣子，怎樣也不能使人相信他的機靈。當他在密洞左近的時候，樣子正經得像個大人，如果你問他什麼，他思索着，斟酌着回答，而實際上，他却是一個烈火般的孩子。他到布其維里去，整天地在市場上逛來逛去，像個小傻瓜似的跟德國士兵瞎混，跟他們一塊鑽進兵營裏去。他老是幻想着偷德國人一枝自動步槍，但沒有成功，而子彈倒常常得到。有一次帶來滿滿一兜子彈，老是懊惱着在路上丟掉許多；跑着跑着跌了一交，子彈撒了，然而不敢拾起來——怕德國人看見放槍打他。

靠着這班偵察員和集體農場婦女，我們探知了布其維里所發生的一切，探知了德寇的一切企圖。譬如，我們探知了德寇在企圖侵入斯巴德桑森林失敗後，回到了布基維里，想求助於好細的幫忙，最低限度想把陣亡的坦克手的屍首拖回來。但在兩個德寇的僱傭者從斯巴德桑森林沒有回去後（一個被我們活捉後槍斃，另一個在坦克中活活燒死）德寇很難再找到嚮導，或者偵察員了。

我們在森林裏覺得像似在要塞裏一樣，漸漸地在這兒住慣了。我們這支包括八個戰鬥組的部隊的密洞，佔了一塊很大的地面。我們從隊部敷設電話線通到兩個最遠的組——通到設在森林邊緣的哨所。電話的呼號是「松樹」和「島」，這兩個哨所也叫這個名字。在有了電話之後，在隊部裏又出現了電燈。被我們的地雷炸壞的一輛德寇的汽車的摩托，被利用來當作發電機。我們在大路上把這輛被德國人扔下來的炸壞了的汽車修理好後，把它開進了森林裏來。游擊隊員飛馳的開着它經過四個有德國警察的村莊。

在向支隊宣佈由願做坦克手的拖拉機駕駛員組織坦克隊的命令同時，我也宣佈了砲兵的成員。真的，這個砲兵隊是頗不平常的，他沒有大砲。砲手第一個任務就是奪取大砲以及在任命時所規定的砲

兵隊一切必要的裝備。

離隊部的密洞不遠的地方（我們把從德寇俘獲來的修理好了的坦克安放在密洞附近的陣地上），出現了醫務處的，軍需處的密洞，大廚房一座。並且有自己的澡堂，不過遠一點——在幾公里外的浮送木材的小村子裏。冬天準備把澡堂搬到森林裏。我們一切都作長遠和根本打算。命令軍需處着手軍用給養的貯備，準備盛穀物的木箱，挖掘地窖以貯存馬鈴薯和白菜。穀物和蔬菜是靠集體農場農民的幫助從周圍的村子，從敵人的收買站運來的。

爲了協助居民做這些工作，特別組織一個宣傳組，由前布其維里區黨委組織部長雅珂夫·格利高列維支·巴寧領導。

在離森林最近的村鎮和屯子裏，我們已經成爲完全的主人了——德國警察由那兒逃跑了。我們的宣傳員公開召集會議和群眾大會。又像德國人未來之前一樣，當我在村裏出現的時候，我的老朋友小孩子們用快樂的喊叫報導我的到來：

——祖父來了！

我們支隊裏的青年人很快就跟集體農場的姑娘們認識了。在森林邊緣，在「島」和「松樹」兩組駐紮地附近，逐隊成雙的青年男女出現了，遊樂開始了。

集體農場農民開始請求加入支隊。在第一個時期我們要求志願加入游擊隊者提交書面的申請書。申請書審查過後，我們派偵察員把接收入隊的志願者帶來。

沒有我們偵察員的帶領，外人一概不能進入支隊的防地。哨所和巡邏隊在林邊，步哨在大路上守衛着森林。非得知道游擊隊的口令才能進入森林。

X X X
十月底有四座德軍守衛的橋樑同時騰空飛起——兩座在布其維里區，兩座在珂諾托普區。橋樑的衛兵被我們的戰鬥組消滅，然後戰鬥組向敵人的守備隊前進，掩護着爆炸手。

這件事係是由我們政委塞明·華西利耶維支·魯德涅夫領導的。這個不知疲倦的人到處都想參加一份兒。幾乎沒有一天是塞明·華西利耶維支不出外作戰的。

在塞姆橋樑炸毀的第二天早晨，在布其維里至雷利斯克的大路上有一輛拖着載有坦克的砲床的德國牽引機觸發我們的地雷炸毀了。應當派人到那兒把裝備卸下，把砲彈收起，把坦克消滅，趁德寇沒有把它運走以前。魯德涅夫剛從塞姆回來，在一棵小樹根旁邊刮了臉，又帶着另一組戰士去執行這項新的任務去了。

塞明·華西利耶維支連一小時都不能在窰洞裏閒着。有時他回來了，脫了衣服在板床上躺着，抽上幾支煙，你再一瞧，他已經在穿衣裳了。他的兒子也跟他一塊。這個小孩子跟爸爸好像由一個模型裏鑄出來的一樣，只不過沒有鬍子和鴨嘴帽吧了。

——您又向哪兒去，塞明·華西利耶維支？

——到一島——那兒去，我怕他們又在那兒遊樂了。

我感覺政委的脾氣時常容易暴躁。在德國人來到布其維里之前，他的妻子帶着小兒子搬到離城不遠的屯子裏，在一個熟人家裏住着。塞明·華西利耶維支沒有來得及把他們撤退，他對我說，他不能原諒自己這種馬虎的態度。他非常替家裏擔憂，但他竭力不顯露自己內心的激動，善於控制自己。無怪一軍人習慣——這句話成爲他心愛的口頭禪：這個按照軍人習慣是他應當做到的，那個按照軍人習慣

是他不能容忍的，而這個，據他說，是按照軍人習慣自然而然而發生的。

實在說來，政委的軍人習慣以及他的要求在初期並不受某些在森林中新加入的人們的歡迎。有一次我們在電話中呼叫「島——」——沒有人答應。原來大家都到村子裏去找姑娘們遊樂去了，一個人都不在哨所裏。塞明·華西利耶維支對這些人嚴重地提出了紀律問題。於是就有人說起閒話來了，說什麼珂夫巴克雖說也罵人，但却是一個好祖父，而政委由於他那軍人的習慣，喜歡擺弄人。在新戰士中有幾個所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打起仗來是個鶴鷹，平時却是些挑皮手。他們不止一次地議論紛紛：說什麼我們是游擊隊，不是紅軍，不要政治委員一樣辦得了事。

魯德涅夫把他們的風氣狠狠地整頓了一番。他比別的密洞更常去看他們的密洞。一開始跟他們談話是聲色俱厲的，後來便轉為知心體己的。塞明·華西利耶維支非常善於瞭解人，並且很會處人。結果連這些挑皮手也染上了政委的軍人習慣，而且像愛親父親似的愛他。

我已經說過，我們布其維里人甚至在外表上都竭力摹倣塞明·華西利耶維支。譬如說，留鬍子已經成為我們的時髦，這個時髦普遍到全隊，並且開始了競賽——看誰的鬍子長得多，長得好看。

再譬如唱歌。魯德涅夫有一支最常唱的歌兒。晚上從密洞裏走出來，披著大皮，跟自己的兒子拉及克坐在一株樹根上，摟着他，用大皮襟裹着他，便唱起來：

在廣漠的田野上，在白柳下，

茫茫的夜霧在升起，

那兒躺着一個將要入土的屍身，

那兒在埋葬一個紅色的游擊隊員。

你聽：這個密洞旁邊的人們附和起來了，那個密洞旁邊的人們也跟着唱，馬上整個森林都唱起這支歌：

儂家親自送英雄

出遠門，去做光榮的事業，

親自交給戰刀一把，

牽來黑色的戰馬一匹。

這支歌成爲布其維里人心愛的歌兒。

節禮

阿列克塞·伊里奇像一個真正的聖誕老人似的，從哈爾科夫回來過節了：我們正在準備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

——兄弟們可不要生氣，——他說：——我沒有給你們帶來禮物。

我們在等待着由「大地」帶來的電台。阿列克塞·伊里奇未能把它弄到手，但他在哈爾科夫與之建立聯系的指揮部已經定好我們的坐標，答應把電台由飛機投給我們。「大地」上現在有人知道我們在斯巴德桑森林的存在已經算是好的了。

不單是我——大約很多布其維里人當時在想像莫斯科，克列姆宮，辦公室，掛在牆上的大地圖，在地圖上在布其維里的西北角的小小綠點以及在這個綠點上用紅鉛筆做記號的那隻手。也許這幅地圖就掛在斯大林的辦公室裏，在地圖前面站着的就是他本人，在地圖上做這個記號的就是他的手，他在看着我們，在想着我們。僅僅想到這一點就是一個偉大的幸福。我們渴望做一件使斯大林在這艱苦的日子裏歡喜的事情。

自從聖誕老人回到密洞裏後，生活好像過得更舒適了。不論什麼天氣，他總是穿着氈靴，有時甚至穿着羊皮襖。喝上幾杯熱茶，他的臉紅得像塊大紅布似的，而鬚髮眉毛却白得像雪似的。他總是向着爐子靠近又靠近地坐過去，一直到汗珠子像雨似的撒下來才肯罷休。

——到澡堂子裏洗個澡就好了！

正好給老頭找到一件新工作：派他把澡堂從木材浮送地搬到我們窩洞的所在地。一切他都勝任愉快——他是一個匠人：在童年時代跟父親一塊當過泥水匠，學會了父親那一行，後來他自己做過短工，到一定的時候就做修理房頂的匠人。在支隊裏我任命他做軍需的助手。事情非常繁忙，千百種瑣事，而每種都是挺費神的。皮靴應當上油——這是法律，就要掙松油。再譬如洗衣——就要從灰燼裏煉鹹水。

阿列克塞·伊里奇講他怎樣送紅軍過火線講得真有趣。他一面講，一面自己笑得流淚，聽的人也笑得直打戰。

在一個地方應當走大道。戰士們懷疑起來，問道：「祖父，你向哪兒領？你瞧，路上都是德國汽車壓的印。」而聖誕老人指着田地讓他們看。是收穫土豆的時節——田地裏都是人。他說：「都是自己的人，不會出賣的。」他們順着大道走，一看見德寇，便跑到田地裏散開，裝着挖土豆。集體農場的農婦們感謝道：「謝謝同志們的幫忙。」而農民們笑道：「原來是同路的。我們也是跟着你們一樣的挖土豆的：向同一的方向走的人。」當時有很多人經這兒到火線上去都是打土豆地上走過的。

我們雖然在敵後方，但仍按照蘇維埃國家的風俗迎接十月革命節。在斯巴德桑森林周圍的村鎮和屯子裏都舉行慶祝大會，向百姓們講前線的真情實況——講聖誕老人所聽來的一切消息。

並且有到我們那兒做客的。在節目的前夜，十一月六日（註一），在森林裏碰見一個三十歲的青

註一：十月革命節是在俄國舊曆十月廿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

年人。他牽着一隻牛。我們問他：

——你到那兒去？親愛的！

——到你們這兒來，你們不是珂夫巴克的人嗎？

——是珂夫巴克的人。

——是這麼回事，派我到你們這兒做代表。

——誰派的？

——我們村裏的人派的，我們是新沙爾夫村的。明天是十月革命節，所以牽來一隻牛給你們送禮來了。你們這些叔叔大爺們，把它殺掉，過節那天凍肉帶湯都有了。這隻牛挺好的，肥得很。

人民在這些時日對我們的關心和照應使人歡欣鼓舞。離森林約有八公里的斯特列利尼克村，黨在那兒舉行了會議後，集體農民把倉庫裏所有的穀物都裝載到馬車上，從牲畜圈裏趕出一些小牛犢，於是給我們送來了整整一大隊馬車的禮物。我們拒絕收禮，說我們什麼都够用的，但集體農民們連聽都不願聽：

——請你們賞個臉給斯特列利尼克村吧。

冬天來了

十一月十三日，我們的偵察員在森林東邊看見德國步兵縱隊順着大路由布其維里向北移動，從森林外邊經過，——有七十人左右，携有自動步槍和手提機關槍。我立刻派了一組三十個人到森林北邊，靠近舊沙爾波夫加村的叢生的草莽里。魯德涅夫帶着這一組人去了。

不久，爲數更多的敵人縱隊向南石林邊走近。用不着看地圖就可以猜透敵人的企圖，我明白他們是在搗鬼，北面縱隊的目的是把我們誘出森林，脫離主要陣地，脫離根據地。然後德寇的主力便打擊我們的後方。我決定這樣，就讓他們搗鬼，我仍照着自己的計劃去做。最重要的不分散兵力：一開始我幫助魯德涅夫盡快地粉碎小股縱隊，然後再合起來回頭擊退南面的襲擊。

在森林北邊，德寇快到舊沙爾波夫加村的時候，便散開了。我向前推進，用坦克的砲火掃射他們。德寇開始避開林邊，在那兒又遇見了魯德涅夫的攻擊。塞明·華西利耶維支看見德寇退走，便把自己的戰士分成兩組。他想要在前面把敵人的移動切斷，同時繞到他們的後路向克列汶河壓迫。但德寇在坦克的砲火射擊下，很快的越過了舊沙爾波夫加村；當游擊隊員向風車的方向走去的時候，在村西面，德寇已經到河那邊的草原上了。他們越過克列汶河之急速更證實了我的猜度：他們真的想把我們誘出森林，這個是他們辦不到的。

魯德涅夫用機槍的火力追擊他們，而我馬上就掉轉坦克去打擊從南面林邊的進攻者。德寇打退了

一個哨所，一部分兵力突進到土窰，可以聽到從那兒傳來的射擊聲，和手榴彈爆炸聲。

坦克在森林中一直走是通不過的，應當在沼澤之間的路上繞圈子，不跟着坦克的一些戰士們很快的可以達到土窰。我命令他們向那兒跑去，而自己來駕駛坦克。道路是窄的——碰到了一棵粗大的樹。再向前走是不可能了，坦克又不曾後退。駕駛員把摩托關閉上。砲手說：

——現在牢牢穩穩的停在陣地上了。

陣地尚為合適：原來我們是停在一個高地上，前面的森林很稀疏——適合掃射。

我們趕到這兒正是時候。德寇從土窰那邊一直向坦克跑來，一開始以為這是衝鋒，但不是的，不像是衝鋒——亂七八糟的跑着，顯然沒有發覺坦克。

原來土窰那兒已經向德寇開火了，雖然那兒只剩下幾個病人。其中一個土窰被德寇圍上。里面有三個戰士，其中有偵察員波波夫——內戰時代的游擊隊員。外面喊道：「投降吧！」里面沒有人答應。德寇向煙囪扔手榴彈。游擊隊員用床板擋着自己。德寇以為在土窰里一定不會有活人了，便走到窗戶跟前向里面看，在這當兒波波夫用自動步槍向他們放射一排——打死了一個軍官和幾個士兵。其餘的逃開土窰，立刻又碰上我所派出的戰士的火力。

然後德寇狼狽地向我這面竄逃。我便用坦克的火力迎接他們，他們向旁邊躲去，徬徨失措起來，不知道如何逃出這個該死的森林：這兒有沼澤，會陷進泥裏，那兒是叢藪，逃不過去，而前面的高地上彷彿從地下鑽出來似的忽然出現了一輛坦克，迎頭打來，總而言之，真是一個活地獄，上帝保佑多長兩條逃命的腿吧。

在這次戰役中，德寇損失二十來個士兵和一個軍官，我們又沒有損失地把事情辦妥了。只不過在

森林裏來回地跑，累壞了腳跟和出了滿身大汗。我們在森林裏能夠不怕迷失方向的跑，老實說，這就是我們勝過敵人——他像瞎子一般在森林裏移動——的主要的戰術優越性。

X

X

X

沒有這麼一幅斯巴德桑森林的地圖，甚至不能繪造可以供給我的參謀長來工作的這種地圖。在他的職務上應當規定設崗哨，埋伏，斥候，哨所等的位置，建立應付敵人進攻的一切可能的方式的主要防禦陣線。這樣一來，就算不研究每一個高地，小池沼，林邊，每棵樹，然而也要知道怎樣的射擊和觀測的扇面從那兒起點，格利高利·雅珂夫列維支·巴濟馬寧願直接研究地形而不研究地圖。

譬如說，他看見了一株樣子特別的白樺樹。從地裏突出一株樹根，從樹根旁長出三個樹幹：兩個在旁邊，一個在後面，所有的都彎着，彷彿在抽芽長高的時候有人曾在樹幹上坐過似的。這是一個現成的安樂椅，而且很軟和；整個樹根都蓋着青苔。前面類似砍伐地段——樹林稀疏，有一個不大的透亮的地帶。一個再好不過的崗位——坐着很方便，天然的偽裝，獨一無二的觀測地點。格利高利·雅珂夫列維支在斯巴德桑森林中找到了多少這種自然本身替我們安排好的地點啊！

他在森林中不慌不忙地走着，四面八方地觀察着，好像是在採蘑菇。他在外表上如其說像一個參謀長，毋寧說更像一個採蘑菇的。他從城裏來森林的時候，只穿着一件斗蓬，帶着一塊繪圖板——好像這塊繪圖板他從第一次大戰的時候就用起了，——暖和的衣裳一件沒有拿。最初幾天他老是凍得縮作一團，在篝火旁邊取暖。後來他在一個認識的集體農民那裏，把自己的斗蓬換了一件暖和的棉襖——他高興得了不得，當早晨開始凍冰的時候，他用被窩給自己縫一件既不像大衣也不像棉袍的東西，正確的說來，就是一件給頭留一個洞的口袋，然而他覺得異常美妙，整天的消失在森林中去幹自

已的事。

然而，我忽然瞧見格利高利。雅珂夫列維支開始坐在那兒繪起地圖來了。他走進土密裏，戴上眼鏡，在小桌子上攤開一張紙，便坐在那兒工作起來，默不作聲，捲了一顆紙煙又捲一顆紙煙。魯德涅夫愈來愈勤的到他跟前。抽着煙，長久的站着，斜着眼向地圖上睇。

在桌子上已經是不止一幅布其維里的地圖，而且還有幾幅直到現在尙未翻開的與布其維里相毗連的北面幾個區域的地圖。格利高利·雅珂夫列維支的視線離開斯巴德森林慢慢向高抬起——向克列汝河以北，向櫻桃山以北，到馬里查，柯羅別森林，多夫瑞克等森林，再向上——向高魯賀夫以北，到黑涅里森林，魯德涅夫也向那兒睇，連我本人也開始對地圖感到興趣。我也站在那兒，帶上眼鏡，隔着格利高利·雅珂夫列維支的肩膀看過去，我的視線也不由自主的離開斯巴德森林，抬高到北面，抬高到在地圖上綠點漸漸多的地方上，抬高到這些綠點合而為一片綠地的上面：到布梁森林的南部區域。

儘管我們在各方面都得了成功，隨着冬天的到來，我們不能不想一想，當在瑞連沼地——宅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牢靠地從西面遮擋着我們——不僅可以通行，而且可以通車的時候，當環繞我們土密四周所有的沼澤都結冰的時候，當落淨了最後的樹葉，森林稀疏起來，本來走出兩步就看不見土密的處方，而那時將會從一條路能夠透視到另一條路的時候，我們在森林裏住將會多末困難。而且在布其維里一天天地增加德國士兵和警察這件事對於我們也是一清二楚的。

德寇的司令部正在向斯巴德森林準備新的進攻，準備嚴重的軍事行動。這就是爲什麼不得不考慮到格魯赫甫以北，塞夫斯克和中布達以北的巨大森林，回憶起內戰年代邵爾斯和包然列聚集了反抗

德寇的烏克蘭起義者曾經建立根據地的那些地方的原因。

然而到北去這件事，暫時在我們之間還沒有入提起。我們仍繼續在斯巴德桑森林裏準備過冬。

向北方去

對於我們預告戰鬥的嚴寒突然開始嚴厲起來，瑞連沼地很快地便結冰了。德寇開始蠢動，不止布其維里一地如是。裝扮農民模樣進城趕集的我們的偵察員，以及做我們偵察員的集體農民，都開始報導載有敵人部隊的汽車從布雷尼，珂諾托普，克羅列維茨，格魯赫甫，沙萊根等地向布其維里方面移動。時而在甲村，時而在乙村——從斯巴德桑森林的東西南北四方面，越來離森林越近地——出現着從鄰近的區域集結來的德國軍隊和警察。

在十月革命節的時候，我們打算在斯巴德桑森林附近的一個村子裏舉行區教師聯合會議。巴寧領導的宣傳組已經進行了會議的準備工作，把各村的教師都吸引來參加，跟遠路各村的許多教師，跟各城市的教師都建立了聯系，已經定好召集會議的地點和期限。這件爲我們極爲重視的工作不得不停止。形勢已經是那末嚴重，甚至召開會議這話連提都不能提了。敵人對斯巴德桑森林的包圍圈很快地合口了。從森林裏很難走出去。在那些我們不久前還在那兒舉行會議和群眾大會的，集體農民用荷車從那兒給我們運給養的村子和屯子裏，從新又出現了德寇。

落了一場雪。現在已經不能像秋天似的從林子通過了，那時雨水能把你走過的脚印洗掉。德寇已經用不着找奸細嚮導了：他們可以從林邊按照我們的脚印一直走到我們部隊的駐紮地。

由於這些我們不由的予以注意的脚印，已經住慣了的森林好像立刻變了另個樣子了。實際上它也

的確不像從前那個森林：彷彿我們以前是住在屋子裏，而現在則在露天底下住著。

隨着嚴冬的到來，忙着在集體農民那兒把自己的靴子換成氈靴的某些游擊隊員開始想道，可別是猜錯了吧。指揮員們向地圖上瞧着，戰士們向靴子上瞧着。前者與後者的想法一樣：長途的遠征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了，早晚得向北方去了。

在任何情況下，不拚命地打它一仗，布其維里人誰也不願意離開自己的森林老巢，自己的區域，在這兒不止魯德涅夫一個人，許多人都撤下家庭，親人，在這兒集體農民把我們看作自己的保護人。

在斯巴德桑森林周圍形成的包圍圈中，根據我們偵察員的情報，德國軍隊和警察的數量幾乎達三千人。而我們在這時期僅有七十三個戰士，部隊的武器，除了一些步槍和自動步槍外，只有一輛坦克，兩挺手提機關槍和一架帶有十五顆砲彈的營部迫擊砲。我們砲手稱這一架迫擊砲為「砲兵連」。

這種力量的不均衡，並沒有怎麼樣把我們嚇住。我們相信就是這一次我們也能站穩腳跟，德國人對斯巴德桑森林的畏懼還是相當大的，不管他們的人數是那麽多，他們在森林裏照樣會膽怯地行動的。我們想，只要再停留一些時候，應諾我們的那部電台就會扔給我們——因為我們的坐標是已經知道的，我們的防地已經在地圖上做上記號了，——當我們跟「自由的大地」建立上正常的關係後，那時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今後的動向了。最主要的事情是得到電台。我們一天一天地在巴望着它，側耳細聽由森林上空飛過的飛機聲音：是否是自己的，蘇維埃的，帶紅星的，是否在找我們預備扔電台？如果我們從這兒走了，他向哪兒找我們呢？那時它將會從空中在森林裏找不到我們的蹤迹，盤旋了幾圈，便飛回去了！此外我們還非常害怕在哈爾科夫撤退時可別把我們的坐標弄遺失了。

十一月三十日的夜晚，在緊靠森林邊緣的屯子裏發現德國軍隊。

我們的戰術乃在於誘敵深入森林，然後在森林中不分散部隊力量予敵人以打擊。防禦圈是在我們土密基地周圍構築的。坦克擺在中央。它在上次戰鬥中撞到一棵大樹，停在一塊高地上，現在它還停在那兒。

部隊的防禦線方圓約兩公里。在有一些適於防禦的山谷的地方，戰士們彼此相隔一百或一百多米的地方挖一個壘壕，只要彼此之間保持視力的聯系就行了。大多數的戰士都集中在幾處最危險的地段。左翼佈署了三十三個戰士的幾個戰鬥組，由魯德涅夫指揮，防禦線的對面，面向瑞連沼地的方向，是被巴濟馬所聯合起來的三十個戰士的幾個戰鬥組佔領着。那兒有攜帶迫擊砲的庫爾斯，有跟幾個偵察員埋伏起來的聖誕老人。坦克的任務是掩護土密和用火力支援各個戰鬥組。

戰鬥在早晨十點左右開始了。

就連這一次，坦克雖然動彈不得，但它仍然幫了我們極大的忙。它停在稀疏的樹林之間的那塊高地成爲一個攻打不破的要塞。從新沙爾波夫加方面來的德寇向它攻進得已經是那末近，甚至已經可以看見德國士兵的面孔。坦克對準他們迎頭痛擊，他們散開了，往回跑了，集合起來，又重新衝鋒，又退却，撤下陣亡的。我們的坦克砲手在射擊後，從艙口鑽出身子來，用食指指點着，暗自數着陣亡的德寇。這個砲手的姓我已經記不得了——是一個誰也叫不出的姓氏。大家都叫他的名字阿勃拉姆，或者簡單的叫砲手。

有一次德寇幾乎衝到坦克跟前，相距不過數十步，幾棵樹。然而坦克手却按照我的命令及時把砲塔轉過去，阿勃拉姆兩三砲彈對着在樹林中走近的德寇排射過去。他們有七十個人。

我緊守着坦克不離開，不斷地給砲手發命令，改正他的射擊。我抱定一個念頭：「坦克是我們的

堡壘；如果德國人突破到這兒，那便一切都完了。」我在樹木背後躲避敵人的砲火。坦克的裝甲本來是更可靠的掩蔽物，但在這兒沒有工夫去想這個問題。在坦克裏——也許由於不習慣——我什麼也看不見和聽不見，彷彿用一個蓋子把我蓋得實實的，然而站在坦克旁邊，我不唯能觀察到所有接近高地的地方，而且依照在森林中聽得很清楚的槍聲和人聲，可以很好地判斷正在發生的一切，每分鐘都可以把火力指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坦克的砲塔不斷的轉動。阿勃拉姆對於自己的森林知道的是這樣清楚，他按照聲音，就好像按照眼見的目標射擊一樣。一挺向瑞連沼地方面巴濟馬的地段打擊的德寇的大口徑機關槍，在被我們的砲手射擊幾下後，便啞然無聲了。

在這次戰役中，整個防禦圈上的游擊隊員都屹然不動地戰鬥着，如果不算短暫的反攻的話。德寇企圖從四面八方向土密突破。他們趁着湖水結冰，甚至經過瑞連天然疆界潛入森林。這兒他們連騎兵都用上了。聖誕老人和他帶的偵察員把騎兵打退了。

同瑞連相毗鄰的森林地段，在冬天是最薄弱的一個地方。巴濟馬的戰鬥組在這兒相當吃力地打退了在重機關槍掩護下企圖向我們後方突破的敵人的步兵和騎兵的進攻衝鋒。在最危險的關頭，剛剛在自己的地區打退衝鋒的魯德涅夫跑來援助巴濟馬。看見政治委員直向德寇跑去，一路跑一路在射擊，戰士們站了起來，喊着「烏拉」，在他後面一直向前跑去。頭一些站起來的戰士是卡爾片柯的戰鬥組——就是那個叫喊軍隊的習慣在游擊隊裏沒有用處，他們不贊成有政治委員的那些戰鬥組。現在這些人們則準備替魯德涅夫賣命，跟着他赴湯蹈火。

早在德寇沒有衝鋒前，我們每個人都明白：如果我們支持不住，那末一切都完了，部隊，布其維里人的一切事業都完了。戰鬥延續到天黑。我們的人支持住了。

德寇退却了，在夜未來到之前，撒下了一百五十具屍首，從森林裏逃走了。我們繳獲五挺機關槍。但在一天之內，我們幾乎消耗了全部彈藥，而這件事便使我在作戰後馬上向阿歷克塞·伊里奇提出了一個問題：

——伊里奇，你知道到布梁森林去的路嗎？

伊里奇立即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那就是說，我們終於不免要長征？

——要長征，伊里奇。

——很好。我帶弟兄們走以前游擊隊走過的小徑。

這麼一來，我們不得不從布其維里開拔了。我命令把坦克的武器卸下來，並把坦克炸毀。不能帶走的東西埋在地下。糖，集體農民給我們做的菓子醬和少量的麵包乾都分給戰士們隨身帶着。

對隊部公佈的命令寫道：

「爲了保全有生力量以備今後戰鬥起見，准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二十四點鐘應即離開斯巴德桑森林，向布梁森林方面挺進。」

我之所以寫挺進，是想用這個來說明我們還要回到自己的老巢裏來的，說明我們的走出是不會長久的，當然，並沒有限定「挺進」這個字將來對於我們會得到怎樣的一個意義。

宣誓

在離開斯巴德桑森林之前我們埋葬了三個戰士：伊里英、柴拉丁和瓦羅必耶夫。他們參加部隊不久，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頭一些在戰鬥中犧牲了的游擊隊員，年青而勇敢的弟兄們。他們墳墓的地點選擇了離土窩不遠的地方，在僻靜的密林裏，這樣德寇便找不到墳墓，不能污辱它。土地已經凍透了，要大力地挖掘，趕忙地挖掘。一夜的工夫就要從森林走出去，秘密地在屯子與屯子之間越過，因為在這次戰役後在這些屯子裏駐紮着預備明晨從新進攻的敵人。

在墳墓前面聚集了所有我們七十個帶武器、手榴彈箱、挎袋的戰士和軍官。這兒還站着兩匹套在荷車上的馬——這是我們的輜重。

天是黑的，人們默默地站着，忽然發出一個聲音：

——同志們！我們現在宣誓！

誰在說話，看不見，僅僅聽聲音知道是魯德涅夫。

所有的人都向墳墓圍攏過去，圍成一個密密實實的圈兒。

當時人們心中所要說的話，都在複誦着政治委員的誓詞中說了出來。說出了對德寇整個沸騰着的怨恨，全部的憎恨——爲了已經犧牲了的同志，爲了逼得我們離開故鄉，爲了留在故鄉的各鄉村的家。我們發誓要爲這一切而報仇——並且也爲了明天也許從「自由的大地」（*）飛來飛機，在斯巴

德桑森林裏找不到我們。

部隊在當天夜裏出發遠征了。

沿着森林的北面邊緣，在克列汶河一帶，德寇駐紮着自己的哨所，他們估計如果我們企圖突圍，只有在這兒可能作這嘗試，爲了越過河流窪地便可以立刻進入櫻桃山，馬里察，珂楚別什等森林的天然疆界。

而我們則決定向東方開闊的地帶突圍。我們所經的路途是在新沙爾波夫加和卡爾達什之間，直通到斯特列里尼克村，從這兒它便向北轉到克列汶河那邊。載着傷員，迫擊砲和機關槍——最近一次戰役的戰利品——的輜重隨着部隊在夜晚在離住有德寇的屯子數百公尺的地方通過。第二天聖誕老人已經把部隊領出克列汶河彼岸了。

爲了把三千士兵和警察集結到斯巴德桑森林，佔領者不得不把幾個區域不留警衛隊。從克列汶河向北面去的路上完全像是無人之境。某些地方剩下少量的警察，當我們一到，他們就竄逃了。僅在一個村子裏有幾個不及逃跑的警察會企圖反抗。他們被消滅了。

每到一村，戰士們便無情地砍掉德寇所設置的絞刑架。魯德涅夫和巴寧召集集體農民，舉行群眾大會，告訴人民我們很快就要回來，讓他們等着我們，不要執行德寇的要求，把食糧埋到地下。

行軍繼續了四天。在這期間我們行進了一百六十公里，跨過了布其維里，沙萊根，艾斯曼等區，走進了奧爾洛夫州寒甫區。部隊停在黑涅里森林的邊緣，赫瓦舍甫加村。

這個森林地帶從米哈洛夫屯子向南方伸展着，過了屯子已經是布梁森林，它從西到東，從諾甫高

* 「自由大地」即指蘇軍的大後方而言

羅達——塞維爾到塞甫斯克，形成一條寬大的帶子。我們覺得正是選擇這個地方做根據地是有利的；我們沒有脫離自己的區域，隨時能夠回去，而且同時我們有一個可靠的後方——布梁森林。

在森林地帶第三十五號面積的地方，坐落着一所木材綜合工廠，利用它來做部隊的基地是再好沒有了。於是派聖誕老人帶領幾個戰士到那兒偵察一下。阿歷克塞·伊里奇回來報告，說在木材綜合工廠那座村子裏住着某種奇怪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做皮靴的，顯而易見，這些人都不是本地的，而是外來的，大約是在躲避德寇。從他們那兒什麼都打聽不出，對生人抱着懷疑的態度，恐怕別人是德國警察派來的。離村子不遠的地方有一些土窩，不久前才落成的，裏面沒有人住；據說某部分游擊隊曾在這些土窩裏住過，但是這些游擊隊現在在哪兒，却沒有人知道，或者不願意說出來。在一家裏找到一個躲在貯藏室裏面的人。女主人老是不願意打開這個貯藏室，當我們說服她沒有什麼可怕的時候，她才隔着門向裏喊叫着說：自己的人來了。那個人拿着手槍坐在貯藏室裏。我們跟他談了一會，他原來是某游擊隊的指揮官；好像剛預備到森林裏去，但他却不能詳細地說明他的部隊在哪兒。光是說他的人都散到某處去了。

——總而言之，需要跟這些人們談談，像米珂拉·邵爾斯跟弟兄們談話似的，——聖誕老人在結束他的故事時說道。

十二月八日我們佔據了木材綜合工廠。村子裏有很多空房子。在這兒安置了隊部，軍需部，醫務部，偵察隊和一個戰鬥組。其餘的戰鬥組則在森林中，在空閒的土窩裏佈置着。

我們跟這些住在村子裏的人們，這些靴匠們談談話。正如我們所料到的，這是一部分陷入包圍裏，從遙遠的某處逃來流落到這兒的軍人。一部分是在森林中因無事可做而坐厭了的游擊隊員。於是

我們直接向他們提出了問題：「親愛的同志們，你們打算在整個戰爭中都做靴匠嗎？」這些人們坦白地承認道：「如果連子彈都沒有了，那還有什麼法可想呢？偷過火線吧，但火線現在到了那兒，誰也不知道，到森林裏打游擊嗎，但是在森林裏死坐着有什麼用？我們會在土窖裏呆了一些時候，後來又回到村子裏來了。」他們問我們：「同志，你們有沒有無線電收音機？你們知道不知道前線現在在哪兒？」從各方面看來，這幫人與實際生活太隔絕了，如果他們能聽見從「自由的大地」傳來的聲音，他們就會馬上扔開鞋楦，拾起正經事情來的。

無線電收音機我們是沒有的，但是我跟魯德涅夫商談一下之後，找到了另外一個方法振作這些人們。布其維里游擊隊已經生存了三個整月。在第四個月開始那天，我們規定舉行宣誓。這件事現在是再合時宜不過了。不過先得準備好一切，我們決定我們對祖國的宣誓在隆重的情況下，按照軍隊的規矩，在村中當眾舉行。

十二月十一日我頒佈了部隊的戰士和軍官舉行宣誓的命令。

各個戰鬥組在隊部附近站好了隊。在一聲「立正，升旗！」的口令發出後，旗手們擎着一幅剛剛縫好的大旗在隊形前面走過，然後停在放着誓詞的桌子旁邊。誓詞是我們自己擬定的。

我向戰士和指揮官們發表一篇簡短的演說。總結了三個月來的鬥爭並且說道，我們離開布其維里時，我們每個人在心中都立誓不顧一切鬥爭到最後勝利；不久前我們在英勇犧牲的同志墳墓前重述過這個誓詞，而今天在赫涅里森林，我們再發一次誓，再給「自由的大地」，給號召我們跟敵人作鬥爭的斯大林同志以一次神聖的軍人的宣誓。我第一個讀誓詞：「……游擊隊員珂夫巴克在全體蘇維埃人民面前，在黨和政府面前宣誓，我一定為祖國從法西斯的羈絆中解放出來，完全消滅法西斯而鬥爭到

底。」

魯德涅夫也發表了演說，然後所有的人都依照階級的次第讀過誓詞，每個人都在誓詞背面簽了字。我恭賀每一個宣誓者。所有這一切，正如所料到的，不僅對參加宣誓的人，而且對我們周圍的人也發生了極深的印象。

當天我到村中各處走走，到各家看看。我問道：「喂，怎麼樣？是否承接我們部隊的皮靴的定貨？」——「不啦，——他們說——做皮靴做夠了，應當打仗啦。」

X

X

X

黑涅里森林區沒有德國正規軍，在各村中只有少量的警察部隊。在佔據木材綜合工廠後，我們即着手消滅這些部隊。在幾天之內便把所有周圍的村莊的警察肅清了。在這次作戰期間，游擊隊員在德寇的倉庫繳獲了許多武器、彈藥、馬匹、服裝和給養。一部分給養立刻便分發給當地居民。在工廠的蒸氣的磨房裏開始磨麵，在麵包房裏開始整天整夜的燒麵包和做麵包乾。

我們到了這兒也感到自己是主人。只有一件事使我們不滿意：不知道在「自由的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忽然有一次有一個人到隊部裏來，密報他有一架收音機；他每天收聽莫斯科的消息，莫斯科現在一切都照常，德寇的進攻似乎被阻止了。這個人自稱是一個教員，說是他住的地方離森林不遠。他的收音機究竟在那兒，我沒有過問——當時願不得這一層。是不是在開玩笑——收聽莫斯科——大約連他自己也不願意說出收音機在什麼地方。我馬上以信任的態度對待這個人，我想他一定是自己人。後來事實證明果然不錯。這是黨組織留在這兒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他答應經常供給我們手抄的蘇維埃情報局的情報。

我們約好我派一個游擊隊員在指定的地點和一定的時間到森林中去，被派去的人抄下敵員口授給他的情報。

就在當天，被派到森林去的那個戰士帶來了蘇維埃情報局的情報。這是一個大事件，它現在彷彿是在我們道路上標明巨大轉變的里程碑。

魯德涅夫高聲朗誦着情報，我們三個祖父——我，巴濟馬，阿歷克塞·伊里奇——都戴上眼鏡：好吧，現在讓他讀，然後我們自己來讀。每個人都想親眼看見來自莫斯科的親愛語言。我怕這樣把紙傳來傳去，字蹟就會磨得看不清楚了，於是便命令找墨水把情報重抄一遍。凡是來隊部聽朗誦情報的人都膽抄一份。我們的人終於等到莫斯科的消息了！

後來建立了一個制度：情報從森林裏剛拿來，凡是字體寫得好的人馬上就膽抄下來，然後拿到游擊隊的土窖裏和四周的村子裏。

十二月十三日，派到森林裏取情報的戰士帶來了蘇維埃情報局關於在莫斯科外圍粉碎德寇的消息。這簡直是一個節日！所有的戰士馬上坐下來抄寫。在村莊的房屋裏，在樹林裏，在土窖裏——大家都在用鉛筆，用鋼筆，在練習簿上，在拍紙簿上，在書頁上，在舊報紙上抄寫着。巴寧忙着收集寫好的傳單，把它們送到各村的宣傳員那兒。

恰好在這時候我們徹底恢復了部隊的黨組織。巴寧被選為黨書記。他的職業本來是石匠，在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份在建築業中工作。他為人非常謙遜。他總是覺得他應當比現在他所做的更要做得多才對，如果我或者魯德涅夫談起某件事——不管是什麼事都好：戰鬥的，政治的或者經濟的——應當委託誰去做的時候，巴寧總是認定這件事非委託他不行，他的理由通常是：

——我比誰都空閒。

根據這個理由，他甚至要求像替在隊部同住的同志們煮湯這類「公務」。他煮得一手好湯，誰也沒法反對他的建議。

各部隊聯合起來了

當人們知道了紅軍在莫斯科外圍獲得勝利後，黑涅里森林完全變了樣了。這時正是風雪的氣候，由於嚴寒樹木畢剝地響，而在樹林裏開始了歡鬧。

有人在雪下面發現了幾顆子彈，於是想起來今年秋天紅軍部隊曾在這兒包圍圍裏戰鬥過。立刻便有幾十個人拿起鐵鍬扒雪堆，於是在黑涅里森林裏發現了大量的子彈鏽屑。人們對金鏽也沒有像對這些子彈鏽屑這樣眼開。子彈對於我們比黃金還要珍貴。

布其維里游擊隊員爲了補充消耗殆盡的彈藥，流了不少的汗。爲了一顆顆的子彈收到口袋裏，戰士們帶着鐵鍬在雪地裏倒走多少里啊！在幾天之內，無數海克脫的地面都把雪掃光了。

部隊開始迅速地發展起來。以前接收新戰士的規則現在已經不適用了，我們不再要求志願者書面申請，而是按照正規軍的方式，通令成組的徵收入伍，雖然依舊經過嚴格的挑選。在新戰士的入伍命令沒有簽字前，我跟每個新戰士舉行個別談話，預先警告他們：「你要好好地考慮，你到我們這兒是不是會感到困難。」爲了使入隊的人們對一切都有準備，我對他們講，有些困難連我們自己都不能經得住，有意誇張一下。有些人被嚇住了，說是想一想再說，於是跑到別的部隊裏去了。淨剩下一些出類拔萃的好漢子。

情況暗示着現在應當成立更巨大的戰鬥單位，這個戰鬥單位不唯能完成破壞工作，肅清周圍村莊

的警察，而且能够粉碎敵人的警備隊，能進行消滅他們的戰鬥。同時又希望部隊絲毫不因過於龐大而失其機動性。

在黑涅里森林我們已經不是孤獨的了：曾一度瓦解的塞甫游擊隊又復活了，由過去軍人組成的游擊小組產生了，後來名爲瓦羅什洛夫部隊，雅木波里區的游擊小組也組織起來了，它後來也發展成一個部隊。所有這些部隊都是在布其維里游擊隊幫助之下成立起來的，在必要時，我們當然可以跟他們講好共同行動。

有一支不大的艾斯曼區的游擊隊在不遠的地方，在巴拉諾夫森林做根據地。這個部隊的指揮官和政治委員到我們這兒來，建議跟他們建立聯系。我們當即擬定粉碎艾斯曼區德寇警備隊的第一次協同作戰計劃。這次作戰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夜舉行，襲擊的結果是成功的。警備司令部，區警察，交通交接點被消滅了，打死了二十來個德寇和俄奸。游擊隊毫無損失地完成了任務。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我們的戰術應當建築在從屬於統一的參謀部的各獨立小組和部隊的協同動作。用這種方法把四鄰區域的游擊隊都聯合起來，布其維里部隊仍不失爲一支不大的，靈活的部隊，同時又能够進行巨大的戰鬥。因此，如果有幾個來自同一區的游擊隊員加入我們的隊伍，那末他們便成立一個新的戰鬥組，而當這一組發展到部隊規模的時候，我們便把它當作獨立的戰鬥單位分支出去，它跟布其維里部隊的聯系僅是在作戰中服從它。我們游擊隊的聯合就這樣逐漸形成了，起初它叫作布其維里的聯合支隊，後來叫作蘇梅區游擊集團部隊。

在我們離開斯巴德桑森林後，布其維里向德國司令部宣佈游擊隊已被消滅了。佔領者壯起膽來，

開始在各村中安置下警察守衛隊，肆無忌憚地搶劫居民和殘暴地處罰他們。按照警察所擬的黑名單，德寇逮捕集體農民，把他們綑綁起來，用汽車運了去打死。我們決定讓布其維里的德寇想起我們。

十二月二十八日，把那些被我們扶植起來的游擊小組留在黑涅里森林裏，布其維里部隊出發長征了，正像命令中所說的，爲了向布其維里區移防。預定由布其維里的東區進去，該區是與庫爾斯克區交界，然後到魯德涅夫曾經作根據地的新斯洛包德森林。

途中遇見了敵人的有力阻擊，我們於是改變了路線，決定從另一方面，在稍西的地方進入布其維里區。部隊向北轉彎，繞了一個大弧形，經過庫爾斯克和奧爾洛夫州的邊境，於一月十日越過格魯赫甫區進入布其維里，沿途肅清了幾十個村鎮的警察和消滅了幾個交通線。

部隊在克列汶河岸上加干村駐紮着。從這兒到斯巴德桑森林不到十五公里。現在這個森林已經引不起我們的興趣了。一切都改變了：不論是我們行動的規模或者我們的戰術。我們不打算在這兒或者其他地方創立根據地。有了黑涅里森林這樣的後方基地已經够好的了，何況在宅後面還有更大的基地——布梁森林，於必要時可以暫時到那兒去。

在布其維里區過冬最好的地方，我們覺得莫過於新斯洛包德森林了。那兒有一座四面圍以石牆的索菲朗傑芙修道院俯視着泥煤沼地矗立在險阻的高坡上。到那兒去偵察的巴濟馬發現修道院是空的，在那兒祇遇見一個自德寇來後就沒有邁出森林一步的看林人。在這圍以像堡壘似的牆壁，此外更圍以森林和沼地的暖和的房舍裏，住上一個稀有的嚴冬是富於誘惑性的。德寇未必能够把我們從這石頭的森林的巢窩裏打出去，除非靠飛機大砲來幫忙。但在索菲朗傑芙修道院安下營寨，就是意味着注定的已受包圍，採取防禦戰。我們決定不放棄廣泛的機動性的自由。何況德寇在各村中只能保持少量的被

我們沿途順便消滅的警察守衛隊呢。

部隊於一月十一日向克列汶河岸出發。近處村莊的警察跑到一座大村莊瓦爾高爾——那兒聚集了三十五個警察和村長。第二天我帶領一組游擊隊襲擊這股匪幫，並且把它粉碎了。在這之後，我們開始在各村中舉行集體農民大會。一月十四日我在赫甫左夫加村的集體農民面前發表演說。這兒每個人都認識我：這村的勞動者於一九三九年選舉我做區蘇維埃代表。在那同一天我在奧考普屯子的大會上發表演說，當我們離開斯巴德桑森林時曾在這屯子裏休息一天。一月十五日魯德涅夫在布魯斯其村舉行群眾大會。一月十六日我在柏瓦林村召集人民開會。所有這些大會上都提出兩個問題：前線的戰況，關於莫斯科外國德寇被粉碎的報導，佔領區集體農民在跟德國法西斯侵略者鬥爭中的任務。

我們之突然回到布其維里區本身就證明給集體農民看，佔領者並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末強有力。

當布其維里的德寇決定跟我們鬥爭前，已經一個禮拜過去了。爲了跟一再次出現的珂夫巴克游擊隊——像城裏的佈告所說的——鬥爭起見，德寇司令部除了從四鄰的區裏集結了警察，並且撥出帶有三尊大砲的一營。但在一月十八日夜我們的部隊就離開了布其維里區，第二天就走出了柯羅別什森林，接近格魯赫甫區。

這時候幾乎每天都有幾十個新戰士加入我們的游擊隊。

在斯洛烏特森林有一個——或者更正確地說：曾經有一個——不大的古特加村。正月底我們曾在這村裏住過幾天，然而這村便已經成爲我們親愛的村子了。在這兒我們只遇見一些老人家，一見面他們就對我們誇起口來：

——同志們，我們也有自己的弟兄們！
在烏克蘭當德寇統治時代，稱游擊隊叫弟兄們。

我問道：

——他們在哪兒？

他們向我耳語道：

——在森林裏，離這兒不遠。我們馬上把他們的指揮員叫來見你們。也許你們會聽說過庫里巴加同志吧？

在我們到古特加的第二天。這兒發生了一次小的戰鬥。約有一百來人的德寇部隊到了這兒來。游擊隊在村外散成散兵線。開始了互射。我在門口站着。突然看見從草屋裏跳出一些老人們。一個，兩個，三個……有的拿着獵槍，有的拿土槍：

——你們到哪兒去？——我喊道。

他們跑着，揮着手，向田野指着：說是德寇來進攻了，現在我們給他們嘗嘗砲火的滋味。富於戰鬥精神的老人們！我挺費勁地勸阻他們不必去冒砲火的危險，離了他們我們能够把事情辦妥的。幫助果然不需要：德寇損失了幾十個士兵和軍官後，就從古特加村退却了。

戰鬥結束後古特加的老人們把他們的指揮員領來見我們。他穿着便服，在短上衣上掛着「英勇」獎章，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與白芬蘭作戰的參加者。跟他談了一會話。這會是格魯赫甫區消費聯盟社的工作人員彼得·列昂奇維·庫里巴加。在談話中立刻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管理經濟的人材。他訴說他們的困難，部隊太小，通共才二十四個戰士，不敢離開森林太遠。他說：

——如果有支援的話，那時問題就不同了。沒有支援，光是我們這幫人能够做出什麼事兒！我們建議跟我們聯合起來。他想了想，說這件事是合適的，跟自己的人商討了一下，於是，就同意了。

我們跟庫里巴加的游擊隊員一起離開了古特加村。

後來，四二年的夏天或者秋天，我們又經過這個村子。走到這地方一看，不禁令人驚奇起來：怎麼回事，古特加呢？地址是在那兒，然而古特加村卻不見了。村子只剩下一些煤屑，由於雜草層生，甚至連煤屑都難看出。德寇把村子燒成灰燼了。老人們到那兒去了呢？後來才知道，幾乎全活活的燒死了。德寇不讓一個人從燃燒着的房屋的門窗裏出來。所有的門窗都在掃射之下把守着。

後來在烏克蘭的村莊舊址上又看見很多被德寇縱火燒燬的廢墟和火場，但使我們永遠不能忘懷的却是親愛的古特加村。

檢閱

一月二十九日我頒佈了關於格魯赫甫游擊組作爲一個獨立的戰鬥單位聯合到布其維里部隊裏的命令。二月一日，當我們在諾沃塞里采村駐紮的時候，有一組沙萊浪區的游擊組——三十個人——從柯羅別什森林到我們這兒來。這一組也像格魯赫甫游擊組一樣，也像最早的柯諾托普游擊組一樣，加入了布其維里部隊。在二月期間，又有兩個游擊小組併入了布其維里部隊。現在自從去年十二月數倍生長起來的布其維里聯合部隊爲數已達五百多戰士了。

德國司令部投出了匈牙利正規部隊來跟我們鬥爭。二月中旬在最近的車站上從列車裏卸了許多匈牙利人。他們集中在布其維里，格魯赫甫和克羅列維茨等區。敵人又企圖把我們壓縮在包圍圈裏。我們絲毫不受束縛，掌握的機動着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方向去，可以回到黑涅里森林，但是我們感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來粉碎包圍我們的敵人，於是決定採取戰鬥。

當一個游擊組的青年指揮員奧采豪維支偵察回來，跑到我面前報告匈牙利人離我們已經十五公里，他們在我們宿營地周圍各屯子裏駐紮下來的時候，我對他說：

——去吧，好孩子，好好休息一會。

這是紅軍節的前夕晚上。在節日那天我們規定在格魯赫甫區杜勃維契村舉行閱兵式，即游擊隊兵力的民衆檢閱。爲了使敵人對部隊的數目及其佈署做出錯誤的估計，我們宣佈不是所有的游擊隊員都

參加閱兵式，而僅是我們聯合部隊的各部分的代表參加，並且宣佈戰士們將要從遙遠的森林地帶到來。

杜勃維契村周圍是斯勞茨大森林。游擊隊員在各個不同的時間，從森林道路的不同的方向，步行，滑雪，騎馬，坐雪橇來村裏赴閱兵式。代表的嚴格的限額當然是沒有的。誰都想參加閱兵式，大多數的戰鬥組都沒有任務的戰士派了去當代表。這末一來，當杜勃維契街上排起步兵、自動槍手、機關槍手、迫擊砲手、滑雪兵和騎兵——「聯防各部隊的代表」——的時候，當高聲對我報告中提到「防務無虞」的時候，——參加閱兵式的觀眾對游擊隊的力量一定發生非常深刻的印象。

兩千左右個集體農民和農婦參加了我們在露天零下三十度所舉行的節日，開始是游擊隊的音樂隊奏着音樂，後來在學校裏安置了一架不知從哪兒弄來的無線電收音機，於是便奏起由莫斯科播送來的音樂。

在這工夫，匈牙利的各路部隊已經向圖里戈洛甫村開進，而圖里戈洛甫村通過森林到杜勃維契通共不到幾公里。關於匈牙利人已經離得不遠，也許他們今天就會到這兒來，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從今天早晨起，由各方面看起來，集體農民是不太相信我們是在準備舉行閱兵，他們以為我們是在準備戰鬥。當他們相信是真的——游擊隊員整隊準備檢閱的時候，街上立刻開始歌唱舞蹈起來，雖然天氣酷寒。從無線電裏聽見了莫斯科的音樂——把匈牙利人便忘得一乾二淨了。在村裏是這樣快樂起來，就好像蘇維埃政權一天也沒有離開這兒。有人突然喊道：

——安靜！斯大林同志的命令……

從莫斯科傳來了斯大林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祝詞：「游擊隊男女隊員萬歲！」對於我們從各森林中來過紅軍節的人們所具有的意義是無法表達出來的！

有多少人是在知道在蘇木什州北部，在烏克蘭的格魯赫區有這麼一個杜勃維契村呢？當我們在杜勃維契村聽見轉達斯大林同志命令的莫斯科廣播員的聲音時，我們好像覺得在蘇聯地圖上只有兩點：莫斯科和杜勃維契。在莫斯科有斯大林同志，在杜勃維契有我們，而斯大林同志在我們檢閱之際向我們講話。

全國，整個蘇維埃人民，都在慶祝在莫斯科外圍粉碎敵人的紅軍的節日，我們在這兒，在蘇木什森林裏，沒有被人忘記：斯大林同志對我們講話，祝賀我們。在前線上的紅軍和在敵後方的我們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紅軍正在湧進新的力量，而我們也跟他一道生長着。當我們在十二月的一天夜裏從包圍圈突圍出去，離開斯巴德桑森林「去遙遠的途程，做光榮的事業」——像我們的游擊隊所歌唱的那樣，那時我們才有幾個人，而現在有多少！我們曾經分成各個游擊小組同敵人鬥爭過，每一個小組呆在自己的森林裏——在布其維里，在格魯珂夫，在沙萊根，在克羅列夫茨，在柯諾托普等區——每個人都想道：其他的同志在那兒，他們在做什麼，爲什麼不給人家知道？

我們彼此看不見，但是我們的母親——蘇維埃國家看見我們每一個人，看見自己的兒子，她從「自由的大地」向我們發出聲音，把我們所有的人都一律集合到這兒：烏克蘭人，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紅軍正在進攻，同時我們，他的一小部份在這兒，在敵人的後方，也正在把主動握到自己的手裏。我們同紅軍是一個血統，一個母親——祖國，一個父親——斯大林同志。

所有的居民都跟游擊隊員一起參加了杜勃維契的群眾大會。在每一次發表演說後，我們的音樂隊都奏起音樂。爲了不會凍着，音樂隊分兩隊輪流演奏：一隊在街上，一隊在學校裏。

威塞萊村大戰

第二天，匈牙利軍隊分成兩個縱隊從不同的方向走近杜勃維契村，每一路縱隊的數目都相當全體布其維里部隊那麼多，碰到我們哨所機關槍的砲火，兩路縱隊很快便退却了。大約關於游擊隊閱兵的傳聞傳到匈牙利那兒，圍繞着森林的村莊，在他們看來無疑是一架捕捉機。

爲了逼迫匈牙利軍隊作戰，我們開始尋找開闊的陣地，於是便選擇了沙萊根區威塞萊村。

這個村莊座落在沙萊根區和布其維里區之間，在一個不大的盆地中，中央有一個小高地。地形周圍是開闊的；在北面離村莊很遠的地方才有森林，因爲在這兒部署，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對我們最重要的結果：對於展開火力最好的條件。匈牙利軍隊，在深厚的雪的處女地上走着，遠遠的便我們的射程之內。同時在這村子裏，我們便不能指望在不得已時候可以找到一個能往森林去的逃路。

決定在威塞萊村跟匈牙利軍隊戰鬥後，我們估計敵人將表現着頑強性。因爲一次解決關在村莊的盆地裏的所有我們部隊的可能性，非常誘惑着他們，他們一定不顧重大的犧牲而進攻。把自己所有的後備軍都使用出來。我們想在這兒盡可能多量消滅敵人的力量，使匈牙利人知道，他們是在同誰打交道，他們被派來跟誰鬥爭。

在通到沙萊根的道路旁邊的森林中，組織據有強大兵器的埋伏，是我們戰鬥計劃的主要部分。按照敵人力量的集中來判斷，主要的打擊方向可能來自這條路上。配備有迫擊砲和機關槍的可柴馬佐夫

的柯諾託普區的游擊小組被派了去埋伏，命令這一游擊組在沒有到戰鬥的決定時機之前，不要暴露自己，爲了在敵人的後備軍接近時，用迎頭的火力向側翼消滅他們。我們對於離威寒萊村東郊不遠的一個屯子的防禦也給予以重大的意義。從這個屯子向威寒萊村的進口射擊非常方便。帕甫洛夫斯基的游擊小組安置到這兒；帕甫洛夫斯基是一個驍勇絕倫的人，在戰事開始的頭幾個月曾在德聶波爾河下流某處打過游擊，後來冒充警察潛入我們陣裏，在威寒萊村戰鬥前加入了布其維里部隊。

這次戰鬥所處的條件跟前線不同的地方，實質上僅在於我們左右翼都沒有友軍，這對於我們軍事程度，首先在堅毅性方面，是第一次嚴重考驗。魯德涅夫就是這樣對全體的戰士和軍官說的。在杜勃維契檢閱時，我們會顯示自己是一支人民在敵後方所創造的紅軍的一部分，現在我們應當在戰鬥中表現出軍人的勇敢。塞明·華西里耶維支經常竭力教導每一個戰士，在德寇佔領區裏，游擊隊是紅軍的代表。

威寒萊村的戰役是在二月廿八日發生的。在這頭一天夜裏，我們聽見了由沙萊根方面傳來的射擊聲，莫明其妙是誰跟誰在那兒打起來了。後來我們從一個陣亡的匈牙利軍官的日記中才弄明白，原來向威寒萊村推進的一營匈牙利人在沙萊根附近遇見了德國人，因爲在我們閱兵後，德寇和匈牙利匪徒到處感覺都有游擊隊，他們在黑暗裏彼此把對方當作游擊隊。「於是開始了戰鬥。一直到早晨才知道是誤會。八時繼續向威寒萊出發，那兒有很多的游擊隊。」匈牙利的軍官——這個日記的作者——寫道。

敵人向威寒萊村集結了配備有迫擊砲和四十五生的口徑的大砲。早晨敵人開始向村南頭進攻，那兒三個游擊小組佈署在村中心高地上的後備軍的支援之下，在兩小時內打退了三百個匈牙利匪徒。在

這同一時間，我們其餘在村北頭前部隊越來越迫近地期待着來自沙萊根方面的敵人主力的進攻。

到中午的時分，在村南頭的對面——數達五百人的匈牙利軍隊展開了。敵人形成散兵線進攻着，把兩翼變成弧形，企圖包圍村莊。除了做埋伏的，暫時不暴露自己的柯諾托普斯基游擊小組外，我們所有的部隊都參加戰鬥了。

對於我們第一個沉重的打擊是魯德涅夫的重傷。他在南郊指導機關槍手的火力，用信號給他們指方向，爲了能够更方便地看見敵人，他冒着槍林彈雨爬到最開闊的地帶。在這一方面，他永遠是要倒斃的：在戰鬥中，不論發生了什麼事，好像他一個人對一切都應負責似的。常常爲他而擔心。但在這情形下却是無法可想的：像魯德涅夫這樣有經驗的軍人，出現在昨天還是普通百姓的戰士們之間，以身作則是右非常重大的意義的。在艱巨的時刻，他挺直身子冒着槍林彈雨，雖然他本人教導戰士不要徒然露出身體，如果有人在這弄自己的勇敢，他便爲之大怒。

在這次戰役中，魯德涅夫受了可怕的傷：子彈掃過舌頭，穿過下頷從耳根出來。當拉迪克和一個戰士抬着血流滿面的塞明·華西里耶維支走過村莊時，大家都以爲他死了。實際上他是完全清醒的——緊握住手槍不肯放。人們把他放到衛生處的土屋裏。我們游擊隊的醫生馬耶夫斯卡雅和助理醫生包比娜挺吃力地把從傷口泉湧似的血止住。在綁紮的時候，塞明·華西里耶維支會有幾分鐘的工夫失去了知覺。睜開眼，他首先用手摸他的手槍。他看見了手槍，讓人把它放近一點。他忍受住地獄般的痛疼。上頷，下頷，舌頭——通通破了，他完全不能說話，血由嘴裏濺出，而他總是在問戰事怎麼樣，並且非常擔心我們的埋伏是否暴露的太早。他在作戰前說道：「同志們，我們應當把仗打得使後人歌唱威塞萊戰役。」而現在他自己不得不躺在土屋裏。這大約比痛疼還要使他痛苦。游擊隊員懂得

政治委員的處境，大家都想做些什麼使他安心。一有可能就跑到他面前安慰一番，報告他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順利。這個對政治委員的掛念一直繼續到戰役的終了，而且戰士們廝殺得比從前任何時候都來得勇敢。

情況最艱難的是帕甫洛夫斯基，他帶領三十個戰士守衛着一座敵人進攻得特別殘酷的屯子。這個屯子對於匈牙利人之所以需要，因為他們想在威塞萊村周圍合緊包圍圈。

——屯子着起火來，但是帕甫洛夫斯基在火中仍然掙扎着。他受了兩次傷，躺在血泊裏，繼續指揮着自己的小組。

匈牙利在中央分成三個散兵線，一個跟着一個向前進，所有的散兵線都在我們的視線之內。有些已經竄進村子，在打穀機後面射擊着，打穀機是在住有衛生部的土屋的後身。但這些人很快就被消滅了。然後我們的敢死隊在敵人的機關槍掃射下向這些打穀機爬去，想把自動步槍和子彈取下。

匈牙利人支持不住我們的火力，像烏鴉似的在村前的陡坡雪地上散開來竄下。在房屋，籬笆，花園後面，我們是不能被人看見的。匈牙利人只好照着村莊的整個面積射擊，而我們則想打他們哪兒就打哪兒。

敵人不顧重大的損失而不退却，怕把我們放出威塞萊村，期待着援兵的到來。

天氣跟在杜勃維契村閱兵時一樣嚴寒：零下三十度。躺在冷風硬骨刺膚的露天高坡上的希特勒匪徒就在我們的眼前受凍。

在下午兩點鐘，從森林方面又有一個匈牙利的部隊坐着雪橇前來增援。敵人又從四面八方黑壓壓地向村莊推進了。但新到的匈牙利部隊還沒來得及下雪橇和展開時，我們的埋伏就用機關槍和迫擊砲

從森林裏打過去。

這個對敵人意外的側翼的火力打亂了正在進攻的敵人的中路部隊，這樣便決定了戰事的告終。一切都是照我們所預定的發生了。我們只不過沒有料到匈牙利人把我們的埋伏當作從飛機降落到他們後方的紅軍傘兵。這在他們看來簡直是毫無疑問的。「……當各營開始離開威塞萊村的時候，俄國飛機在我們後方降下傘兵。」前面曾提過的那個匈牙利軍官在日記中寫道。

——這就是杜勃維契閱兵後的一切！——我們的戰士們大笑着，敵人把他們當作紅軍的傘兵，他們非常得意。

游擊隊的首都

匈牙利人在這兒損失了陣亡的和凍死的幾百人後，從威塞萊村逃跑了。我們損失了十個同志。埋葬了他們，部隊又向北，向自己的後方基地，向黑赫爾森林移動了。我們不慌不忙地走着，因為在雪橇上運着傷員，在各村裏作行軍休息日的時候，照例舉行群眾大會。沿途我們聽見由威塞萊村方面傳來的炸彈爆炸聲。那兒驚慌仍在繼續中：大約是被匈牙利人報告蘇聯降落傘部隊的驚惶失措的電報喚來的德國空軍，正在轟炸着自己的匈牙利人。

魯德涅夫的妻子和一個七歲的小兒，在離威塞萊村不遠的一個屯子裏躲避德寇。一看見默默地躺在雪橇上蓋着羊皮短大衣的塞明·華西利耶維支，在他旁邊走着不肯離開父親的拉迪克的時候，便不由得令人想起政治委員一定牽掛自己家眷的運命，如果他能見着家眷，他該多麼歡喜啊！

我現在記不得誰首先提議派幾個騎兵戰士去接魯德涅夫的家眷了。現在想起來，當時好像所有的人立時都發生了這個念頭。拉迪克被派了去跟騎兵一道當嚮導。夜間，他們馳進村莊，把魯德涅夫的妻子和小孩放到馬鞍上，檢起一些衣服，最必要的東西，快到早晨的時候，政治委員的全家已經團聚了。

這對每一個布其維里游擊隊隊員都是歡欣的事兒。不過令人苦惱的是塞明·華西利耶維支被傷口折磨得厲害，並且身體大大衰弱了。他什麼都不能吃，只能用牛奶來充飢，連這也是挺費勁地才能吞

下。戰士們擔心我們做醫務工作的姑娘們沒有足夠的經驗給予政治委員以必要的幫助，每到一村作行軍休息日的時候，就向當地居民探聽醫生，探聽近處有沒有好的外科醫生。有一個人說有一個卓絕的外科醫生——地方知名之士，在米哈洛夫斯克屯子裏住。這是一個大站。那兒有德國的警備隊，住滿了警察。但游擊隊員們是這樣希望塞明。華西利耶維支快一點起牀，希望他妻子不要一看着他就難過得要命，立刻便找到了決心把那個外科醫生偷盜來的敢死隊。於是便偷盜去了。

夜裏，坐着雪橇駛進了米哈洛夫斯克屯子，到了那個外科醫生那兒，告訴他現在蘇維埃政權給他一件重要的任務，叫他趕快穿衣裳，而且要穿得暖和點，於是便坐上雪橇拉到森林裏去，沿途用自動步槍消滅了一個德國的崗哨。

外科醫生檢察魯德涅夫，安慰戰士們說，危險是沒有的，我們的看護治療的方法並沒有弄錯，他很快就會復元的。爲了表示感激，就在當天夜裏又把醫生送回米哈洛夫斯克村，一直送到他的住宅。魯德涅夫的重傷果然很快地痊癒了。數星期後他又成爲一條漢子了，但是嗓音恢復得很慢。塞明·華西利耶維支只能耳語談話。

我們於三月十幾回到黑涅里森林。自從十二月我們從布其維里初次到黑涅里森林裏以來，這兒的環境倒發生多末大的變化呀！當時這兒是荒無人烟，人們住在森林裏，像籠住在自己的洞穴裏一樣，而現在却是一個大的，喧鬧的游擊隊的營地，周圍全是蘇維埃區域。

去年十二月被我們發動起來的各游擊小組，在我們快回來的時候，已經長成到爲數數百戰士的巨大部隊了。這兒計有艾斯曼、塞甫、哈穆托夫、雅木波里等部隊和兩個沃羅希洛夫部隊都在行動着。他們有四·五生的口徑大砲。他們的指揮員召開會議，準備協同作戰，跟在布梁森林南區做根據地的

奧爾洛夫游擊隊保持着聯繫。

德國司令部爲了不讓烏克蘭的游擊隊跟俄羅斯的游擊隊聯合起來，並且想把我們通往布梁森林的路途遮斷起見，在米哈洛夫斯克屯子稍北的森林裏佈置了有力的狙擊部隊。然後用匈牙利的軍隊開始掃蕩黑浪里森林。

敵人的進攻對於我們不是突然的——各部隊已經及時地佔領了防禦地段。三月二十日兩營匈牙利人會四次向我們防禦陣地衝鋒，而每次都是受到損失後很快地向後逃了。夜裏，被我們捕獲的俘虜供稱，敵人集結了巨大的兵力，砲兵連，迫擊砲，每一營匈牙利人派有一百個德國人，他們被命令走在匈牙利人散兵線後面，專門槍殺陣往回逃的人。得知這個後，我決定把防禦線更向森林裏移進一點，在昨天防禦的地方，我們僅擺上不大的狙擊部隊，命令他們發現敵人時就往森林裏跑。我們就照這個辦法做了。早晨敵人開始以三路散兵線進攻了。德寇在後面走着。在迫擊假裝逃跑的游擊隊員的時候，後面的散兵線混合到前面的散兵線裏去了，於是所有三路散兵線都一起落在距離五六十米的疾射火力之內。在森林裏大約撒下二百具屍體，匈牙利人和督戰的德國人都以同樣的快捷往後逃跑了。

敵人在白天又開始進攻。我們用打擊側翼的方法又打退了一次衝鋒，在這之後，我們決定向布梁森林突圍。因爲所有的道路都被德國的哨所搶先佔領了，我們只好在雪地裏行軍。爲了壓開一條道路，在縱隊前頭行駛着幾輛套有最有力的馬匹的雪橇。一夜的工夫，敵人的哨所線都繞過去了。早晨我們已經到了敵人進攻部隊的後方，並且接近布梁森林的邊緣了。

在那兒的大森林的空地上有一座舊古達村。後來布其維里游擊隊員哪兒沒有到過，但他們到處帶着一種特別的溫暖情感回憶着游擊隊的首都——它的居民這樣稱呼舊古達。這兒的人民是特殊的勇

敢，什麼都不怕，就像在蘇維埃政權時代一樣的生活着，完全沒有把德國人放在眼裏。當我們一到了他們那兒，舊古達村人就直接對我們說：

——我們跟你們同一個運命，游擊隊員同志，我們什麼都不怕。不得已時我們到森林裏去；我們是森林的居民。

這兒的森林是巨大的，不像在蘇梅州；它不能被包圍，像德寇包圍斯巴德桑森林一樣。從舊古達村向北，它遠伸到布梁斯克以外。一走就是數十公里不見天日，而在它的邊緣以外便是前線，「自由的大地」，「莫斯科」。離「自由的大地」愈是近一點，人民就愈是覺得自信一點。

在舊古達村我們接到了老早便期待着的電台。四月九日三個無線電報員帶着一架電台從飛機上用降落傘跳到我們那兒。

「莫斯科的飛機飛到舊古達村來了，」居民們說道，並且覺得非常自豪，因為這就是說明莫斯科知道在布梁森林裏有這末一個舊古達村，村裏住有游擊隊。

在舊古達村經常收到的蘇維埃情報局的情報已經不用手來抄了，而是用印刷機來印。印刷機是在粉碎敵人的一个警備隊時繳獲來的。巴審組織了一個每天出版傳單的真正印刷所。這兒還組織了一所兵工作坊，甚至被服作坊，把繳獲的服裝改造成紅軍制服的式樣。確乎是一個真正的游擊隊的首都。

在這兒我們第一次跟奧爾洛夫州的游擊隊的代表們會面，跟他們約好召開布梁森林各部隊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會議。我們打算交換經驗。戰爭將為頑強而長期的是顯而易見的了；我們應當認真地成爲軍人，並且我們應當澈底地學習打仗。

一開始對於我們基本的是研究武器。部隊的裝備多半是用從敵人那兒繳獲來的東西；這些武器式

樣是應有盡有，甚至有些無人認識的式樣。德寇把全歐洲的步槍，自動步槍，機關槍，手槍都收集完了！而我們也不得不無師自通地研究這些武器。早在斯巴德桑森林的時候，關於研究武器的問題我們就是這樣提出的：譬如說，你現在只有步槍，那末你就應當在戰鬥中獲得自動步槍或者機關槍，並且立刻能夠用繳獲來的武器打敵人——那末你就應當預先學會使用它。怎麼樣學呢？譬如你的同志有一枝繳獲來的自動步槍——他就教會你使用這種武器。在部隊出現了一挺新機關槍，大家都來研究它。繳獲了一架迫擊砲，那末每個人都準備做迫擊砲手。

首先是幾個人研究新繳獲來的武器，然後他們之中每一個再去訓練一組戰士。這樣一來，在開始的時候，我們通共才有四個或者五個通曉地雷的人——他們在州黨委專為游擊隊所組織的地雷訓練班畢業。後來不久，每一個戰士在這方面都能訓練新入隊的隊員。跟這同樣的情形，早在全部隊裏只有不到十枝自動步槍的時候，所有的隊員都已經是自動步槍手了。

訓練的時候是沒有的——只有在執行戰鬥任務的時候，在擔任守衛的時候，順帶着訓練。三個戰士被派去站崗或者斥候——一個自動步槍手和兩個步兵；一個步兵在進行觀測，另一個步兵跟自動步槍手一塊坐在近旁的灌木林裏研究自動步槍。

有時候你在土窖裏，在崗哨間，在哨所間走一走，你便會感得——在樹林裏住的不是游擊隊而是航空化學互學協會會員在這兒駐紮着教練營：到處——有的在樹根旁邊，有的在樹底下——游擊隊員三五成群地從事武器的裝置和拆卸，研究機關槍和自動步槍的互相作用的部分。青年們越來越快地領會；不僅城市的青年，而且慣於集體農場的機械的農村青年也是成績卓著。你瞧瞧吧，某一個電報員或者像柯里亞·舒賓這樣的偵察員在那兒解釋，比劃，而帶鬍子的老頭却在注意地聽着。

在布梁森林裏，這時傷勢已經痊癒的魯德涅夫建立了一個分析我們的每一個戰役的制度。在部隊旁邊召集了指揮員們，戰士們也來——誰都可以參加。我，魯德涅夫或者巴濟馬先叫出某一個指揮員說道：「你有帶着自己的小組到某一個據點的任務，而你到那裏去了呢？爲什麼沒有確切的完成命令？」他替自己辯護，解釋遲到的原因，譬如他說天非常的黑，小組失掉方向。於是這兒便開始了分析：「爲什麼偏偏是你們失掉方向，而其餘的各小組都確切地走到指定的地點呢？」

他們的航空化學五學協會工作的經驗，對於魯德涅夫和巴濟馬非常有用。按事情的本質來說，他們是在游擊隊裏繼續了這種工作，甚至有一部的隊員從前曾是那個協會的會員；現在他們把以前的學習經驗應用到游擊的條件下。一般的說來，在蘇維埃生活的和平條件下的過去工作中所養成的技能，有許多對於我們在游擊戰爭中是有用的。

我想起內戰時期的游擊隊員。當時人們都說：這人從前當過兵，前線打過仗，——當然要派他當指揮員。我就是這樣當了指揮員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可以指揮的充分的人材。「軍隊的習慣」甚至在那些完全沒有在軍隊裏服過務的人們身上都發現了。如果一個同志是集體農場，村蘇維埃的好主席或者突擊隊員，那末他很快地便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游擊隊的指揮員，就好像在斯巴德桑森林裏拖拉機手成爲我們的坦克手一樣。戰士在開始的時候之劃分爲「軍人」和「非軍人」兩類很快便消失了。到了我們在舊古達村駐紮的時候，所有布其維里的隊員都成爲軍人了。連外表看起來都很相像。

魯德涅夫和巴濟馬，在性格上是多末不同的兩個人呀！前者可以稱作「鷹隼」，而後者可以稱作「好好先生」。曾經有個時候，你瞧瞧塞明·華西利耶維支——啊，簡直像一個剛從都市裏來的一樣，你再瞧瞧格里高利·雅柯夫列維支，你會這樣想：「這個人大約永遠沒邁出森林一步，你看鬚髮

長得那樣子，簡直怕人——忽然看見格里高利·雅柯夫列維支剃光了腮頰，留上一個小鬍子的樣子。在斯巴德桑森林的時候，我本人。也是長得滿臉鬍子，使人看見駭怕。這個時期過去了。現在只要一兩天不光險——便有人一面在樹根旁邊替同志上香皂，一面申請道：

——指揮員同志，光不光險？

摸一摸腮頰：

——光就光吧。

肥皂是非常艱窘的，但光臉的肥皂每人都有一小塊。它是被認為無價之寶的，一只繳獲的鐘錶才能換一塊肥皂。

X

X

X

四月間，我曾出席在紅斯洛包達村蘇聯英雄沙布洛夫的游擊隊聯合隊部召開的游擊隊會議。這個坐落在布梁森林深處的村莊在當時跟我們的舊古達村一樣是游擊隊的首都。在一座沙布洛夫的隊部所佔住的諾大的房屋裏，召集了數十位游擊部隊的指揮員和軍官。他們從布梁森林的各個方向聚集了來。我們彼此交換着經驗。我被人詳細地詢問我們在蘇梅北區的冬季遠征。顯然，布其維里聯合部隊的動機運動引起了不少人的關心。

新斯洛包達村的會議把我們烏克蘭游擊隊和奧爾洛夫游擊隊更密切地團結起來了。成立了布梁森林游擊隊聯合參謀部。在這之後，從諾夫高羅德，塞威爾斯基到蘇捷加之間的所有游擊隊開始對封鎖布梁森林的德寇和匈牙利匪徒積極的作戰。形成了約長一百五十公里的幾乎毫無空隙的游擊隊的戰線。

我們的部隊粉碎了中布茨基區各村的敵人的警備隊，不讓敵人在黑涅里森林和布梁森林之間造成阻礙地帶。中布茨基區是我們從布梁森林到烏克蘭故土的門戶。爲了這個門戶，我們從三月底到五月初進行了殘酷的鬥爭，不讓敵人關閉它。敵人在這兒基本的據點是瑞豪甫，皮戈列甫加，柴爾納特和中布達等村，差不多從東到西坐落在一條線上，彼此相距離八公里的樣子。它們周圍的地形是開闊的，在這區裏的森林像小島似的羅列着。沒有一個村子是可以通過森林走到的。爲了隱蔽的接近和突然的打擊，我們利用夜晚行動。戰鬥組趁黑夜的來臨走出森林，在子夜時分給敵人以打擊。

匈牙利第五十一團第三營在瑞豪甫村擔任警衛。對這一營人的作戰是協同哈穆托夫斯基部隊進行的。這是我們第一次進攻戰鬥。這一次我們已經使用大砲。夜裏三點鐘，在距離村子數百米的地方就用四·五公糧口徑大砲和迫擊砲開火了。偵察員薩沙·斯達里柯夫帶着一架迫擊砲潛到村子裏。他放射了一個迫擊砲彈，跑到一旁，用自動步槍放射一排，把迫擊砲拖到別處又放射一個砲彈。被射擊聲驚起來的匈牙利人不穿不戴的從土屋裏跳將出來，東一頭西一頭的亂跑亂竄。所有退却的道路都被游擊隊預先佔領了。我們從一百至一百五十米的距離用槍砲的火力迎接由村裏逃跑的匈牙利人。敵人在這兒單是陣亡的就損失一百九十七人，其中有十四個軍官。後來我們倒活捉多少逃到森林裏的，只穿着一件底衣的匈牙利人啊！

緊接着敵人的瑞豪甫村警衛隊消滅後，對德寇在柴爾納特村和皮戈列甫加村等據點的同樣的夜擊也跟着來了。

這些襲擊的結果，迫使德軍司令部不得不承認匈牙利士兵「失去了自尊的感覺」，像在我們所繳獲的一個文件——一〇八師團第五五五號訓令中所說的。爲了振作跌落的士氣，訓令提出了如下的辦

法：「第一步應交給士兵有把握成功的任務，譬如：在我們的防禦線前面有一帶房屋或者一部分樹林，這兒我們知道一定不會有敵人的。我們就把搜索這樹林或者這些房屋的任務交與士兵。」

這個訓令是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擬定的，但在其中所提出的辦法事實上早就被採用了。

我們在舊古達村待了將近兩個月的光景。敵人不止二次地轟炸我們，但却不敢進攻游擊隊的首都。不錯，有一次他企圖進攻我們的哨所，這些哨所是設在森林的邊緣各個村子和屯子裏保衛舊古達村的入口的。敵兵向大樺樹村和瓦西利也甫屯子的游擊隊哨所偷進。他們因為駭怕射擊，把從周圍村莊強迫趕出來的婦孺放在自己前面走。

游擊隊員藏在土屋後面，把居民們從自己面前放過去，對他們做一個不要聲張的手勢，然後從極短的距離用準確的射擊把敵人的散兵線切斷了。這一回把德寇和匈寇接近游擊隊的首都的興趣打消了很久。僅僅當我們從布梁森林裏出走。向蘇梅作新的遠征之後，敵人才敢向堅壁清野的舊古達村走近。

在克列汶河畔上紮營

我們從布梁森林出走的目的是準備破壞柯諾托普——瓦羅日巴——庫爾斯克鐵路主線和與其平行的通到雷里斯克的公路的交通。這些敵人的交通線具有重大的意義：德寇對瓦羅日巴方面的進攻的準備開始了。現在我們的打擊是被我與之建立了鞏固的聯系的紅軍司令部所指令的了。

我們又到布其維里區去，爲了執行既定的破壞計劃，打算在斯巴德桑森林及其周圍的村莊創立根據地。在命令中確切地指定了我們將來的佈置地點。我們知道在所有這些地點上都住有敵人的警備隊。

在這時期，我們的游擊隊聯合部隊爲數已達七百五十人左右。除了作爲聯合部隊的中心的布其維里部隊外，加入其中的有格魯赫甫，沙萊根，柯諾托普和克羅列威茨等部隊。

在四月間的殘酷戰鬥後，敵人在中布德的防禦體系被破壞了，所以由布梁森林走出對於我們並不感到困難。在我們的路上僅在卡明加遇見匈牙利警備隊。這個村子離德寇駐有巨大兵力的米哈洛夫斯克屯子有幾公里遠。我們沒有意思在這兒打仗，應當人不知鬼不覺地溜過卡明加村。爲了這目的，當接近村莊的時候，我派出了幾個偵察員，命令他們走到村莊的另一邊，在我們移動的對面的一邊射擊敵人。這是五月十六日夜發生的事兒。

被我們偵察員掃射的匈牙利人乞求他那通常的方法，即當游擊隊夜襲時把村邊的房屋燒起來把地

形照亮。

從米哈洛夫斯克屯子裏立刻派出了德寇的部隊去幫助匈牙利人。因為這個部隊是從我們的偵察員剛才射擊的那個方向來的，所以匈牙利人把德寇當作游擊隊，於是向他們開起火來。而德寇則以為村子已經被游擊隊佔領了，於是開始了進攻。德寇和匈寇打起輪流不息的夜戰。在他們沒有弄清楚之前，互相地拚接着，游擊聯合部隊帶着自己的輜重安穩穩地從卡明加村莊旁邊通向南去了。

我們走直路經過黑澗里和斯洛烏特森林，經過冬天曾經數次到過的村莊到布其維里去。途中警察部隊從遠處射擊我們，但他們很快地就被我們先頭部隊驅散了。部隊馬不停蹄地前進。祇有在黑澗里森林休息的時候跟企圖進攻我們的一營敵人發生了戰鬥。損失了陣亡的五十人後，這營人逃到森林裏去了。

全部行軍，連休息日在內，一共十天。沿途把雅木波里和馬柯甫之間的鐵路橋樑，以及格魯赫甫和馬柯甫道路上的弓形橋樑炸毀後，游擊聯合部隊已經進入布其維里區，在跟天然疆界的櫻桃山挨邊的馬利察森林裏停下。這兒有一個高地——古塚，在戰爭的前夜，巴濟馬曾在這兒挖掘古代的工具和農具。就是一個古塚，俯視克列汶窪地的古塚，成爲我的指揮所。

在河對岸所有的村莊——舊沙爾波甫加、雅察諾、柴萊波甫和斯特列里尼基——住有掩護布其維里的匈牙利和警衛隊的狙擊部隊。在斯巴德桑森林裏有兩連敵兵在工作着——他們在準備木材。從指揮所可以看見一切：我們居住的村莊、樹林、風車、馳騁着德國汽車的道路；在地平線的地方，可以看見古老的布其維里教堂的鐘塔。

當我們在指揮所集合的時候，一種奇怪的感覺抓住我們這些布其維里人。我們把望遠鏡握在手

裏，但是沒有一個人使用它，誰也用不着它。在我們下面，在村莊裏面，在克列汶河的沼澤窪地後面，駐紮着敵人。今天晚上跟他們將有一場惡戰，但人們不向這兒看，而是向更遠的地方，由敵人的頭上面，向那布其維里在塞姆河的水浸地上面發黑的地方看過去。所想看見的東西，反正用望遠鏡是看不見的。布其維里游擊隊員不是在想自己的家園，而是想自己的生活。整個的城市就是我們的家。看見它就想起我們的操勞，我們的事業。只有一些鐘塔矗立在地平線上，但永遠彷彿看見了一切，彷彿在街道上遊逛一樣。這就是區黨委；在宅旁邊有一個塵封的機器；有一個人從州里來，顯然是出席州政治局會議去了。這就是區執委會的巨大建築物；在階前停住幾輛馬車；二層樓上的窗戶全是敞開的，有個人背朝着大街坐在窗台上——大約會議是在主席的辦公室裏開的。這就是市蘇維埃；門口有一群女人——當然是在等我。回憶着和想着；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從那時候起經過多少時間了？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在想着同樣的一件事，我們布其維里人當時有一些共同的想法。我們這些城市的主人，站在森林的古塚上，看着自己的城市，好像進入夢境一般。

我，魯德涅夫、巴濟馬、巴寧、柯爾涅夫在指揮所裏，在我們旁邊，在樹林裏，有幾百個人。幾百隻眼睛都從樹林裏向那臥在下面克列汶河畔的村莊上面望過去，好像敵人與他們毫無關係似的。有一個人爬上一棵蒼鬱的老橡樹，也向那邊看。他在地平線上能看見什麼呢？能夠看見的不過是模糊不清的鋸齒形的線條，然而他却好像看見了全部的生活。他所珍貴的一切，他所為之戰鬥的一切，蘇維埃政權所給予他的一切，一切都在那兒，在布其維里……

從布梁森林方面掩護布其維里的匈牙利的警備隊配置在二十公里長的戰線上，我們同時用四組在這整個戰線上展開進攻。

這是在夜里。下着雨，黑的對面看不見人。在斯特列里尼基村的匈牙利人忽然聽見瓦贊基村發生了射擊，從土屋里跳出來，跑到村東頭，對準瓦贊基方向佈置了機關槍，而游擊隊這時已經在這村子里越過了橋。從另一面，從雅采諾村已經傳來射擊聲。在雅采諾的匈牙利警備隊由克列汶突然遭到襲擊，一面射擊，一面向舊沙爾波夫加退却，那兒也在戰鬥。

快到早晨的時候所有的村莊都肅清了敵人，僅有舊沙爾波夫加的敵人還在反抗，直到我們一個部隊迂迴村莊，鑽到斯巴德桑森林里，從後方打擊他們的時候，才停止抵抗。

匈牙利人在逃跑時，在克列汶和各村里，撇下三百七十具士兵和軍官的屍體。在這些村子里有一個腳踏車部隊，我們在這兒找到許多扔得滿街和滿院子的腳踏車。

我們的任務乃在於把敵人從據點肅清後，在那些據點上，便部署自己的部隊。我們沒有打算佔領布其維里，但事實上通到布其維里所有的道路都是暢通無阻的——敵人的哨所好像被暴風雨掃除掉了。當殘餘的警備隊、警察、和村長，以及在斯巴德桑森林里準備木材的士兵都逃到布其維里，城里發生了無法置信的驚慌。德寇大約以為來了整軍的游擊隊。傍晚的時候，在城里沒有剩下一個佔領者，各機關都空出來了，所有的人——長官、士兵、警察，有的坐車，有的騎馬，有的步行，都越過塞姆河向布楞區逃跑了。有些人於倉惶中泅過塞姆河，赤身裸體的逃到布楞城，後來我們在河岸上發現許多制服，其中有一件是一個德國少校的，佩有十個勳章的制服。

第二天德國飛機就去轟炸布其維里，雖然那兒僅有騎着繳獲來的腳踏車到城里進行偵探的游擊隊員，我們得知布其維里所發生的事以後，便決定把城市佔領，把德寇留在倉庫里的財產和給養運出來。

戰鬥小組於五月二十七日夜進入布其維里城。部隊駐紮在區黨委的房舍里。在市郊派出了哨所。步行的和騎馬的游擊隊的巡邏開始在大街上巡行，從早晨就開始運出倉庫的存品，在這些倉庫里發現了許多德寇在各村莊里掠奪的牛油、雞蛋、煙草、食鹽、穀物，我們把一部分的物產分給城市飢餓的居民。

當我在布其維里城走過時，我好像覺得是在一個生疏的城走過似的，外表上它仍像以前那麼美麗；同樣筆直而寬闊的街道，一切都在綠蔭里，舒適的房屋、花園，在古老的土坡上像以前這個季節一樣，同樣地開放着繁茂的丁香花，以及從這兒望過去的塞姆河的風景，牠的巨大的浸水的，跟通常春天的情景一樣，但布其維里仍然是改變了。在十字街口上已經沒有列寧的紀念碑了——只剩下一個空的台腳，連整個的城市在我也覺得跟這個台腳一樣的空空洞洞，雖然在街上走着人們，和有人從窗戶或耳門里向外張望。

順便走到地方博物館里看看。原來當德寇在時，博物館也是開着的，但在博物館里只剩下一些稻草人，各式各樣的骷髏和礦石塊。而最珍貴的歷史展覽品和一切屬於蘇聯自然的展覽品，一切跟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的工作相連系的珍貴的東西，都被博物館的看守者瞞住德國人藏到地下室，藏到閣樓里，藏到教堂的神龕里了。實在說來，全城都發現了同樣的情形：房屋，街道，自然界——這一切都在原來的位置上，而生活却不知藏到那兒去了，一切珍貴的蘇維埃的東西被人們深深地保存起來了。

一個年老的知識份子到隊部里來，想談一談，而他總是耳語給人談話，很難聽明白他。游擊隊把他和其他所有被監禁的人都從獄中解放了出來，他在德國人的獄里，坐了幾個禮拜。

這個人在獄里每天從窗戶里看見德寇棚屋里拿出錢鈔，把牠們放到大車上，上面蓋上乾草，就從

院子里運了出去；然後在院子里開始準備繩子，這些繩子是用來綁囚犯去槍斃的。用一輛汽車分批運出去。運到城外溝渠里，然後再回來運新的一批，這樣一來就是一整天。在載着鐵鏈的大車沒有回來之前，每個人都是一整天在等着輪到用已，整個監獄都在等着。一天終了的時候，人們的眼睛都發黑了，看東西都模糊了，兩隻胳膊像破布似的垂吊着。如果今天沒有輪到，反正明天又開始這一套，又由窗戶向外看——是否又從棚屋里把鐵鏈拿出來。這樣繼續了幾個禮拜。而這個人終于經受住了。本打算召集市民大會，跟他們談談，鼓勵鼓勵人們，像我們在每座村子里所做的那樣，但這次却没有做成功。剛把德寇的倉庫都運到斯巴德桑森林里，向那兒送走了三輛載有武器和彈藥的荷車，德寇的坦克縱隊就闖進布其維里城裡來了。

我們不打算在城里進行戰鬥。當坦車走到市場的時候，游擊隊分成各個小組在不同的方向退出布其維里城。傍晚時候，全體都在斯巴德桑森林里集合了。有許多新戰士跟游擊隊員一塊跑到森林里來。

X

X

X

聯合部隊的營地在克列汶河兩岸，在布其維里，柯諾托普，克羅列維茨，格魯赫甫，沙萊根等區的交接點佔據着很大的面積。布其維里部隊佈置在斯巴德桑森林里，柯諾托普部隊在哉姆森林里，格魯赫甫部隊在多甫瑞克森林里，沙萊根在馬里察森林里，克羅列維茨部隊佔據着利特維諾維契村子。每一個部隊都面向着自己的區域，面向着戰士們的故鄉。因此，我們的影響遠播部隊所在地之外。

在六月間，蘇姆河以北的蘇梅州的全部地區就已經在游擊隊的控制之下了。德寇的警備隊僅僅困踞在各區的中心，他們在這些地方是真正正地被封鎖着，並且佔據着防禦圈。各游擊小組自由自在

地在自己區裏移動，我們的宣傳員深入到離部隊所在地數十公里的各村中。所有通過蘇梅北部到前線的通衢大道，德寇的汽車運輸都不能通行了。游擊小組經常由斯巴德桑森林到塞姆河浸水地破壞柯諾托普到瓦羅日巴的鐵路。六月初在這兒前後會有三列軍車相繼出軌了。這條鐵路主線的交通曾經斷絕八天之久。

德寇回到布其維里後，首先就是把自己的努力做到對付斯巴德桑森林，在森林的西北角，在克列汶河的一個支流茲宛河旁邊，在布其維里部隊掩護下，佈署着我們的聯合參謀部。在小橡樹，榆樹和核桃樹之間，相當倉促地搭起來的，上面蓋着綠枝的小屋，把這個森林的角落跟一自由大地一聯系起來的行軍電台，當天氣晴朗時，巴濟馬用來在草地的樹蔭下工作的小桌子，——這就是我們參謀部的外觀，這個參謀部管理着五個部隊的戰鬥事業，實質上是蘇梅州大部分領土的蘇維埃中心。

德寇企圖粉碎游擊隊的參謀部，在坦克和大砲的參加下，採取了接二連三的軍事行動。五月二十八日，八輛坦克，四輛裝甲車和用三十輛汽車載來的步兵闖進了森林。兩輛跟有步兵的坦克竟竄到去年秋天被燒掉的看林人的小屋那兒。損失了三十個陣亡的後，德寇再不敢往前進了。次日他們又深入森林裏，當兩輛坦克被地雷炸毀，並且被游擊隊打死五十餘人後，便回竄了。

六月四日德寇在兩個附有一二·二公釐口徑砲兵連掩護之下開始了新的進攻。這次十輛跟有自動步槍手的坦克從北面，從舊沙爾波甫加方面進入了森林。坦克碰到沼地後，很快就轉回去了，但自動步槍手仍繼續向參謀部的方向深入森林。坦克停在舊沙爾波甫加前面，用砲火支援着自動步槍手。敵人的任務是想把參謀部以及布其維里各戰鬥組跟佈署在列汶河彼岸的其餘各部隊的聯絡切斷。但是在戰鬥決定的時機，德寇駭怕那些部隊打擊他們的後方，於是向布其維里退却了。

在這之後，斯巴德桑森林開始安靜起來。不久，甚至在參謀部旁邊的茲宛河岸上出現了釣魚的人們。第一個開始釣魚的好像是政治委員的兒子拉迪克，在他之後，所有我們年青的戰士們都裝備起釣魚釣了。

這時候在部隊裏已經有很多像拉迪克·魯德涅夫和珂利亞·舒賓這樣的戰鬥少年了。這是一群和醒的小鬼。我們老一輩的布其維里人，對待他們像對待孫子一樣。事實上他們也是稱呼我們祖父。他們都是來自鄰村的同鄉，互相地邀約參加部隊。在部隊裏他們也總是在一堆。他們在我們這兒做偵察員和聯絡員。

能幹的小伙子！他們有時生着法子讓人家過後驚歎不置。有時他們之中誰從偵察回來，——我一看，他像變魔術似的！他的兩隻眼光亮亮的。

我們有兩個名叫遼納的小鬼，兩個人很相像：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一個姓契契特金，另一個姓薩別林。在一天戰鬥的夜裏，我們的勝利品機關槍沒有了子彈了。忽然在機關槍手身旁，像從地下鑽出來的一樣，出現了一個遼納——契契特金。他牽着一匹駝馬的繮繩，說道：

——給你們子彈！

從那兒弄來的？原來是繳獲來的，他趁着夜黑，想法經過德寇的散兵線潛到他們所佔領的村子裏，在垣牆旁邊看見一匹馱着兩個子彈箱的馬，於是牽着繮繩，安閒自在的通過敵人的散兵線牽回自己的防地。

在這一群少年中，拉迪克·魯德涅夫算是個頭領，這是一個非常沉着的，早熟的孩子，他不唯在同輩子中，而且在成年的戰士中也享受着極大的威望。在休息的時候。他最喜愛的事情是下棋。由於

嗜好下棋，他跟偵察員宛尼亞·阿爾黑波夫接近起來。這是一個高高的，駝背的，在部隊裏第一個穿勝利品服裝的戰士，他跟拉迪克一樣嗜棋如命。他在腰帶裏永遠帶着棋盤。在森林裏碰見拉迪克——馬上就是：

——我們下棋吧？

——好的。

把棋盤放在灌木林下，拉迪克躺着，用手支着頭，長久地思索着，阿爾黑波夫在旁邊行走着，背着雙手。停下來很快的走一步棋後，又來回地行走着。兩個人這樣默默地一下就是幾個鐘頭。

在新斯洛包德森林

在斯巴德桑森林自六月四日以來的沉靜並沒有繼續多久。當時德寇司令部正在準備一九四二年大規模的夏季攻勢——向窩爾加河迂迴莫斯科，把它所有的後備軍都投到東方了。我們雖踞在他們的交通要道上，柯諾托普——庫爾斯克的鐵路主線在我們控制之下。這迫使敵人不得不把幾團本來預備增援前線的匈牙利人調出來應付蘇梅北部的游擊隊。

六月十八日匈牙利部隊從布其維里方面和從克羅列維茨方面開始向聯合部隊進攻了。六月二十日開始了殘酷的戰鬥。敵人的兵力有三團之多，並擁有坦克，同時向所有的游擊部隊採取了連續不斷的衝鋒，力圖將他們包圍起來並壓縮到克列汶河岸的沼地。次日，匈牙利人在右岸縱火燒燬那兒我們的友軍正在保衛着的村莊。布其維里部隊和聯合參謀部被壓縮到斯巴德桑森林的西北角。從這兒只有一條退路——越過河，從沼澤中到正在燃燒着的利特維諾維契村去。

決定突圍出去。

六月二十一夜，在兩天沉重的戰鬥後，沿着一條用幾根木柱子，桿子和杈子搭起的狹窄的橋樑上，布其維里游擊隊員們把自己的輜重運送到北岸，把它拖到利特維諾維契，從那兒跟被燃燒着的村莊的保衛者一起向瓦爾高爾村退走，那兒也正在燃燒着。

快到早晨的時候，所有的聯合部隊都突圍到了馬里察森林。本來可以再向北去，向布梁森林去，

到那兒的道路是暢通無阻的，但我們不能離開柯諾托普——庫爾斯克鐵路線，爲這條線上德軍又一系跟着一系列的列車開往前線了。聯合部隊從馬里察森林向東方，向庫爾斯克州邊境，對着鐵路主線的方向出發了，爲了在這條線上繼續做破壞工作。

六月二十三日，游擊聯合部隊又到克列汶河的左岸，向米哈洛夫斯克屯子——瓦羅日巴的鐵路線走去。兄弟部隊佈署在這條路的兩旁森林裏，而布其維里部隊以及聯合參謀部，向南，向瓦羅日巴——庫爾斯克的主線推進了十來公里，六月二十六日佔領了森林中新斯洛包達村旁邊的從前的索甫朗琪耶芙修道院。

這麼一來，游擊聯合部隊佈署在兩條鐵路的三角地帶，離瓦羅日巴交結站不遠，從修道院到這個車站約有二十來公里。

七月一日，我們的爆炸手在瓦羅日巴區以同時炸毀兩座塞姆河上的橋樑來紀念自己活動的開始。剛剛由敵人手中逃脫，我們又招引敵人對我們的注意了，但在既成的環境中，這是不可避免的。

少了艱巨的防禦戰鬥，想把德寇佔領區的交通線置於自己控制之下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把自己的基地佈署在適於防禦陣地的新斯洛包德森林。這個森林在新斯洛包達村和利諾瓦村之間，沿着塞姆河谷的寬廣的泥煤沼澤的高岸上，形成一條七公里長的帶形。當你從新斯洛包達村走進這個森林的時候，在蔥綠的叢藪之間逶迤着的道路，向被峽谷削斷的高山陡然升起而通到矗立森林最高部分的修道院。這裏的泥煤坑夫，從南向東開採泥煤，因此，修道院被沼澤圍成半圓形的高階山上。在天氣晴朗的時候，由這兒可以遠眺數十公里之遠，可以看見塞姆河那邊地平線上的瓦羅日巴城。

在修道院的墳牆旁邊，在草地上生長着兩抱粗的百年橡樹。再遠一點，沿着向利諾瓦的路上，地

形漸漸低下去，森林較爲年幼和稠密，在橡樹之間出現了菩提樹和榆樹，而在利諾瓦附近已經是一律的核桃樹和赤楊密林了。

在戰前，修道院的房屋以及石牆外的大果木園是屬於我們的兒童的。這是一個喧鬧的兒童小城，因此他就被叫着高羅道克（即「小城」——譯者註）。當我們來到此地時，高羅道克是空空的，院子裏生滿了雜草。祇有一個無論如何不願離開自己的故土森林的姓沙姆拉的看林人迎着我們。我們的偵探員早在以前就常常向他打聽各種事情，從他那兒總可以常常得到有益的情報，並且可以安全的在他那兒住上一兩天，他是這兒的完全主人。德寇沒打算過問這座修道院，有一個流言散佈着——也許是看林人放出來的，好像住在密林的洞穴裏的游擊隊常常從地下道鑽進修道院。這兒的確有一條半倒塌的隧道，這條隧道從前大約是把修道院跟密林裏的被僧侶構築的僧舍聯接起來。這裏也有洞穴，大約也是僧侶挖掘的。我們對這些東西當然不感到興趣，雖然也許有游擊隊偵察員在這些古老的，秘密的避難所裏避過惡劣的天氣，對這些東西最感覺興趣的是鄰近村莊的孩子們，修道院的果木園把他們吸引了來。他們把自己當做游擊隊，帶着木刀順着隧道鑽進來，未曾邁出森林一步的沙姆拉從這些孩子的嘴裏知道全區裏所發生的一切。

我們剛到修道院，沙姆拉就加入部隊，爲了保衛自己的故土森林，因爲他知道敵人跟蹤而至，我們準備在這兒作戰。同時又收留了一個「洞穴游擊隊員」入隊，這些「洞穴游擊隊員」都是布其維里戰士的兒子。

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十四歲的，不認識的小孩子在蓬屋裏鑽來鑽去好像是找人，我問道：

——你幹什麼？

——我找爸爸。

——你是誰？

——我是伊凡諾維奇·柴爾納克。

——伊凡諾維奇，你也想加入游擊隊嗎？

他生起氣來。

——我怎麼還要加入？我跟沙姆拉早就在這兒的森林裏打游擊了。

自伊凡諾維奇出現後，部隊裡所有的少年都尊稱名字和父稱了，而且他們自己也這樣尊稱自己。在瓦羅日巴區，塞姆河上炸毀了兩個橋樑後，我們的爆炸隊在戰鬥的掩護下到鐵路的主線去了，而布其維里部隊的主力留在原地不動，吸引住敵兵。七月三日，新斯洛包德森林周圍的村莊都被德寇和匈牙利匪幫佔領了。敵人集結了三團人來對付游擊隊。

敵人的包圍圈箍的這樣緊，夜間經過沼澤派往兄弟部隊去的通訊員，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通過就轉回來了。德國警衛隊佔領了散在沼澤各處的泥煤工人所住的新村裏，把守着一切通路。我們又派出幾對通信員，其中僅有一對在泥水深及喉嚨的沼澤泥濘地段通過。這是在七月六日的夜裏，在跟三面向修道院進攻的敵人作兩天兩夜的戰鬥之後。

指望單憑布其維里部隊自己衝出包圍圈是不可能的，我們希望兄弟部隊的幫助。但是敵人估計到了這一點，佈置了強大的狙擊部隊對付他們。我們看見許多小型坦克在遠遠的高地上，在新斯洛包達村以北和沼澤以外巡邏着。這些不參加進攻的小型坦克特別使我們不安。

七月六日早晨，敵人在砲火掩護之下突進了森林裏，沿着中央的道路從利諾瓦方面迅速地向修道

院推進。同時敵人在掃蕩森林邊緣。在利諾瓦村對面佔領防禦陣地的卡爾平柯小組立刻落在敵人的後方。遠離參謀部的聖誕老人小組也被切斷了。把這些隱藏在小樹林和灌木林裏的各部隊包圍了後，匈牙利人沿着中央道路向坐落修道院山坡上的參謀部蓬屋推近了。他們離參謀部的蓬屋僅隔一道不大的森林凹地。

掩護參謀部的是兩個戰鬥小組和一個衛戍隊——以巴濟馬爲首的幾十個戰士。他們就在蓬屋旁邊挖成塹壕。那兒有一座年幼的橡樹林，它是稀疏透亮的，而每棵樹都能被打穿。在這樹林後面放着漸漸向修道院的圍牆擠過去的轎重。在圍牆外面的許多百年橡樹底下安置着傷員。敵人企圖把我們壓縮到這座高臨沼澤上面的山上，並且用砲火消滅我們。從新斯洛包達村和從泥煤工人住宅區方面，德寇的大砲不斷地向着修道院打來。被砲彈打碎的鐵鐘震得撒落下來。整個院子堆滿了瓦片。

在修道院的削壁下面，在通過沼澤邊緣的道路上，開始了白刃戰。佔據這兒防禦線的游擊小組在反攻，爲了打退那企圖在下面迂迴我們中央的抵抗，打擊側翼和向修道院圍牆突破的匈牙利部隊。在這次白刃戰中，新斯洛包德森林的主人——看林人薩穆拉英勇地犧牲了。

情況非常嚴重，轎重不得不到垣圍以外，雖然那兒敵人的大砲也在粉碎着一切。傷員不斷地爬着轉移地方，尋找着那即使不能躲避砲彈，那怕能够躲避四下亂飛的瓦片的某一角落。凡是能够手執武器的人們都站在圍牆缺口的地方。事實上，除了打到最後一個人外，再沒有第二條出路。指望兄弟部隊能來解圍是不可能了。

一整天，在被山谷切斷的各個森林裏都發生着獨立的，彼此互相孤立着的白刃戰。有的地方打完了子彈的戰士則從德寇和匈匪手中奪取武器，繼續廝殺。

入晚，在森林各個地段廝殺的游擊隊漸漸突破到修道院來了。最後突圍出來的是聖誕老人及其小組。整個部隊都集中到修道院山上。人們累得筋疲力盡。三天沒得吃，沒得喝，沒得休息。我們本來還可以支持下去，但是子彈已經不剩什麼了。這常常對於我們是最可怕的。

如果在今天夜裏兄弟部隊不能幫助我們突出包圍圈的話，那末我們將怎樣辦呢？我知道在每個人的腦子裏都有這個問題，但誰也沒有說出聲來。在困難的情況下，人們暗自這樣盤算着：既然我是艱難的，那就是說所有的人都是艱難的，還有什麼話好說呢？當被包圍的我們在新斯洛包德森林戰鬥的那些日子，在前線上敵人正向頓河和窩爾加河猛進中。如果在這種時候我們從前線上吸引幾團敵人，只要想到這一點，我們游擊隊員就心滿意足了，就不會憂慮自己的運命了。如果你在處在跟我們同樣的境遇之下戰鬥，而且知道在前線上正在發生着決定性的事件的話，你就會特別感覺到你的運命是跟蘇維埃人民的運命合而為一的。

晚上，我們在修道院山上集合的時候，忽然聽見沼澤過去的地方，在敵後的一處泥煤工人住宅區方面的大砲機關槍聲音，而且，在我們沒有了解這是兄弟部隊來幫助我們之前，從射擊聲爆發的地方傳來了歌聲。射擊聲聽得很清楚，而歌聲則微微可聞，彷彿是在近處射擊，而在極遠極遠的地方唱歌似的。在這歌聲中有某種東西使我立刻想起內戰的年月，想起察里津，卡赫甫加，彼列考普。後來我才摸住是「國際歌」的親熱旋律，不由得附和起歌唱者：「這是最後的鬥爭」。常常是這樣：你遭遇到着某件事情，然而你就好像覺得許多年前你曾經遭遇過這樣的事一般。我當時就有這種感覺。彷彿是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我是一個剛加入布爾雪維克黨的紅軍士兵。

當時所發生的事情像是神話一般。在黑暗中，我們的友軍柯諾托普部隊突然唱着「國際歌」衝鋒

了，打跑了敵人的小型坦克隊，佔領了修道院對面的住宅區。新斯洛包德森林的包圍圈打出了個缺口，我們在夜幕之下，從缺口裏溜走了。黎明時候我們已經離開修道院很遠了，已經到了沼澤那邊的道路上了。從窪地裏很清楚地可以看見在朝霞照耀之下的新斯洛包德森林的高地上，有一部分敵人正在展開散兵線，準備向森林進攻。我們在完全公開的道路上拉開的縱隊，也是在敵人面前赤裸裸地暴露的。但匈牙利匪徒的視線是向森林釘視着，沒有一個人向沼澤的旁邊看一眼。所以我們沒有被發現的通過去了。

X

X

X

彈藥的缺乏使我們不能繼續在這氾濫着敵人正規部隊的地區裏鬥爭。決定轉回舊古達村。其間，我們的爆炸隊完成自己的任務：在我們把佔領軍吸引着的當兒，他們在瓦羅日巴又炸翻了兩列軍車。我們在布魯斯基村外的喀桑森林裏等待爆炸隊的歸來，這地方離新斯洛包達村十五公里，在庫爾斯克州的邊境上。在這兒我們得知了德寇和匈匪在新斯洛包達村及其周圍的村莊所做的可怕的暴行。他們發現了游擊隊消失了，無論在修道院或者森林裏都沒有了一個人後，回到村子裏，開始消滅和平居民作爲報復。希特勒士兵像瘋子一般在各院裏，各屋裏跑着，用自動步槍左右開弓地射擊着，向窗戶裏，地窖裏，棚堆裏擲手榴彈，用佩劍刺殺小孩。大約半個鐘頭的工夫就殺死了七百多老頭，婦女，兒童。然後把所有的死者，連懷抱的小孩也算在內，都當作被打死的游擊隊而造成名冊。德寇和匈匪把這名單帶回去以證明珂夫巴克部隊被消滅了。這些下賤的膽小鬼就是這樣跟游擊隊鬥爭的。

偵察員回來報導，在新斯洛包達村剩下許多重傷者，他們從屋子屍堆裏爬出來躲到園子裏，凹穴裏，山谷裏。爲了幫助他們，我們的醫務人員在自動步槍小隊的掩護下被派到新斯洛包達村去。比希

特勒匪徒更下賤兇狠的東西，世界上再不會有了，我們的看護姑娘本來是知道這個的，但她們在血流成渠的新斯洛包達村中所看見的景象，可真把她們驚得目瞪口呆了。我們竭力保護姑娘們，不許她們去做非常危險的任務，但在她們到過新斯洛包達之後，可就約束不住她們了。我們有一個卓絕的看護士加麗娜·包利嫻珂，她於一九四一年秋天，游擊隊剛到斯巴德桑森林裏的時候，就加入布其維里部隊了。在新斯洛包達村之後，如果人們不帶她去作戰，這個高大的，精力充沛的，剛毅的姑娘就放聲大哭起來，和平的蘇維埃人們就是這樣變為嚴峻的人民復仇者的。

舊古達村——莫斯科

聯合部隊從布其維里區經過舊途程回到布梁森林，沿途趕跑小隊的敵人。碰見附有火炮的强大狙擊部隊，我們就繞着走，然後又回到從前的途程上。七月二十四日各部隊進入布梁森林的南區，舊古達村以西。我們的首都被匈牙利第四十七團第三營佔領着。我們不給人懷疑我們的回來，在森林裏在跟匈牙利人鄰近的地方休息了幾天。七月二十八日夜舊古達村敵人的警備隊被澈底乾淨粉碎了。這次游擊隊消滅了二百多個士兵和軍官。

當我們進入舊古達村的時候，它是一座空空的荒村。當你擊進熟識的房屋裏，一個人影都找不到，周圍也沒有任何農民居住的跡象，只見一些匈牙利人營舍的痕跡。菜園裏是一片荒涼，都是一些牛蒡野花的叢藪；在馬鈴薯地裏雜草是那末深，連馬鈴薯棵都看不見了。一切都毀壞了，有些地方只有向日葵從雜草裏鑽出來。是收穫的季節。田地裏的食糧都熟過火了。

人民呢，躲到哪兒去了？

因為躲避希特勒匪徒，幾乎全村的人都帶着牲口逃到森林裏去了。人民搭成木頭房子，吃野生的漿果和牛奶，等待着「珂夫巴克的人」——布梁森林裏都這樣稱呼我們，不叫「珂夫巴克」，而叫「珂夫巴克同志」，由此便生出「珂夫巴克的人」。

關於「珂夫巴克的人」已經回來，並且從舊古達村趕跑了法西斯的消息，立刻傳遍了森林。在游

擊隊的蓬屋附近，忽然從矮林裏跑出來的狗在吠着，在狗後面便出現了人們——老的和幼的，背着盛着傢俱的包袱和口袋。

圍繞着森林的大村莊又從新開始生活起來。游擊隊員在這方面幫助了自己的老朋友——整夏躲避着德寇的老朋友。我們的電訊員趕忙在村子裏安上無線電擴音機，復活的舊古達村又能聽見莫斯科了。

在敵人後方能夠聽見莫斯科的聲音，這對蘇維埃人們該是多末大的歡樂啊！一個女演員在唱一支什麼歌，而人們在這兒聽着和哭着。

我記得一個女人。她攙着一個小女孩子站在擴音機前面，一面聽着莫斯科的廣播，一面用手揩着淚。女孩子還很小，一點事兒都不懂，但也用小小的拳頭揩着眼淚。

許多集體農民帶着病從森林裏回來，最多的是患壞血病。哪兒能得到醫藥的施捨呢？只有在游擊隊裏。於是人們開始到我們醫務處裏來，像到集體農場的診療所裏去一樣。先是舊古達村的人來求醫，後來遠路的人也來求醫。用荷車運來重病的患者，在森林裏尋找游擊隊的醫生。在醫務處的蓬屋裏常常聚集着人們，婦女和兒童都排着隊等候輪班。我們的醫務人員對誰都不拒絕幫助。我們的醫生馬耶美卡雅，在緊急的情形下，就在蓬屋旁邊實行手術。需要許多醫藥，而我們連游擊隊自己够用的都不够。我們把這件事情用無線電通知「自由大地」。我們想一定會用降落傘投擲下來的，而我們接到答覆：將要派來一架飛機。

由莫斯科來的飛機！

果然，幾天之後在我們的營房旁邊的空地上落一架專門到我們這兒而來的飛機。誰沒有見過飛

機，但有好幾天在古達村光是談論這第一架由「自由大地」給我們送醫藥的飛機。到醫務處看病的人更多起來了。每個人，哪怕他是健康的，都想得到一包莫斯科的治療藥粉。莫斯科，親愛的莫斯科！

我們聯合部隊——布其維里，格魯赫甫，沙萊根，克羅列維茨，柯諾托普等部隊——的蓬屋營房在舊古達周圍佔了許多公里的森林邊緣。五月間由舊古達村向蘇梅州挺進的時候約有七百五十人，而在八月間，當我們回到布梁森林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一千三百多戰士了。

布其維里的週年紀念來臨了。我們可以很驕傲的看看被我們所走過的艱巨的，充滿了困苦的路子。如果你把這條在蘇梅州打成旋渦的我們的戰鬥途程之線伸直的話，它已經不止一千公里之長了。在法西斯敵後的一年鬥爭中，部隊進行了二十次防禦戰和進攻戰，消滅了四千左右法西斯匪徒。

然而時機却是這樣的，當你回顧既往的時候，你却思索着未來，思索着電訊員夜間從「自由大地」將要收到什麼情報。德寇在瓦羅涅日，在庫班，向斯大林格勒進攻。不管你願意與否，使你想着的不是蘇梅州地圖。而是另一張繪着伏爾加，高加索的地圖。當整個「自由大地」都處在危險的時候，我們這個有着首都舊古達的孤島有什麼意義呢！不錯，在布梁森林裏有許多游擊隊的孤島，它們彼此互相銜接着，但當指揮員們集會的時候——你一瞧，他們從行軍裝裏掏出來的也不是自己地區的地圖，而是蘇聯歐洲部分全圖：學校用的，鐵路用的，行政的，每個人都有一張他所能找到的。那末你拿一張這樣的地圖，並且量一量從德斯納河到伏爾加河的距離吧。

在這些兵馬慌亂的日子中之一日——八月中旬——我接到了到莫斯科出席游擊隊指揮員會議的

邀請。

當我坐上荷車，準備到奧爾洛夫州游擊部隊的機場，從那兒乘飛機到莫斯科，送行的同志們圍繞着荷車的時候，當時我的心情是怎樣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大家不知爲什麼都堅決地相信我到莫斯科一定會看見斯大林同志，因此，所有的人都託我向領袖捎帶熱烈的游擊隊敬禮，而且不是替所有的人捎帶一個共同的敬禮——大家都叮嚀着：西道爾·阿爾杰莫維支，這一點您可別忘了，——而是替我們每個部隊個別的致敬。偵察員，爆炸手，迫擊砲手，砲兵，婦女醫務人員，幼年通信員，也都要求替他們捎帶一個個別的致敬。我的衣袋裏填滿了捎到莫斯科的信件。我應許完成一切請求和託付，替每一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而同時自己仍然不相信能坐飛機去莫斯科，能走莫斯科的大馬路，就像現在在森林裏行走一樣，能够那怕遠遠地看見克里姆宮。我怎樣也想像不出我將會在莫斯科的人行道上行走，那兒的人們對我吆喝着：我根本未曾看見過的美特羅地下道的新車站，——我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就未曾到過莫斯科了。

經過密林中的道路到機場去的途中，——從我出發地點到機場約有一百公里，我心中總是縈繞着一個念頭，如果爲了某種原因沒能成行，如果莫斯科沒有去成又得轉回來，那該是多末惱人的事情啊。但當我一看見停在森林裏機場上的巨大「杜格拉斯」飛機和它旁邊聚集的乘客的時候，我立刻覺得莫斯科已經不是那末遙遠了。所有的乘客都像我一樣，接到了邀請到莫斯科去的電報，有的在森林裏接到的，有的在土窖裏或者蓬屋裏接到的。大多數都是遠路騎馬來的。至於將要在敵人佔領區上空飛過，橫渡前線這件事，就彷彿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似的。既然有這末多的人接到電報，而且有一「杜格拉斯」飛來了，那就是說事情是靠得住的。我們一定到得了莫斯科了。

舒舒服服地坐上軟椅子，我感覺自己好像通常出差公幹一樣。

「杜格拉斯」還沒有爬到高空，我們便談起事務來了，談論到莫斯科後首先應當做什麼，應當決定什麼問題，什麼是有希望得到的，什麼是沒有希望得到的。譬如，如果談到武器問題應當請求什麼？照顧到前線艱巨的情況和斯大林格勒——那兒顯然在開始決定性的戰鬥——什麼是不應當開口的。

當然我們還不能夠想像到在斯大林格勒正在發生什麼事，但召我們到莫斯科開會，以及在這種時機，我們坐「杜格拉斯」由敵後方飛到親愛的莫斯科，僅只這一事實便使人相信「自由大地」形勢之穩如泰山，甚至忘却了我們會經被暴風雨捲到沒有人煙的孤島上的水手似的在斯巴德桑森林中呆着的時候。同莫斯科失去聯系恐怕是我們在敵後方所嘗受的一切之中最爲沉重的了。可怕的不是敵人，而是意識到莫斯科落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當我們說起「莫斯科」或者「自由大地」的時候，在這些字眼中有着把我們散在敵後森林各處的我們結成一個整體的一切，有着給我們力量的一切。

我們游擊隊在跟敵人不平衡的戰鬥中所獲得的成功非常鼓舞着我們，但跟莫斯科迅速建立聯系在提高我們的士氣中更有極大的意義。在斯巴德桑森林裏的時候，已經有一個思想在鼓舞着我們，這個思想就是關於我們的存在，關於我們的鬥爭，莫斯科是知悉的，在那兒，也許在克里姆宮裏面，也許斯大林本人親手，在地圖上用紅鉛筆把我們的防地做一個記號。這是把我們跟莫斯科從新聯系起來的第一條線。

在黑遼爾森林我們開始收到蘇維埃情報局的情報。一開始的時候，就像我已經講過的，是從別人手中得到這些情報的，由森林裏某個地方把用鉛筆抄寫的一塊塊的紙拿回來。有時在這些記錄裏面不是全部能看明白，但被秘密的電信員從莫斯科所收到的幾句話對於我們是多末珍貴啊！從這些我們第

一次在森林中所收到的蘇維埃情報局的情報中，我們知道了德寇在莫斯科外圍被粉碎，現在回憶起黑涅爾森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好像當時再沒有比抄寫情報，把它們儘量地快和儘量地多傳到居民中這件事更爲重要了。跟莫斯科聯系的線更伸長到人民之中，它愈來愈變得鞏固了。

後來我們自己聽到了莫斯科廣播員的聲音，莫斯科的聲音，斯大林同志的命令，他對我們游擊隊講話。後來從莫斯科飛來了飛機，投給我們無線電台和電信員，跟「自由大地」的聯系正常化起來。需要醫藥，我們向莫斯科要，它便派一架飛機把醫藥送來。現在我本人終於向莫斯科飛去了。一切都又上了軌道了，堅實可靠地上了軌道了。

我們在夜晚在三千公尺的高空飛過前線。地面上向我們射擊，可以看見火花的爆發，探照燈的光線在掃射，但僅有一個使人感覺其威力的高射砲彈爆發，在我們乘客之間才引起了相當的活躍。機師們爲了向德寇們報復，在他們的頭直上撒了一箱子小炸彈。我們開始爭論起砲彈在「杜格拉斯」尾後多遠爆發——二十公尺，五十公尺，還是一百公尺，——然後話題又轉到事務方面。其間關於食鹽談論得最多——所有的部隊都爲缺少食鹽所苦，——談論從莫斯科可能得到食鹽，談論對於壞血病患者

的集體農民的幫助。

在我們下面已經是蘇維埃的土地——布梁前線的後方，而被德寇臨時佔領的後面的土地也是蘇維埃土地，我們就作爲這些土地的代表而飛到莫斯科。

大約，不僅我們一架飛機冒着德寇的高射砲火從德寇佔領區飛到莫斯科。也許從別洛露西亞，從普列西耶和德斯摩梭斯克，從諾甫高羅德，普斯柯夫，舊露西等城附近起飛。縱令你把蘇維埃土地切成千萬塊，而莫斯科却像磁石似的把它們吸引過來，合成一個不可分的整體。

在克里姆宮

當我們說「莫斯科」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指斯大林。我們坐在「杜格拉斯」飛機裏，誰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跟斯大林會見，但這個會見的可能性的預感，一路都沒有離開我們——不論在飛機上，後來在布梁前線司令部送我們的汽車上（這輛汽車直接把我們送到「莫斯科」大飯店，在這兒我們佔據了幾個房間）。

到達之後——這是八月三十一日，立刻便有電話通知我們哪兒都不要去，斯大林同志將在克里姆宮接見我們。雖然這對於我們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早在飛機上我已經料到了，但在去克里姆宮的路上我只想一件事：馬上我就要進入斯大林的辦公室，看見他，他將要跟我談話。是多末幸福啊！

在沒有到斯大林的辦公室之前，我們穿過了幾個辦公室。我想：「我馬上就要見到他。」我在肖像中所看到的斯大林的容貌，無時無刻不是歷歷在目。當他的辦公室的門打開的時候，我所看見的斯大林跟我所想像的一樣。簡直我好像已經見過他許多次，好像我會認識他似的——斯大林站在屋子中間，穿着在肖像中所穿的衣服是在不斷地無形地把我推到一些什麼結論，當我明白了這個的時候，不禁使我驚訝：這是多末簡單，多末明瞭！

在我回答了幾個問題之後，斯大林同志問爲什麼我們的部隊成爲挺進的部隊。我講述機動作戰有利的方面，這些有利的方面是被我們在蘇梅州鬥爭經驗所證實了的。

斯大林聽我說完了以後，提出了一個出乎意外的問題：如果這一切都是對的，如果挺進被證實是正確的，那末我們能否向德聶波爾右岸挺進呢？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立刻答不出來。

——您想一想看，——斯大林說。

關於向烏克蘭右岸地區走出，我們從來沒有提過，甚至連幻想都不敢。斯大林同志叫我們的部隊為挺進部隊。這完全是正確的，我們戰術的全部實質即在於此——斯大林用一個準確的字眼給它下了一個定義。但是我們是由一個區到另一個區挺進，而這兒却要經過幾個州，要強渡德斯納河，德聶波爾河。規模完全不同了。「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又想道。——難道我們從黑涅里森林，從舊古達村走出時所採取的戰鬥，就其規模來說，不是超過了我們從斯巴德桑森林走出時所曾經做過的一切嗎？難道夏季向布其維里的挺進不是把從赫伏舍甫加出發的冬季挺進遠遠地撤到後面嗎？我們作戰的規模不斷地在擴大着。起先我們沒有走出區的界限，後來已經在蘇梅州的整個北部挺進了。這樣看來，斯大林同志的建議並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他不過從我們的經驗中做出我們自己不能做出的結論而已，他指點我們向那現在顯然最爲需要的地方去。的確，爲什麼我們一定老待在蘇梅州，在自己的老窩附近繞圈子？要知道我們機動戰術的全部優越性就在於我們經常把主動握在自己手裏，常常能够在最疼痛，最薄弱的地方打擊敵人。」這些思想啓發了我決定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問題。

這工夫，斯大林正跟別人進行談話，向我掃了一眼，大約從我的樣子立刻便知道了我已經能够回答，知道了我在等着他來問我。當他突然轉向我說話的時候，使我吃了一驚，彷彿他總是在注視着我，計算着我的思路似的。

——我現在聽您講，珂夫巴克同志。

——我想，斯大林同志，——我說，——我們能夠走出德聶波爾河右岸。

——爲了達到這目的，您需要什麼呢？——斯大林問道。

我回答我們最需要的是大砲，自動步槍，反坦克槍。

——一切都有，——斯大林說，並且命令我立即造一份準備挺進德聶波爾河右岸所需用的東西的申請書。

我把申請書寫好了，把我所請求的一切所需要的空運次數結算一下，不禁令人吃驚——數目字我覺得太大了。「難道在這時光能夠請求這末多嗎！」我這樣想，於是又把申請書改寫一次，大大地減縮了它。雖然如此，當我把申請書遞給斯大林同志時，我還是怕他說：「您太大方了，珂夫巴克同志！」事實上完全相反。看了看我遞上的申請書，斯大林問道：

——難道這個能保證你們够用嗎？

當我說了我不願要求得太多的時候，斯大林把申請書交還我，命令從新編造一份。

——我們可以給您所需要的一切，——他說。

在改寫申請書的時候，我想到，戰士們能得到靴子是再好沒有了，但又覺得這未免太過份了，於是代替靴子，我請求了皮鞋。斯大林讀了新的申請書以後，立刻把皮鞋塗掉了。這不是，我還要求皮鞋呢！但當我沒有來得及咒罵自己的時候，斯大林的手便在塗掉的字下面填上「皮鞋」的字樣。

斯大林同志跟我們談起話來，就好像他的時間多得很多：他不使我們慌忙，讓我們心平氣和地集中思想，一切都當着我們的面決定，一分鐘都不遲延。

臨別時，斯大林同志對我們叮嚀道：

——同志們，主要的是更牢固地跟人民保持着聯系，——他微笑了一下，張開一隻手，指着我們所有在座的人說：——暫時你們就是我們的第二戰場。

坐着「杜格拉斯」經過前線飛回布梁森林的時候，我已經堅決地相信，在戰爭的過程中根本轉變的日子已近了。跟斯大林同志的談話和在莫斯科起飛前我所讀到的走出挺進的命令，在這方面都沒有——一點懷疑的餘地了。

我們預定向日托米爾州和基輔州的各區走出。命令中寫着，坐落在烏克蘭右岸的這些區域，鐵路線和公路線蛛網交織，渡口衆多，在目前是最重要的戰略路線。我們的任務乃在於在這些把有生力量 and 機械從德國運往那正在發生着決定性戰鬥的伏爾加河和高加索山麓地帶的路線上進行破壞工作。同時我們還有偵察德寇在德聶波爾右岸所構築的工事的任務，而且，裏面還指示着，這個正被敵人控制着的河岸，無疑將成爲殘酷戰鬥的戰場。

命令是完全秘密的。回到舊古達村自己的營地，我僅能把命令的內容傳達給魯德涅夫。我跟塞明·華西利耶維支倆個人關在一輛繳獲來的匈牙利衛生車裏面，它停在隊部的蓬屋的旁邊，專爲給人躲在裏面安心工作用的。

——看見嗎，——我用手指敲着伏爾加河和頓河之間區域的地圖，說道，——這就是我們所要看的。而這裏就是斯大林指給我們的方向，——我用手指劃着烏克蘭右岸各區。

大約我當時的眼睛是這樣發亮，以至塞明·華西利耶維支不待言就已經明白了。他沉默地看了看我。

——明白嗎？——我問。

——你彷彿要說，——塞明·華西利耶維支回答，——我們將向德聶波爾右岸去？

——是的，暫時到那兒去的只有我們。

我說這話，使塞明·華西利耶維支頓時就明瞭「暫時」的意思。一般說來，我們用不着很多的話彼此就明瞭了。

在這場可紀念的談話之間，塞明·華西利耶維支突然問我：

——你看見地圖嗎？

用不着問他對什麼地圖發生興趣。這幅地圖總是在我們心裏想着的。我們倒有多少次想像着斯大林怎樣在這幅地圖上劃我們的戰鬥途程！然而我却沒有留意它，在斯大林那兒時沒有注意他的地圖，甚至說不出在他的辦公室裏是否有地圖。在斯大林辦公室裏，我什麼都不記得了，除了電話，就連這也許因為他常常去接電話的原故才記得的。

當時我跟魯德涅夫倆個在衛生車裏坐了幾個鐘頭，沒有一個人來打斷我們的談話，雖然在隊部周圍來來往往走着許多渴望儘快問我斯大林的同志們。我們的人們是戰鬥的，然而却是謙遜的。

第二天在各部隊召開的大會上，指揮員宣佈，我們將執行斯大林親自指示的任務。戰士們對於這報以歡呼「嗚啦」，然而沒有一個人向指揮員發問：什麼任務，我們到那兒去，彷彿這對誰都不感到興趣似的。只要照着斯大林的指示走去就已經够了。

去遙遠的途程，做光榮的事業

我懷着這樣的情感從莫斯科飛回來，好像我們過去一切的鬥爭，它的全部經驗，忽然得到某種新的、大的、未曾被我們預見的意義。同時我覺得，直至現在我們所做的一切，這只不過是給我們將來所要做的打下一個基礎。

的確，經驗本身向我們表明了，它是向着什麼推動，它是在教導什麼？

我們感覺最困難的是被迫作防禦戰鬥。祇有在這些戰鬥中，敵人才能利用它在數量和技術上的優越性。當我們享有自由的機動戰術的時候，我們便可以達到極大的成功。我們從斯巴德桑森林走出時的指望和計劃就是放在迅速行軍，秘密接近，突然進攻。在運動的時候，在機動的時候，在任何時候都能改變路線的時候，在敵人看來，我們是神出鬼沒的：沒有來得及集中力量打擊我們的時候，它已經找不到我們的蹤迹了。甚至當它用優越的力量把我們圍上的時候，由於自己的靈活性，我們總能突出重圍。

機動的行動，給予我們壓倒敵人的無限戰術上的優越性。當我們從幾個直至現在我們還在繞圈子的區的交界處的有限空間走出來的時候，當我們向烏克蘭的廣大地區奔脫的時候，這種優越性將要增長到多少倍啊！

我們愈是研究地圖，研究將來挺進的路線，我們愈是明瞭本身經驗的意義。

斯大林的命令，斯大林的指示，就彷彿一下子把過去和未來都給我們照亮了。

斯大林同志說：「主要的，跟人民聯系得更牢固些。」的確，我們的成就首先應歸功於什麼呢？難道祇歸功於戰術？難道我們的戰術真有這末大的成功，如果我們不依靠全民支持的話？

我們的鬥爭是全民鬥爭的一部分。我們的力量便在於這裏，這就規定了我們的戰術。如果不是各村莊的人民像迎接親兒子一樣迎接我們的話，如果在我們行軍休息的每個集體農場中我們不是發現數十個助手的話，難道我們能够走出斯巴德桑森林和自由自在地在蘇梅北部機動作戰嗎？而且，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只要從村子經過一趟，就足以使該村的人們更加自信，使他們對德寇的反抗更加積極，更加勇敢。當我們在駐留的時候所成立的不大的游擊組，趕到我們回來時，它已經成長為巨大的部隊了。如果我們在某個村莊通過兩三次，這個村莊便自稱為游擊村，從此再沒有俄奸敢於在那兒出現了。在人民看來，我們是蘇維埃人民的代表，是紅軍的代表。現在我們將要經過烏克蘭的幾個州，幾百個村莊，深入敵後方，在德寇已經統治一年多的地區裏燃起人民鬥爭的火焰。我們作為蘇維埃政權的使者，作為斯大林的使者，作為即將解放的報信者到那兒去了。怎能令人想不到我們的部隊在右岸的出現，對那兒居民會發生怎樣的印象啊！德寇叫囂着在伏爾加河上已經把紅軍粉碎了，已經向高加索前進了，而我們突然在德聶波爾，在普利頓啓出現！而且武裝得像正規軍一樣的出現了。

我自莫斯科回來後，立刻就在舊古達村附近準備好一個運輸機的降落場，不久在我們游擊隊機場上就開始卸卸那些經過前線空運給我們的武器和彈藥。

游擊隊員從飛機上起卸大砲，反坦克槍，自動步槍，砲彈，子彈，醫藥，服裝，他們叫這些為「斯大林郵包」。在這些郵包裏，有幾包文學書，宣傳品。對於完成我們的任務，這個武器比大砲並

不見得更少必要。

在討論準備挺進的黨和青年團的大會上，除了講到怎樣掌握祖國的武器外，還講到我們要去的那個地方，人民已經一年多未曾聽到蘇維埃聲音了，我們的戰士不僅是一個戰士，同時還是一個鼓動員，是一個宣傳員。

X

不打仗要想走出布梁森林是不可能的。去年我們打開的烏克蘭的門戶，現在又關上了，而且這一次關得更其牢固了。敵人現在在這兒佔領着整個體系的據點，永久火力據點及其它築城工事的堅強防禦線。所有接近居民點的地方都在砲兵射程之內，並且敷設地雷，所有的土木據點都有着火力的聯系。

X

X

十月四日夜，聯合部隊全體成員進行消滅德寇在高魯包夫嘉村，大樺樹村和魯珂申克夫屯的據點的戰鬥。這次作戰的任務在於搖動敵人封鎖布梁森林的防禦線。同時這是游擊隊在未走出挺進之前戰鬥技術的檢閱。

一開始我們就得進攻敵人堅強的防禦線，克服障礙物，強襲永久火力據點。敵人殘酷的反抗着，並且轉進反攻。然而我們仍然把他從高魯包夫加打出去。在這次戰役中消滅了幾乎三十個土木據點和五百個官兵，這兒敵人的營部被粉碎了。

夜間在高魯包夫加村的戰鬥，我們的砲兵已經據有可觀的物質部分了。從「自由的大地」用飛機送給我們兩尊七六公糧口徑的大砲；此外部隊還配備着從敵人繳獲來的十一尊四·五公糧口徑的大砲。這樣一來，早在斯巴德桑森林裏的時候所提出來的任務，當時連一尊大砲都沒有，隊部就頒佈了

成立砲兵連的命令可以說已經完成了，我們的砲兵對於空運給我們的新大砲更覺得自豪，他們稱它爲「斯大林大砲」。我們得到這些大砲後，便以最可靠的人們把砲兵連的成員鞏固起來。聖誕老人被任命做砲兵連的政治委員。我們對他說：

——阿列克塞·伊里奇，以後彈藥補充很困難，應當照直瞄準射擊，夜間把大砲拖到敵人眼皮下，給他迎頭痛擊，也許這在別人看來是不可能的，但你是個布爾什維克，應當保證這件事。

阿列克塞·伊里奇從來沒有做過砲兵，他想起內戰時期，開玩笑地說：

——喂，弟兄們，向左半草鞋底，向左半草鞋底，大約摸着開火吧！

在高魯包夫加村戰役中，開始的時候我親自指揮砲兵連，做個樣子給砲兵們看，讓他們知道以後應當怎樣做。他們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後來聖誕老人把自己的大砲向德寇的土木據點拖得是那麼近，連一個砲彈都沒有落空。

這次戰役表現出聯合游擊部隊已經可以像正規部隊一樣的動作了。在這之後各部隊便改爲營，各小組改爲連。斯大林挺進的準備工作，是以各營試行走而完成，檢驗遠征準備工作委員會委員，對每件可能發生困難，或者妨礙縱隊移動的偽裝的小事體都吹毛求疵。譬如：車輪走起路來太響，便把它們多搞些油，輪圈稍微嫌小，便把它打緊。爲了多帶彈藥起見，便把那些在路上不妨缺少的東西都取下來。戰士們再沒有比彈藥更爲珍貴的了；他們準備把一切都從口袋裏拋掉，只要能帶更多的子彈。這一次我們的戰士特別難過：臨別時舊古達村民從他們手裏得到許許多多貴重物件的紀念品——游擊隊員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送人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所有的重傷員和婦孺，魯德涅夫的家眷也在其中，乘着那些給我們送武器的

飛機到莫斯科去了，游擊聯合部隊便出發遠征。用通常軍隊行軍序列行走着：偵察，先頭衛隊，先鋒，主力，輜重，後衛，左右兩翼。

跟我們平行從布梁森林向德涅波爾河右岸挺進的是沙布洛夫的游擊聯合部隊，他是同我一塊飛到莫斯科，並且也是接到斯大林指示的。

封鎖布梁森林的敵人工事線，也像上次向蘇梅挺進一樣，不戰而被克服了。在夜幕下，拉長數公里的縱隊，悄然無聲的從敵人的據點旁邊過去了，快到早晨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雅木波里附近的森林中了。

德斯納——德聶泊爾——普利帕奇

白天在森林裏休息煮飯，夜間秘密行軍一氣走三十公里，四十公里，甚至五十公里，沿途炸毀橋樑，鐵路水塔，消滅敵人的倉庫。

十月二十八日雅木坡里車站被我們消滅後，德寇把雅木坡里和邵什得兩地所有的警備隊集中起來，企圖攻擊在森林中黑橡林村附近休息的游擊聯合部隊。敵人被我們的哨所打退了。

游擊縱隊如入無人之境的繼續向西移動，已經進入了契爾尼奇夫州，在蘇梅州我們到處都像在家中的一樣，每一個村莊都能找到助手，而這裏將會怎樣迎接我們呢？要想走到德斯納河上的橋必須通過珂羅普城。在珂羅普里住着大隊的德寇警備隊。於是決定問問當地居民能不能不從城裏通過，第一個被我們詢問的女人，就自告奮勇地領我們走迂迴的道路。

——砲兵能通過嗎？

——連坦克都通過過，——她說道，——跟我走吧。

她領我們差不多沿着市郊向橋到橋頭走去。附近的德寇隱隱約約的能够發現在黑暗中移動着的縱隊。德寇向我們開起火來，而這個勇敢的女人安安靜靜地在縱隊前面走着，彷彿到市場上買東西似的。我問她姓名，她說我沒有必要知道她的姓名，我再三的問，我說她應接受感謝，但這個女人無論如何不願意說出自己的姓名。

——我不問您姓什麼，您也不要問我。將來也許我們會見面的，那時我們再互相認識和感謝吧，——當我們在橋頭同她告別時她笑着說，這時游擊隊各營已經達到對岸。

我心中發生了這種印象，這個普通的烏克蘭集體農婦，一定受過很好的秘密工作訓練，這是一個真正的地下工作者。當我們從烏克蘭德寇佔領區走過時，倒發現了多少這樣無名的助手啊！

十月三日至四日我們縱隊橫過邵爾斯區，這就是著名內戰英雄尼古拉·邵爾斯的故鄉，現在契爾尼奇夫州許多游擊隊都用這個威名遠揚的名字命名。當時在人民中還很少有人知道蘇聯二次英雄費達羅夫的名字，他是契爾尼奇夫州黨委書記，留在州裏做地下工作，像當時的邵爾斯一樣，把數千個游擊隊員組織起來。像蘇聯英雄斯巴納斯基，坡布特林珂，波伏空，克里維奇，這些邵爾斯光榮承繼的姓名還很少人知道。當地的農民把所有的游擊隊都叫做邵爾斯隊員，而在附近行動的游擊隊指揮員，僅知道他們的外號。

游擊隊聯合部隊沒有經過戰鬥就通過了契爾尼奇夫州，這兒也像蘇梅州一樣，許多區都是被游擊隊控制着，有許多游擊隊首都，有許多像古達村似的村莊，村民都逃到森林區去，我們遇見許多雜草叢生的火場，就像在古特加村所見到的一樣。

十月七日我們部隊到了德聶泊爾河與梭日河匯流的岸上。我們在羅葉甫城對面的森林中住下。

我們在這森林中從無線電裏聽到斯大林同志的命令，聽見他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廿五週年紀念日的祝詞，聽見他的話：「離敵人知道紅軍新的打擊的力量那一天已經不遠了，在我們的城市裏將要歡度佳節了！」我們領袖這些自信的語言，我們聽起來好像是給我們送別時的贈言，好像是讓人注意我們已經到了德聶泊爾河岸。

在這一天，我們當然回憶起去年在斯巴德桑森林所過的十月革命節。一年前我們才有五十來個戰士，而現在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個戰士了。在斯巴德桑森林的時候，我們僅爲了那一件事情而幸福，就是我們能够把我們的坐標通知哈爾科夫，通知紅軍司令部，而現在我們却作爲紅軍的一部分，作爲他的偵察隊，作爲斯大林的使者向西方去。

覺悟到我們是斯大林的使者——在這口號之下，我們向德聶泊爾右岸挺進，——是這樣提高了我們的士氣，甚至有些人變得使人不認識他了。

所有的人都中都燃燒着一個願望：盡快的渡過德聶泊爾河，盡快的走到斯大林所指示我們的地區，開始履行斯大林所交給我們的任務。

除了幾艘漁船外，任何渡河工具在沿岸村中都找不到。有一隻木筏却靠在右岸城市旁邊。決定天一黑就派一個自動步槍連坐小船渡過對岸以便俘獲木筏，以保證渡過對河。

我們有一個戰士，外號叫做「多嘴工兵」。他之所以叫工兵，是因爲他從前在軍隊裏做過工兵，常常喜歡說：「我們是工兵」。他之所以叫「多嘴」，是因爲他無論說什麼都不能簡短的敘述：東拉西扯，詳細描述，使人莫名其妙他說的究竟是什麼。他有一次到指揮員面前報告時，指揮員曾經生氣地警告過他：

——要少報告一點，「多嘴工兵」。

從這時起「多嘴工兵」這個外號就流行開了。

順便提一句，我們有幾個專門起外號的超等專家。只要一來個新戰士，立刻就會得到一個準確的外號。

夜裏坐着小船，帶着自動步槍手，在德聶泊爾河上向羅葉甫城去的多嘴工兵，第一次改變了自己的外號。兩個鐘頭後他回來了，一個廢字沒有的對我報告道：

——指揮員同志，渡河已經準備好了。

——木筏在那兒？——我問道，因為我聽到這種對他不平常的，簡潔的報告而發生了懷疑。

——就在岸邊，指揮員同志，我們把它撐過來了。

我仍然不肯相信，對「多嘴工兵」回答得這樣簡單而明確，而且渡河又是這麼快的被確保起來表示懷疑。派了騎兵到岸邊驗證。騎兵回來也是同樣地報告：

——木筏已經繫在左岸了。

自動步槍手半夜渡到右岸，快到兩點鐘的時候，突然把射擊的羅葉甫警備隊消滅了。三點鐘，部隊開始渡河，早晨在城市火警鐘塔上已經飄揚着紅旗了。

渡河繼續到十月十號晚上。載着戰士和輜重的木筏和小船，在德聶泊爾河上強渡了三晝夜，當一些連渡河時，而另一些連便掩護渡河，打退敵人步兵和裝甲車的進攻，企圖切斷渡河的德寇，很快的從四面八方把警備隊聚集起來，開到羅葉甫城。戰事在德聶泊爾兩岸進行着。有一營敵人的縱隊在走進羅葉甫時，暴露在正在渡河的我們砲兵火力之下，這工夫，在城裏正在把德寇倉庫中的食糧分給居民；宣傳員同居民們談話；在參謀部裏正在接收成群的志願軍。

十一月十日晚，把敵人從羅葉甫打走之後，我們部隊又按照原定的路線從城裏走出去了。在我們之後，沙布洛夫游擊聯合部隊用那同一木筏開始渡德聶泊爾河。

我們的路線是經過波列塞區到奧列夫斯加區，從那兒我們應當打擊右岸最重要的鐵路交叉點沙爾

納，爲了達到這區域，還必須渡過普利帕奇河。

行軍的速度是有決定的意義的，強大的游擊部隊而德聶泊爾河右岸的走出，迫使德國佔領者發出警報，應當在德寇沒有捏緊拳頭以防我們的打擊之前渡過普利帕奇河。

我們於十一月十八日走到普利帕奇河，沿途我們炸毀了一座鐵路橋樑，消滅了遮米哈車站的鐵路器材，和數千公尺電話線。

普利帕奇河已經結冰了，但是冰層還不堅固，通共才有五公厘到十公厘厚薄，我們部隊準備渡河的地方，冰結得像一條浮橋似的從此岸到彼岸。當地居民說，還沒有人敢從這上面到對岸去。

把一輛大車放到冰上去。試驗的結果證明了，如果井然有序的渡河，戰士與戰士之間，大車與大車之間，保持十至十五公尺的距離，那麼冰是可以經得住的。但是人們是否有把握，是否能保持一定的距離呢？這是需要極大的冷靜的，因爲敵人正在跟踪我們的後衛。

布其維里部隊在薄薄的，搖晃的冰橋上，沒有任何困難的渡過了河。後來情形就壞起來：水從冰穴裏流到冰面上。並且有一營敵人坐着汽車到了渡口所在的那一區，開始向我們進攻起來。德寇向離渡口不遠的哨所格魯豪夫斯其部隊衝鋒。但是渡河次序未曾被破壞，規定的距離依舊被嚴格的遵守着。同時，當格魯豪夫部隊的一部分渡河的時候，其餘各小隊用機槍和迫擊砲火力使敵人不敢抬頭。正在等待輪班過河的克羅列維茨其部隊，開始向敵人反攻，向側翼打擊，趕跑了敵人。

最後幾個游擊小隊已經是在夜間渡河了，冰面上充滿了水。除了一件小小的不愉快事情外，一切都很順利。這件不愉快的小事是無論如何不能使幾隻公牛遵守一定的距離。牠們在冰上蹂躪，掉進水裏去了；幸而離岸不遠，最後終於把水牛拖到乾地上了。

在波列塞鄉下

我們是懷着戰局的轉折點即將到來這念頭，從布梁森林向德聶泊爾右岸挺進的，這念頭是被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所啓示的。我們覺悟到在執行斯大林天才的計劃中，我們烏克蘭游擊隊應當發生其應有的作用，而爲之歡欣鼓舞。現在，這個戰局的轉折點已經到了。

游擊聯合部隊進入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交界的奧列夫克區，爆炸隊被派到沙爾內去破壞高列尼河和斯魯奇河上的鐵橋，恰當這時候，我們的電務員從莫斯科收到關於紅軍在斯大林格勒開始堅決反攻的消息。我們在敵後方向德寇最重要的交通線打擊是與紅軍在決定的戰場上的打擊同時進行，這就是斯大林的預見。我們向奧列夫克，沙爾內等區挺進。早在八月底，當斯大林在克里姆宮接見我們的時候，已經被他決定了。現在是十一月底。這就是說，現在所發生的一切，幾乎在三個月前已經被斯大林預見了一切細節！

在這兒，在波列塞偏僻的鄉下，我們的鬥爭是跟紅軍密切的協同動作着的，我們覺得自己是正在反攻的斯大林格勒和東南戰線的軍隊之一部分。這如何提高了戰士和指揮員的士氣是用不着說的！

當游擊聯合部隊渡過普利帕奇河的時候，散佈在周圍極難通過的森林和沼澤的波列塞各村中的不大的德寇警備隊開始挖戰壕，並且把所有的石頭建築物作爲防禦工事。在烏波爾奇河岸上，列里奇采村中的德寇，當我們快到時，把郊外堅壁清野，在村中央和在公園裏構築了工事。村裏的警備隊和從

隣村跑來的警察糾合成三百人左右。

我在布羅維奇村跟列里奇采村的德寇警備司令部在電話中發生了聯絡。我要警備司令官說話，但他沒有接電話。一個俄語說得相當漂亮的軍官同我談話，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經知道紅軍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對德寇的打擊，但這條狼已經把羊皮披在身上，學會咋咋的叫了。

——您想怎麼樣？——當我通知我是在德寇後方作戰的紅軍部隊指揮員的時候，他問道。

——我想你們通通從蘇維埃土地上滾出去，——我回答。

——是的，老實說，我個人到不反對回家，——他回答。

——那麼爲什麼不回家呢？

——是的，你是知道的，我有長官，跟他完全不能談這問題：他是法西斯。

——而你是什麼人呢？

——我不過是一個德國軍官罷了。

——我命令警備隊放下武器，不然的話，你們每一個人都一無例外的被消滅。

——好的，我把你的最後通牒轉達給我的長官。

這次談話是發生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游擊隊各連從四面向列里奇采村進攻，並且把德寇警備隊所佔據的村中央包圍起來。砲兵把七·六公厘口徑大砲拖到一座石頭建築物眼前，這座石頭建築物是德寇的主要防禦據點。早晨，大砲在八十至一百公尺的地方向這座建築物開火。在迫擊砲掃射之下，我們佔領了公園中的戰壕。戰鬥繼續了幾個鐘頭。後來游擊隊員談起這次戰役時就說，「在列里奇采村我們在沒蹀的德寇鮮血裏走路」。整個警備隊都被消滅了，只有一個警備司令得

救，當他得知我們的通牒後，在某種藉口之下，立刻從列里奇采村逃跑了。

十月二十七日，游擊聯合部隊在波列塞區各村——格魯士凱維契，米拉舍維契，普列波羅維契，以及在列里奇采村和奧列夫斯克之間的森林中部署下來，我們各爆炸隊被派到沙爾內鐵路交叉點去實行破壞工作。在這些地區有十座大鐵橋被炸壞了，也就是說，與沙爾內交叉的各鐵路線都被破壞了。沙爾內鐵路交叉點的工作整整被麻痺了一個半月。

這次戰役我們稱之為「沙爾內十字路口大戰」，所有的橋樑都是被五個爆炸隊在同一時間炸壞的，每個橋樑所發生的情形都是一樣。我們的爆炸隊突然出現，高呼「爲了斯大林，爲了祖國！」勇猛衝鋒。德國警備隊完全沒有來得及開火。在這次戰役中，游擊隊員一個人也沒有損失就把敵人消滅了。

在炸毀了橋樑之後，爆炸手在沒有炸壞的部分上掛上一些大南瓜：因爲爆炸物不够用了。正如所料到的一樣，德寇以爲掛着南瓜必有來由，裏面一定裝着游擊隊的鬼八卦。後來流行着關於這些南瓜的傳說。農民們告訴我們，德寇的技術專家委員會費了兩個禮拜的工夫企圖猜測藏在南瓜裏的地雷機關的秘密。又怕走近跟前，遠遠的用望遠鏡看，又不敢射擊，恐怕炸壞了橋樑完整的部分。

這時游擊聯合部隊的參謀部駐在格魯士凱維契村。這個大村莊現在成爲我們整個游擊區的中心，牠跟我們各部隊駐紮的村莊都有電話聯絡。我們的無線電台在這兒收蘇維埃情報局的情報，把紅軍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勝利的消息傳遍整個波列塞區南部。這些情報尤如戰鬥的號聲，喚起人民跟德寇侵略者作鬥爭。

有一支不大的游擊隊從耶里斯克村到我們這兒來，這支不過數十人的游擊隊，我們眼看着它發展

到二百來人。我們把它武裝起來，加以整訓後，就送回他們自己的區裏，讓他們獨立作戰。我們各營的隊伍也不斷的發展。

一支數十人的志願隊，排着隊到我們參謀部來。

——補充兵到了，——指揮員對我報告。

我們隣村的居民，在群眾大會上決議斷絕德寇所有的交通線，立刻在自己的區裏拆毀橋樑和建築鹿寨。布得基——瓦特開維契凱村的波蘭居民，早在我們沒有到這村子之前，便在群眾大會上決定替游擊隊收集肉類，馬鈴薯和糧秣。

過了一個月之後，德寇才敢準備應付我們的積極動作。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寇集中了SS的精銳部隊和憲兵開始向我們的游擊中心——格魯士凱維契村進攻。德寇五個營分兩路進攻：從西面和東南面。在兩天兩夜不斷的殘酷戰鬥後，我們決定擺脫敵人。這時所有的道路都是被德寇佔領着的。

我們所選擇的撤退路線，是要經過圖羅夫斯克區·布赫楚村，這個村子被德寇一營人佔着。我們本打算在行軍中用突然的打擊把德寇的警備隊顛覆，迅速突破布赫楚村。但這件事沒有做成功。先頭部隊在接近村的時候，遇見敵人從房屋裏暴風雨似的疾射，德寇已經在這些屋裏做好了工作了。三天三夜未曾休息一分鐘的游擊隊員，只得拚盡全力從村裏打開一條通路，用衝鋒的方法佔領每間屋子，用大砲轟擊敵人。

經過二十個小時頑強的戰鬥，警備隊被消滅了。

游擊縱隊繼續向托聶日村前進。德寇再一次企圖阻止我們向北去的路。從圖羅夫區有一營警察混合同營，橫斷游擊隊向前推進。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在快到托聶日村的地方同他們發生衝突。剛一交

手，就被消滅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四散竄逃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游擊聯合部隊在多次戰鬥中幾乎所有的彈藥都消耗完了。沿着積雪的道路向車爾宛湖岸走去，這個湖從前叫做公爵湖。這是波列塞區最偏僻的角落，在當地人民生活中還能看見許多古風古俗。當你進到村莊裏一看，亂七八糟的坐落着小屋，使人不明白那兒是街道，沒有院落，代替院落的是牲畜棚屋，周圍都是沼澤中的雜草，遠處是處女森林，到處積着雪。冬天，而霧氣像是秋天似的瀰漫着。

德寇沒有打算深入到這些沼澤森林地帶的貧民窟——白俄羅斯游擊隊的老巢。就像在布梁森林，在車爾尼哥夫森林一樣，游擊隊在這兒做着完全的主人。我們到了這兒就像到了家中一樣。所有的道路都被游擊隊的哨兵控制着，每一個村莊都是某一部隊的基地。教徒在教堂裏祈禱天降紅軍勝利，在禱告完了後，立刻替游擊隊收集土產。

聯合部隊的參謀部駐紮在拉可維契村。在這兒，烏克蘭游擊隊跟白俄羅斯游擊隊發生了兄弟之誼的會見，雙方方面的指揮員舉行了軍事會議，互相交換鬥爭經驗。

我給他們講述同斯大林會見的經過。我剛說出我到過莫斯科同斯大林談過話，所有到我們這兒來的白俄羅斯游擊隊員馬上就跳到我跟前把我包圍住，弄到我不知道回答誰是好。

由於我們的到來，拉可維契村熱鬧起來了，好像立刻接近了莫斯科幾百公里似的。我們好像又回到了我們第一個游擊首都舊古達村。

電報員及其電台所在的那所屋子，成爲一座真正的俱樂部。我們的和白俄羅斯的游擊隊員以及當地的集體農民，到一定的時候，便聚在那兒聽取「自由大地」的最後消息。在這兒，還能知道波列塞

游擊隊的新聞。

在湖面上，冰造飛機場上的篝火燃燒着，在夜裏接待從莫斯科飛來的飛機；在拉可維契村出現着穿青色工人制服和皮毛靴子的人們——駕駛員，機械師，領航員，射手兼電報員，在街上或在小屋裏人們團團的把他們圍住，渴望知道莫斯科的近況和豐采。向我們這裏飛來中央各報館的通訊員，電影拍照家，攝影家，我們開始收到新鮮的真理報。在雪車的道路上，沿着湖面走着不斷的運輸隊。從飛機場運到拉可維契村飛機送來的彈藥：子彈、砲彈、爆炸物；傷員和病員由拉可維契村到機場，乘回頭飛機到莫斯科療養。

德寇的空軍發現了游擊隊的飛機場。在湖上空盤旋着一小隊容克飛機，在冰上和沿岸村莊上投擲炸彈，但這時候我們的彈藥已經補充够了，又可以繼續前進了。

我們部隊從車爾宛湖走出前不久，尼基塔·舍爾蓋耶維契·赫魯柴夫的代表——烏克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委員別奇馬同志飛到我們這兒來。他的到來對於我們是一個真正的節日。他帶來了勳章和獎章。在拉可維契村排好隊伍把這些勳章交給了得獎的游擊隊員。

別奇馬同志留在敵後方的目的是領導羅溫州的游擊運動。

我們聯合部隊的任務依舊是打擊德聶泊爾河右岸烏克蘭德寇的交通線。

當我們在車爾王湖駐紮的時候，游擊小隊到羅溫，銳托密爾，和基輔諸州去做遠地偵察。根據他們偵察的材料，擬定了未來行動的計劃。二月二日，聯合部隊從拉可維契村出發，取道往西。必須從波列塞區走出，做一個弧形橫過被我們的偵察研究過的烏克蘭州。

我們繼續挺進

那些日子下了一場大雪，各個營都坐着農民的雪車行走，只有先鋒隊排隊步行。縱隊長達約八公里。穿過鐵路線是很困難的，那兒有強大的警備隊守衛着。德寇能够比較拖長數公里的游擊縱隊通過鐵路線更早的得到附近的大站的警備隊的援助。只得戰鬥地突破過去，把附近各站的警備隊封鎖住，把大砲安置在鐵路線旁邊的陣地上來作掩護，如遇敵人的軍車到來，便立刻開砲打它。

事情正是這樣發生的，在經過波列塞區森林道路向西方走過了一些地方後，聯合部隊向南轉進羅溫州，夜間向平斯克至魯尼聶茨鐵路線走去。一些部隊進行戰鬥，而另一些則在敵人的掃射下奪路而過。信號彈之流順着鐵軌照得通亮。農民的馬匹驚惶的向一旁掙跳後退。爲了預防交通停滯，在進入鐵軌的地方安置幾個拿着鞭子的游擊隊員。他們防守着受驚的馬匹，如果有打傷或者打死的馬倒下，立刻便把它連同雪車拖到路基下面。幾個連一鼓作氣橫過了鐵道。

擁有一千多輛雪車的縱隊運動，要想瞞過敵人是很難的。有時只好改變方向，迂迴，使德寇弄得莫名其妙，使他們東奔西跑。

游擊隊偵探員的功績是偉大的。向烏克蘭開闢地區走出，聯合縱隊的總部，像在蘇梅州北部自己的家鄉一樣，預先得知了德寇預備對付我們的一切方法。由於這緣故，我們總能及時的改變路線，或者運用別的办法應付。當我們進入羅溫州的時候，遠遠到前面去的偵察員回來報告，德寇準備在一個

村子裏設埋伏。我立刻便派一連人到這個村子去，游擊隊員分散到各家屋裏同居民混在一起。不一會工夫，載有德寇的汽車縱隊駛進了村莊。他們迎面碰到自動步槍和機關槍的砲火。游擊隊員從所有的窗戶裏向外射擊。一個德寇都沒有倖免。

二月十九日，游擊聯合部隊達到大斯特德涅村鎮——羅溫州一個區的中心，位置在鐵路三角地帶。從這兒向四面派出幾個游擊小隊去破壞敵人的交通線。

我們向南走，然後轉向東向銳托密爾州的方向去。縱隊的前面趕着一大群牲畜，這些牲畜是在粉碎敵人據點後得到的。我們把這些牲畜分給被德寇劫奪的集體農民把它還給原主。

森林稀少了，針葉森林換為寬葉森林，空地愈來愈多了。早晨，站在村子入口處的山坡上可以看見整個縱隊像一條長帶似的在路上伸展着。我們停下休息的村莊已經完全不像波列塞區那些村莊了：白色的粘土屋，花園，白楊，柳樹籬笆。

親愛的烏克蘭呀！第一次在這里出現了這麼強大的游擊縱隊。人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六匹馬拉的大砲，大口徑的迫擊砲，難道這是真的游擊隊嗎？這可別是紅軍歸來了吧？

游擊隊各營，每進入一個村莊時就唱起歌來，這支歌是我們的一個戰士在布梁森林中向烏克蘭進行斯大林挺進之前編造的：

不屈不撓地前進呀，鐵的隊伍，

爲了人民的幸福，爲了我們的土地，

爲了在這塊土地上，在這祖國的土地上，

莊稼像金鑄的牆壁似的站立着，

爲了蘋草樹又能繁花如烟，
爲了自由之歌又能響亮在高空中……

啊！母親烏克蘭，親愛的土地啊！

我們用敵人的血來灌溉田地，

爲了你的創傷我們向敵人復仇，

我們不讓一個活的敵人從這兒逃跑

是多麼幸福呀，當我們的電報員在村中央裝置了擴音器收聽烏克蘭電台的報告，游擊隊員同集體農民諦聽烏克蘭蘇維埃政府和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各委員對他們說的話！

在這些時日，紅軍開始大量的把德寇佔領者驅逐出蘇維埃土地。在烏克蘭土地上，在哈爾珂夫門前，在頓巴斯，都在進行着反攻。解放的時日快到了。斯大林同志在紅軍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在無線電中宣佈了命令。在這命令中，在我們游擊隊面前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在敵後方更廣泛的燒起鬥爭的火焰，用一切力量，一切方法，幫助進攻的紅軍。我們對領袖這一命令的回答是對可維里至羅夫諾鐵路線結結實實的予以打擊，游擊小隊在這條鐵路線上粉碎了楚曼車站，把敵人幾輛軍車放倒路基下面。

在紅軍節那天，聯合司令部從當地居民和游擊隊收到了一件禮物。這件禮物是一輛二輪馬車套着三四赤兔馬，在馬的額頭上都帶着一模一樣的星星，身上套着全副關綽的馬具，馬具上的銅器像金子般的閃光。這輛馬車便成爲我行軍的參謀部。它馳過了多少烏克蘭的道路呀！在冰上，在木筏上！在平底船上，在浮橋上和淺灘上到渡過多少河呀！

道路泥濘的時期開始了。在村子裏我們第一次遇見了春天的花卉。雪車已經不能用了，把它們都

交給集體農民，彈藥和給養改裝在大車上。一部分戰士騎着繳獲來的馬。在行軍休息的時候，戰士們在鄉村的鐵工場裏打馬銜，裝備馬鞍。這樣便建立了我們的騎兵連，任命以前做過會計的連金——在游擊隊中的外號叫大鬍子——做騎兵連長。他的鬍子之大，把我們所有的大鬍子都比下去了。魯德涅夫的鬍子簡直不是他的對手。這個會計員是一個天生的騎兵，是一個驍勇絕倫的指揮員。騎兵連的戰士也選拔的配得上他們的指揮員。單是他們威武的外貌就能使德寇喪魂落魄。永遠忘不了一個外號叫做「騎兵精」的人，當他騎着馬繞過縱隊時，應當看一看他：一匹個子大得出奇的短尾巴馬，奔跑起來，大地都為之震動；騎者帶着一頂有着公鷄毛的大草帽，渾身束滿了皮帶，掛着皮包，圍囊，水壺，望遠鏡，腰間掛着大得無比的馬刀，除了頭上那撮哥薩克式的頭毛，一切都是戰利品。

離基輔州不遠了，在那兒將要對基輔至珂羅斯琴鐵路實行打擊。我們在無線電中間莫斯科不能送給我們爆炸物，因為爆炸物的貯存量又需要補充了。莫斯科取了我們的坐標和暗號。繼續行軍，我們時時諦聽着空中的聲音。在我們頭上時常響着德寇運輸機的馬達聲。德機害怕游擊隊，飛得很高，然而仍被手提機關槍打落一架運輸機。

不久，一天夜裏我們聽見蘇聯飛機的熟悉聲音。篝火燃燒起來。在我們頭上盤旋的飛機開始投擲載重的降落傘。在篝火旁邊站着一班專門的游擊隊員，把正在向有火的地方落下來的具有巨大爆炸力的載重接着，把它放到馬車上。

在這架飛機之後，那天晚上又飛來兩架「莫斯科人」飛機。我們不唯收到了爆藥，而且收到了新鮮的莫斯科報紙。

我們從車爾宛湖出發遠征已經一個月了。我們公開在居民稠密的地方通過。沿途炸毀橋樑，粉碎

車站，警備隊倉庫。然而游擊聯合部隊走進基輔附近，在德寇司令部看來完全是意外的事件。這種膽大包天，在德寇看來，簡直不可置信。當我們離基輔八十至一百公里的時候，德寇嚇得目瞪口呆。

三月八日，在追擊我們的敵人的視線之內，游擊隊各營在自動步槍隊掩護之下，橫渡春水泛濫的車車列夫河。在一個長帶形的冰上實行渡河，這條冰隄阻滯在河床急轉灣的地方的。後來這塊冰隄被我們炸毀了。第二天德寇用兩個營向我們衝鋒，企圖把我們從基輔至珂羅斯琴鐵路趕出去。交戰不大工夫，敵人就狼狽退却了，游擊隊跟踪着他，夜間越過了鐵道線。三月十日，在伊凡珂窩區布里特查村駐紮下來。

我們的連隊進入這個村莊是這樣的快，德國警察甚至不能把游擊隊的到來打電話通知自己的長官，雖然電話聯絡沒有被切斷。我們乘機聽了幾個鐘頭隣村警察的電話談話。警察不知道游擊隊在布里特查村偷聽他們。這些談話使我們看清楚了由於游擊隊的出現在伊凡珂夫村所發生的整個圖景。

德寇從伊凡珂夫城呼叫：

——布里特查，布里特查！真見鬼！

布里特查沒人接電話。另一個村莊有接電話的聲音：

——伊凡珂窩，誰在聽電話？

——我是警察長官。你是誰？

——我是珂列采村的警察。布里特查村長大約去玩樂去了。

——要是這到還好。我想那兒恐怕發生了什麼事。

——你想是游擊隊嗎？

——要弄清楚那兒的情況。你派一個人帶着繩子和斧頭裝着到森林去打柴，讓他去看看布里特查發生了什麼事。

我馬上派幾個戰士到珂列采村方向的森林裏去。不久他們就帶來了一個穿着農民衣裳的帶着斧子和繩子的警察；他承認他是派到布里特查村做偵察的。

我們繼續偷聽電話中的談話。伊凡珂窩呼叫珂列采村：

——怎麼樣，派人到布里特查去了嗎？

——派了，但是他還沒有回來

——再派一個人坐着車去。車上裝上兩袋子土豆，好像給親戚送禮似的。

——好的，我們照辦，你那兒有什麼消息麼？

——軍隊由基輔開來，一輛汽車跟着一輛汽車帶着大砲和迫擊砲。

我又派幾個戰士朝着珂列采村去。戰士們坐着袋有土豆的大車回來，又運來了一個德國偵察員。

我們一面審問他，一面準備迎接敵人。一連人被佈署在村外一公里的地方挖戰壕。砲兵連佔領了陣地。兩連人到森林去，如有敵人出現，好從那兒打擊他們的側翼和後方。所有的道路都被監視着。

其間，伊凡珂窩又呼叫珂列采：

——怎麼樣？沒有一個人從布里特查回來嗎？

——又派了一個人去，兩個人都沒有回來。你那兒有什麼消息嗎？

——所有的街道都充滿了軍隊，好像是要到布里特查去。

敵人於三月十一日向布里特查推進。參加這次進攻的約有兩營德寇，和德意志——烏克蘭民族主

義者。游擊隊把敵人放到近距離的地方，立刻用各種的武器，連大砲也在內，迎面痛擊。預先派到森林裏作迂迴的兩個連，把德寇向珂列采村的退路切斷。敵人被壓縮到車車列夫河岸上。這兒戰鬥變為滅淨殺絕德寇。驚惶失措的德寇士兵扔掉武器撲進泛濫的河流，爬上浮冰，但游擊隊的槍彈仍然能射到他們。整個河岸上都堆滿了敵人的屍首，許多屍首同冰一塊流走了。

這場勝利的血戰快樂地結束了。我們兩個少共團員——拉迪克·魯德涅夫和瓦尼·車爾聶克（伊凡·伊凡諾維奇）——俘虜了十八個德意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這些叛徒自稱為哥薩克。爲了使俘虜不會跑散，這兩個青年游擊隊員應用大人的方法：把他們褲子上的扣子都割掉，褲帶沒收起來。當兩個小游擊隊員拿着自動步槍，押着一群兩只手提着褲子的「哥薩克」俘虜在村子裏走過時，引起多少笑話呀。

在車車列夫河岸上消滅了這兩營德寇後，我們贏得了幾天破壞基輔附近敵人的交通線。與這同時，帕伏羅夫斯基轄下的游擊隊粉碎了車車列夫車站，並且炸毀了基輔至珂羅斯琴鐵路上的鐵橋。在那些日子魯德涅夫領導的幾個小隊，燒毀了伊凡珂窩至基輔公路上的橋樑，在基輔附近作了幾次戰。

我們還要完成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第二部分任務，這任務就是偵察德寇在德聶泊爾右岸上的工事。在布里特查，我們在無線電裏收到通過烏克蘭游擊運動總部所發的命令，這命令是叫我們在普利帕奇下游地區完成這個偵察任務。

須要趕忙行動。德寇從四面八方用巨大的兵力向我們壓來，他們指望把我們壓縮到泛濫的車車列夫河岸上，在那兒好給我們預備一個屠場。爲了從布里特查趕快溜跑，我們需要在數小時內搭好浮

橋，並且連同一切輜重都渡過彼岸。搭橋的材料已經準備好了。在河岸上放着成堆的木材。但是當我告訴我們的工兵在幾小時內把浮橋搭好，他們起初以為我開玩笑，然後搔一搔後腦說：

——這是不可能的；——工兵指揮員宣稱。

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已經有過多少次處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我們有時不得不把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

魯德涅夫去求助布里特查的集體農民，說道：

——親愛的同志們，需要在兩小時內把橋搭好。沒有人民的幫助，我們是做不出的。

全村大大小小都跑去構築橋樑去了。德寇又當一次大傻瓜。當他們走到布里特查時，我們已經走到河的彼岸。由於人民的幫助，我們不唯把橋搭好了，而且在渡過之後，把它又拆了。當德寇走到河岸時，已經沒有一點橋的痕迹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猜透了是怎麼一回事；也許他們以為游擊隊又在鬧什麼鬼八卦了。

普利帕奇河上水戰

四月初旬，普利帕奇河開始通航。德寇從車諾披里派一隊戰船到莫澤里：「希望號」輪船一隻，五隻載重船，一只裝甲汽船做警衛。四月六日，這支船隊開到阿列維契村。恰好在這一天我們從這村用我們自己製造的幾個木筏橫渡普利帕奇河。參謀部在阿列維契村，各營在豪尼慈區周圍各村中。德國的船隊，完全出乎我們船員意外的出現在四·五公糧口徑大砲的瞄準之下，敵人的汽船和載重船被突然的砲火轟擊而焚燒起來，然後沉沒了。只有汽船得以逃脫。

第二天，德寇派了整整一個小艦隊來對付我們：小艦隊是由兩只裝甲輪船和四艇裝甲汽船組成的。當這個小艦隊離阿列維契很遠的地方便被我們的偵察發現了。我們充分準備好迎接他，在村子的一邊，在河的上游和下游，派有攜帶裝甲武器和機槍的埋伏。在上下游之間，部署着附有大砲突擊連。

當接近阿列維契，離村子還有五公里的時候，德寇便開始用機槍和犬砲掃射兩岸。兩岸沉默着。輪船和汽船不斷的開火，慢慢地從水邊偽裝得很好的埋伏駛過。當小艦隊走進鉗子裏，突擊連的大砲和機槍對着距離數十公尺的敵船打去，機關槍的驟雨把輪船和汽船的船員都從甲板上趕入艙裏去了。頭幾枚砲彈把領頭輪船的舵打掉了。它顛頭撲撲地在河面上走着，便在沙灘上擱淺住了。第二隻走到靠近宅的船舷旁邊，大約是想拖宅，但沒有一個船員敢到甲板上。兩個輪船在我們砲火下邊挨

邊的在河中央停了幾分鐘。起初是那擱淺在沙灘上的那隻輪船燃燒起來。第二隻輪船離開了它，但正在這時候也燃燒起來，着火的輪船順流而下。水流把它帶到我們這邊岸上。輪船剛一靠岸，游擊隊員就到了甲板上。躲在那船艙裏邊的德寇拚命的掙扎。在燃燒着的輪船上打起白刃戰，游擊隊員同時把砲彈救出來，拖到岸上。

跟那隻擱淺在沙灘上帶頭的輪船又發生了很多麻煩。水流把船頭轉向岸，這麼一來，砲彈就很難射擊，順着船舷的甲板滑下去了。砲兵開始變換陣地，幾個性急的小夥子耐不住性子，就跳到小船上向輪船划去，由船尾向上爬。

德寇開火，但是怕伸出頭來，從窗口盲目地射擊。

游擊隊爬到甲板上就用那兒德寇的大口徑的機槍的火力來封鎖甲板。德寇從艙裏也透過甲板射擊。在這工夫，砲兵已經改變了陣地，從新開始掃射輪船。甲板上的游擊隊員回到岸上。這時整個甲板都被煙瀰漫着。

在岸上忽然聽見有人在濃煙裏喊叫：

——弟兄們，砲口朝下一點，不然連我都射着了！
岸上的人問道：

——誰在那裏喊叫？

——就是我，弟兄們，密斯加·傑明！

——你在那兒喊什麼，像一個地獄裏的鬼似的。

——我在這兒看着德寇不讓他們跑了。

原來我們一個戰士留在着火的輪船上，無論如何不願走開——擔心他不在甲板上看守着德寇，他們就會跑了。

砲兵對他喊道：

——快回來，你這個鬼。

可是他老是說：

——不要怕，弟兄們，只要把槍口放低一點就行了！

他就這樣存着火的輪船上，在大砲掃射下看守着德寇，一直到火焰鑽入艙裏，德寇燒得發出可怕的號叫的時候，他才從輪船上下來。

——現在他們可跑不掉了！——傑明在岸上快樂地說。他是從濃煙裏跳出來回到岸上的。這時輪船已經下沉了。

壓進鉗子裏面的小艦隊被消滅了。只有三個德寇船員逃到岸上，藏進灌木林裏。但他們也沒有逃好遠。第二天，莫洛采克村的一個姑娘跑到我們這兒來喊道：

——游擊隊叔叔，我們那兒有德國人！

這就是那幾個由船上逃跑的德寇。他們在森林裏和沼澤裏迷了路，肚子餓起來，夜間跑到村莊裏，就向他們所遇見的第一家要飯吃。該家主人抽身出來一會，向自己女兒耳語一下，讓她跑來告訴我們。我立刻派一小隊戰士到莫洛采克去，但他們去遲了。有一個德寇貪婪地抓起主人給他的一壺牛奶，把自動步槍掉在地下。這個集體農民不等待幫助，想乘機自己來解決這幾個德寇，搶過來自動步槍就施放了一排。兩個德寇倒在地下絕了氣，但第三個還來得及扔一顆炸彈，這顆炸彈爆炸了，把這

家主人炸傷了。游擊隊員把這位勇敢的集體農民——可拉夫琴科運到阿列維契村，不久用飛機把他送到莫斯科治療。

在阿列維契村駐紮的頭幾天，我們在離村不遠的地方築了一個飛機場。我們在這兒接待了不少從「自由大炮」飛來的飛機，看見了新出品的蘇聯電影——「蘇瓦洛夫」和「莫斯科外圍粉碎德寇」，聽見了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的國際形勢報告。

前線離我們有幾百公里之遠，但我們並不感覺遠，因為我們每天都受着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在挺進期間，我們不止一次的接到赫魯舍夫同志的命令和賀電，這些賀電非常地鼓舞了我們的戰士。

在走出挺進之前，我和魯德涅夫都銓敘了少將的稱號，將官的制服，我們當時沒有來得及收到。後來他從莫斯科用飛機送給我們，當我和魯德涅夫第一次穿上牠的時候，所有的游擊隊員的態度立刻發生了反應：大家都不由得挺身立正，開始對自己更爲嚴格。游擊隊員認爲他們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得到將軍的稱號是表示蘇維埃政府對我們全體游擊聯合部隊予以高度的評價。

四月二十日，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可羅特琴科帶一批黨中央和青年團中央的工作者到我們這裏來。各營都舉行大會迎接可羅特琴科。烏克蘭黨中央書記之出現於游擊駐紮地點，對於戰士和指揮員發生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當天有很多人遞交請求入黨的申請書。在可羅特琴科同志來了之後所成立的黨委員會不分晝夜地工作，檢查遞給黨的申請書，擬定黨的計劃。

總而言之，我們的生活過得有時簡直使人忘記我們是在德寇佔領的領土上，在敵人的大後方。無怪乎蘇聯人講到德寇佔領的區域時，常常加上一「臨時的」字樣。的確是臨時的，這不唯是因爲我們永遠不懷疑很快就把德寇從蘇維埃土地驅逐出去，而且因爲德寇永遠沒有在他們所奪得的地區中做過真

正的主人。

在我們鄰近的地區，在德聶泊爾和普利帕爾兩河之間，有許多巨大的游擊隊在行動着。其中也包括費多羅夫同志的部隊。

在同德寇的小艦隊作戰的時候，我同英名遠揚的蘇聯二次英雄費達羅夫同志會見了。他帶着一批騎兵來到我的指揮所，目的在與我們建立聯系。當時我們很快的就商量好互助的問題。過後不久，我們對布拉根城德寇警備隊的協同打擊便跟着來了，單是我們的聯合部隊在那裏就消滅了四百多個士兵和軍官。敵人對這次打擊的回答只能用漫無目標的轟炸游擊隊村莊。

我們在阿列維契村住了一個多月，進行德聶泊爾右岸的偵察。早在布梁森林沒有走出挺進之前，維爾什臬拉就到我們這兒來了，他在游擊隊中的綽號是大鬍子。起初我們叫他「照相機」，因為他永遠帶着萊卡照相機。他以前做過電影導演，來敵後方是用降落傘跳下來的。按他的性格來說，這個大鬍子是一個天生的偵察員。他為人非常耐心，沉着。他在偵探方面，成爲我的助手。一個遠地偵察隊就是在他的領導之下。他們之中有幾個女偵察員。由於地方居民的幫助，他們無孔不入，甚至鑽進德寇的衛戍司令部和參謀部裏面。

離我們不遠的豪尼克城裏，有一支斯洛伐克部隊在那兒擔任警備。指揮員是古沙爾·姚捷夫中校。我們決定嘗試打動這些被德寇強迫動員來的斯洛伐克人協同我們跟德寇鬥爭。我給這位中校寫了一封信。維爾什臬拉的一個女偵察員傑米特奇克，以前做過女教員，願意親自把這封信遞給那個斯洛伐克中校。

這個大無畏的女人，一直走進斯洛伐克部隊司令部。她穿着一身漂亮的綢衣裳，毫不費力的就得

到中校的接見。兩個人私自舉行了談話。這位軍官看了信後，問偵察員道：

——如果我馬上命令槍斃你，你有什麼話說嗎？

——沒有關係，我對這是有準備的。我知道我會發生什麼事的，——傑米特奇克回答。他爲她的鎮靜而吃驚，問道：

——什麼使你這樣赴湯蹈火？

——對德寇的憎恨，對想奴役我的祖國的德寇的憎恨使我這樣做。

——我們斯洛伐克人也憎恨德寇，——那個中校說。——我不會出賣你的。但是遺憾得很，你們司令部的提議我也不能接受：如果我們投到紅軍那邊，德寇一定槍斃我們的家屬。關於這點，我們是已經被警告過的。暫時我只能這樣允諾，就是如果我們的部隊被迫去打游擊隊，我的士兵向空中射擊。

同這位女偵察員告別時，斯洛伐克中校警告說，德寇司令部正在集中巨大的兵力，目的在於把游擊隊壓縮到普利帕奇河口，好在那兒淹死他們。

跟這位斯洛伐克部隊的指揮員在豪尼克城的談話是發生在四月二十九日。不久，關於德寇準備進攻的消息，我們從別的來源也知道了。五月七日，游擊聯合部隊從阿列維契村向北，向高米里至卡林可維支鐵道線走出。五月十二日夜，我們走到這個鐵道線納豪夫至米列維采兩站之間的地方。在這兒我們遇見了敵人的堅固防禦工事。全線都構築着永久工事，挖有戰壕，敷設鐵蒺藜障礙。在鐵路交叉點的地方，森林被砍伐二三百公尺之寬。在通到鐵道交叉點上的各個森林道路上，設有高隄。我們要想突破敵人的防禦線，我們就得避免戰鬥，改變路線。決定渡過普利帕奇河右岸到波列塞區南部。一

個營到前面瓦銳斯村準備渡河事宜。其餘的各營和砲兵連在圖里格維契村佔領防禦陣地以掩護渡河。這支混合部隊的指揮是委託給副參謀長瓦采赫維奇的。前副參謀長庫爾斯在布梁森林英勇犧牲後，這個年青的指揮員便代替了他。魯德涅夫派瓦采赫維奇指揮防禦戰鬥，臨別時對他說：

——好孩子，我們把希望寄託你身上。好好地去吧！

德國司令部從前線調出兩個野戰師團來對付游擊聯合部隊。

五月十七日早晨，游擊隊在圖里格維契村附近被敵人從地面和空中同時衝鋒。瓦采赫維奇在村子前面佔着防禦陣地。游擊隊在這兒挖了許多立射塹壕。德寇一整天用十輛坦克和幾架轟炸機掩護着步兵作殘酷的衝鋒，但每次都被我們打退了。在這期間，快到普利帕奇河上的那一營人兩晝夜以來就不休息地從隱蔽的道路上運木材到渡河的地點，同時派人到右岸去進行偵察。偵察的結果，得知所有普利帕奇右岸的地方從河口到馬澤爾河都被敵人佔領着。所有的村莊都盤據着德國警備隊。

這麼一來，游擊聯合部隊陷入力量比我們大兩倍的敵人鉗子裏了。每個戰士都明瞭自己的處境，但是誰也不灰心喪氣。在我們的隊伍裏，有着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可羅特琴科同志。由於這，戰士和指揮員增加了十倍力量。砲兵和穿甲射擊手幾乎是面對面的射擊敵人的坦克和裝甲汽車。這一天總結，德寇喪失三百多人，把被打毀的四輛坦克，小型坦克和裝甲車扔到戰場上，退回原來的陣地去了。

一部分游擊隊立刻從圖里格維契村的防禦陣地調走，派去構築橋樑。同時先頭營部派出幾連人坐小船渡過普利帕奇河，奪取了右岸的灘頭陣地。晚上九點鐘，最後幾個小部隊從圖里格維契村向河岸撤走。陣地上僅剩下四五個騎兵。他們散布在整個空的防禦線上，不時的用照明彈照亮地形，為的使

敵人猜不出游擊隊已經撤走。

夜間兩點鐘游擊聯合部隊的主力已經在渡河的地方集中了。但橋樑還沒有搭好一半。所有的人都不動手搭橋。可羅特琴科同志同他帶來的一批烏克蘭黨中央和少共中央工作人員把大衣角塞到腰間都到岸上來了。約有一千五百個戰士和指揮員整夜在深至腰部的冷水中工作。把大木樑拖到河裏，用鐵線把它們連成木排。快到早晨的時候，全長二百公尺的橋樑，在左岸連接好了。開始把它橫過普利帕奇河身。起初河流和順流吹着的風幫助了我們。但當橋剛一展開，開始橫過河身的時候，絞索便拉緊了，被風吹得急喘的河流，一下子便掙斷了兩個木排的接口。全部工作險些兒沒有垮台。看情勢，整個橋馬上就要從絞索掙掉，河水把它沖成一塊地流走。這時人們趕緊坐船搶到橋上，幾分鐘後，掙斷了的木排又從新接上了。爲了使橋更堅固起見，釘上了早已準備好的狹窄的鐵軌。

早晨六點鐘開始渡河。所有的載重都不得不用手拿着，因爲甚至空車走到橋上都能使它從水面下沉二十至二十五公厘。最困難的是運過七·六公厘口徑大砲。我命令用手拉着它們過河，在聖誕老人指揮下的砲兵們（他們稱他爲老爸爸），把第一尊大砲在橋上拖過時，每個人的心都緊張做一團了，橋陷到水面下半公尺多深。水流把牽引大砲的人們打倒。他們掉下橋去，淌着水，一個拉着一個爬到橋上。在老爸爸的指揮下，又在深深陷入水中的橋上牽着大砲走。

其間，敵人向我們右岸灘頭防禦陣地轉入進攻。那兒開始了戰鬥。德寇的一挺機槍開始掃射我們的渡河。四·五公厘口徑大砲以準備的射擊把這挺機槍打倒了。

在左岸，在圖里格維契村地區，德寇的砲兵對着我們昨天的防禦陣地轟擊起來。由於我們的騎兵昨天一整夜用照明彈照明圖里格維契的地形，德寇爲之迷亂了，他們長久的掃射被游擊隊放棄的陣

地。當敵人發現他們是在射擊空地的時候，便向河岸上撲去。然而這時候游擊隊各營帶着一切輜重和牲口已經渡過普利帕奇河，並且把橋樑都破壞了。

集中在被先頭各連堅決防禦着的不大的灘頭陣地上，所有三個營同時向三個方向打擊。敵人被打垮了，波列塞南部的大門打開了。

兩天的戰鬥，德寇喪失了不下一千人，八輛坦克和三輛鐵甲車。希特勒匪徒企圖在普利帕奇河上消滅游擊隊的結局就是這樣。

遠征喀爾巴阡山

六月初旬我們在列里契茨克區米拉舍維奇村停下休息。這個村莊有一座橡樹林。當人們經過普利帕奇河血戰後，覺得這個橡樹林是一個特別美麗和靜謐的角落。我們去年十二月炸毀沙爾內鐵橋時，曾經到過這個地方。老百姓還沒有忘記我們。

在這些僻靜的森林地帶的村莊裏，聽見了下面的歌聲是使人愉快的：

戰士們，冒大雨，冒風雪

把敵人打得膽戰心驚，屍骨遍野，

在古老的布其維里，在塞姆河，

德寇都嘗到了騎士巨掌的滋味。

這隻歌是一個布其維里游擊隊員編的，後來成爲我們的戰鬥進行曲。去年我們經過這裏時，老百姓曾經聽見這隻歌。現在我們回來了，姑娘們便唱着我們這隻歌迎接我們。她們把這隻歌記在心裏了，就是說，這隻歌打動了她們的心坎！

布其維里游擊隊的歌聲傳播的多麼遠呀！

如果把我們所走的一切迂迴的道路都算上——我們之所以迂迴，是爲的欺騙敵人，使他找不到我們的蹤跡，繞過強大的警備隊，在出乎敵人意外的地方出現，如果把離開主要的路線和作戰所走的路

都算上的話，從開始作斯大林挺進到現在已經走過了六千多公里的路途了。

在布梁森林產生的游擊隊歌，在車爾涅高夫，平斯克，羅夫諾，基輔，莫澤爾附近的老百姓都能聽到。每到一個地方，白天聽見這歌聲，夜里敵人便會嘗到游擊隊鐵掌的滋味。在斯大林挺進期間，我們游擊聯合部隊消滅了十七座鐵橋，二十八輛載重車，炸翻十四輛軍車，打沉十五隻船，粉碎六個車站，七個交通交叉點，打死六千多希特勒匪徒。

游擊隊在米拉舍維契村休息是短暫的。在這兒的橡樹林里剛住下來，載有彈藥，爆炸物，醫藥，書報的飛機又從「自由大地」飛到我們這兒來了。現在要準備新的，更具艱難的和長途的遠征。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我們提出了新的任務：到喀爾巴阡山，打擊德羅高比奇山地石油礦，這地方的石油礦是德寇供給東戰場燃料的最重要來源。

當然，這次準備新的遠征，除了聯合縱隊總部，沒有一個游擊隊員是知道我們將要到那兒去的。僅僅知道將要執行一件非常光榮的任務——更深入敵人的大後方，深入敵人感到壯膽的地區，深入對我們的危險更增加了許多倍的地方。最主要的，我們知道又去做斯大林所計劃的遠征。

每天晚上，在參謀部旁邊燃燒起篝火，游擊隊員圍着可羅特琴科同志在篝火旁邊唱歌，談話。戰士們對可羅特琴科同志提出各種問題，但我一次也沒聽見有人這樣問：

——可羅特琴科同志，現在我們到那兒去？

永遠沒有人問我們到那兒去，和爲什麼到那兒去。完全信賴指揮部成爲我們戰士的法律。我不記得有人曾經破壞這個規則，雖然每個戰士一定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爲什麼我們忽然拐到旁邊去，走回頭路，繞這麼一個圈子？

當游擊縱隊出乎意外地改變路線的時候，通常弟兄們總是唱起：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魯德涅夫在群眾大會上講到即將開始的遠征，暗示我們也許到那有葡萄吃的地方。大會完了後，戰士們長久地在森林里唱着祖國進行曲。

到我們這兒來的飛機中，有一架飛機載來了烏克蘭游擊運動參謀長斯特羅卡奇少將。他給因戰功而受賞者帶來了勳章和獎章。在這兒，在波列塞橡樹林里，幾百個戰士和指揮員，其中包括在斯巴德桑森林就開始戰鬥生活的全體布其維里人，得到了政府的獎賞。這是一個快樂的日子。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想着斯大林同志。當接受獎賞時，每個人都在想：這是他的關注——我們的父親，派我們去走遙遠而光榮道路的我們父親的關注；不論我們走到敵人多麼深的後方，斯大林到處看着我們，到處注視着我們每一邁步，到處我們感到他這父親的關注，他的領導。我從每一個游擊隊員的眼神看見了：只要你對他說，現在須要到天涯海角去遠征，他們立刻就去，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擋着他們，無論是風雨也好，山河也好。

在臨出發遠征喀爾巴阡山之前，把新的一批傷員和病員用回頭飛機送到「自由的大地」。這次我們不得不把聖誕老人送到莫斯科去。不管老頭的身體是怎樣結實，但是健康究竟是不中用了。在渡過普利帕奇河後，他得了這種風濕病，甚至他的胳膊和腿都動彈不得。砲兵們把自己的「老爸爸」用大車運到米拉舍維契村，用調羹喂他。

聖誕老人是不願意離開部隊的，臨別時他那老眼含着滿眶眼淚對戰友們說：

——一旦我在莫斯科治好病，能够站起來的時候，我就馬上飛回來……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弟兄們，不管他們走到那兒。

六月十二日，游擊聯合部隊在聽了可羅特琴科同志臨別贈言後，就出發向喀爾巴阡山進征了。可羅特琴科同志跟我們幾乎相處了兩個月，跟所有的戰士和指揮員一樣的嘗受着游擊生活的艱難困苦和危險。現在他接到了黨中央的新的任務，應當跟我們分離了。可羅特琴科同志，長久的在路上站着，目送着唱着歌的，愈走愈遠的各連游擊隊員。

——多麼好的人民啊！——臨別時他對我說：

我們這次新的遠征的成功，首先要看我們是否能出乎敵人意外的在喀爾巴阡山出現，就像去年春天在基輔附近出現一樣。

我們從波列塞南部的森林和沼澤走到西烏克蘭的田野後，我們還須要通過三個州：羅溫州，塔爾諾波里州，斯達尼斯拉夫州，強渡幾條大河，橫跨十個鐵道線。伸延八九公里長的游擊縱隊，能否不暴露自己，秘密的完成這種行軍呢？

在機動作戰期間，我們逐漸的制定了游擊行軍的鐵的法律：在黑夜中戰鬥行軍，白天在樹林中或者在偏僻的村子里休息；熟悉遠離我們四周的一切情況；不要長久的在一個方向走；寧可繞遠而不走直路，不怕走回頭或者繞圈子；用狙擊隊掩護着，躲開大隊的敵人警備隊；小隊的警備隊，哨所，伏兵則予以澈底乾淨消滅；在任何情況下，不准破壞行軍隊形，誰也不准離開隊伍；時時準備着兩分鐘後就可能遭遇敵人，縱隊可以立刻佔領圓形防禦陣地，各種武器都能向它開火。當一些大砲去佔領陣地的時候，另一些大砲就乘這空隙直接從路上轟擊敵人。主力專走那些只有當地居民才熟悉的密林小

徑或者偏僻的小路，而破壞隊則到通衢大道和鐵路線，破壞橋樑，鐵軌，電線，炸翻列車。夜間游擊縱隊行軍的那些地方是一片寂靜，而其遠方的周圍則轟鳴，着火。每到一村，便喚醒人民起來鬥爭。利用一切可能達到這目的：發傳單，放送無線電，宣傳員鼓動，武裝地方游擊隊，把我們的經驗教給他們，爲了我們離開時，在我們的後邊，德寇的火災不會息，爆炸的聲音不絕於耳。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說「我們是布其維里人」，「我們是沙萊根人」，「我們是……」，把自己的區名忘掉吧。誰也不知道我們是那兒去。並且誰也不應知道我們是從那兒來。全體人民都在打仗。我們不過是驚天動地的洪流中的細流罷了。讓敵人敢於嘗試尋找我們吧。

嚴格地遵守這些游擊隊行軍的規則，我們在一個月的期間走了六百公里。從羅夫諾北面繞過，向南轉到羅夫諾和魯次克之間，躲開塔爾諾波里，一直取道向西向德聶斯特爾河的方向而去。

沿途炸翻了十二列敵人軍車，炸毀了十三座鐵橋和公路橋樑。但當我們在德聶斯特爾河地方出現的時候，對於德寇竟然是那樣出乎意外，他們甚至把游擊隊當作降落傘部隊。憲兵隊坐着汽車在大路上馳騁起來。我們在斯卡勒特城竟碰見了這麼一隊憲兵。我們停在一叢森林邊沿休息，這隊德寇憲兵以爲他們碰見了不大的蘇聯降落傘部隊，便展開了散兵線，向數達兩千戰士的游擊聯合部隊作「神經衝鋒」。我們把這群傢伙放進可笑的那末近，眼看着這群傢伙怎樣變了面色，當整個森林邊沿人馬喧騰起來，游擊隊員像驟雨似的迎着敵人而來，大鬍子連金領着騎兵隊從樹後繞出，在他後面，生龍活虎的「騎兵精」騎着高頭大馬馳騁着，像秋風掃落葉似的把憲兵隊消滅了。只剩下他們坐着到斯卡拉特去的一輛汽車。

在這之後，塔爾諾波里州南部各區德國的政權都大驚失措起來。在我們還沒有走到的時候，他們

已從布查奇，芒那士特里士，加里奇城裏逃跑了。

現在行軍的速度決定了一切。從七月十二日起，我們跟德聶斯特河平行走着。應當在德寇沒有把他們的防禦陣地組織好之前，在沒有集中強大的兵力對付突進山裏的游擊隊之前，我們應當趕快渡過德聶斯特爾河，並且走到德羅高比奇石油礦。維爾什泉拉的偵察隊已經到了黎瓦夫附近。據他們報告，德寇把附近各城的警備隊都動員了起來。從挪威調到東戰場的山岳部隊被阻在途中，現在正從列車中卸載。從我們偵探員所獲得的文件中，我們知悉德寇撥出五百輛汽車裝載軍隊到山裏去。

在尋找適當的渡口時，我們以神速的行軍沿着德聶爾斯特河行動，每一躍進都達六十公里之長。指揮員們對戰士們說：「現在遲緩就等於死。」

德寇司令部把第四和第十三SS警察團和憲兵隊經過德聶爾斯特河向渡河的地方集中。七月十四日夜，連金的騎兵隊秘密的走到加里奇北面的西伏加村的橋旁。從黑暗裏出現的騎兵，高喊烏拉，像鐵流似的向驚惶失措的警備隊撲殺過去。警備隊沒有來得及開火就被砍殺得乾淨了。快到早晨的時候，游擊聯合部隊已經到了德聶爾斯特河北岸。

我們選擇了喬爾內森林作為打擊油礦的據點。這座森林是在斯達尼斯拉夫城以西，喀爾巴阡山腳邊。爲了要走入這座森林，還要強渡羅姆尼查河。這是我們所遇見的第一條湍急的山河。七月十六日我們走到這條河，德寇這時已經在每個可能渡河的地方，佈置着一個附有坦克的步兵營。

淺灘有好幾處。靠着當地居民的幫助我們選擇了幾處最便利的淺灘——在密登和布魯德尼克兩村之間。我在這兒把我們所有的大砲和迫擊砲都集中一塊，爲了分散敵人的注意力，游擊部隊擺成二十五公里長的戰線向河岸走去。德寇到處都得警戒。

七月十六日夜，游擊隊的砲手和迫擊砲手開砲打毀敵人的河岸。立刻就開始渡河。當一些連隊渡河，另一些連隊在側翼——在密登村和布魯德涅克——跟敵人戰鬥，使它動彈不得。

山地的急流使人們站不住腳。需要成排人手攜手，互相幫助以克服水流。爬到岸上後，渾身濕淋淋的戰士立刻唱着祖國進行曲去衝鋒。

這只歌在黑夜中，在戰鬥的轟響中，是如何震撼人心的響澈起來呀。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當數百人去衝鋒，把對祖國的全部自豪，對祖國的全部熱愛，把自己全部剛毅，對敵人的全部憎恨和藐視，都放進歌詞裏的時候，在人們的聲音中灌注了多麼大的力量呀！

打從莫斯科走到遙遠的邊地，

打從南俄走到北冰洋，

人們可以自由走來走去，

好像自己祖國的主人。

是的，即使在這兒，在喀爾巴阡山，也像在自己的布其維里，格魯豪夫，沙萊根，珂羅列夫查一樣，我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我們在烏克蘭境內的各個大道上走了數千公里，燃燒起游擊戰爭的火焰，燃燒起人民復仇的火焰，要想阻止我們不斷發展的縱隊的强大運動，敵人是毫無辦法的。無論是在德聶波爾河，在普利翰奇河，在德聶斯特爾河，他都不能阻着我們，在這兒也不能夠阻着我們。「就讓德寇擺出十萬個妖魔鬼怪來對付我們吧，然而我們仍然打開一條通向石油礦的道路」。游擊隊員們這樣說。

德寇在羅姆尼茨（密登和布魯德尼克兩村之間）的防禦陣地被我們神速的衝鋒衝破了。住在鄰村的敵人的幾個營，不能夠來援助挨打的部隊——他們本身隨時也有被游擊隊進攻的可能。渡河順利的結束了。只有綿羊倒一點羣。我們趕了一大羣羊到喀爾巴阡山作為給養。在羅姆尼茨，有許多羊被急流沖走了。

我們繼續向車爾內森林行軍。在快到森林的時候，我們的爆炸手在斯達尼斯拉夫至卡盧斯路上爆炸橋樑。有幾架德國飛機在縱隊的尾巴上盤旋。牠們很早就在狩獵我們了。現在終於發現了游擊隊的蹤跡！一架德國偵察機，由於歡喜，飛到護橋不高的上空。恰好這當兒，埋在橋樑的火藥爆炸開了。氣流，把這架飛機像木片似的蕩到一旁去。

游擊隊各營迅速地躲到森林裏，在我們頭直上，在機身上帶有黃十字的「美塞兒」飛機尖利的號叫着，俯衝到樹頂上，好像想看一看在村子裏是怎麼回事。而游擊隊員嘲笑着說：

——現在可够你我的了，美塞兒先生！

在山間小徑里

在草原空地中的遠征結束了，在水國，在鐵路交叉點的搏鬥聲音再聽不見了。在車爾內森林短短的休息中，圍繞着在窪地燃燒起來的篝火，大家都想着一件事：「在山裏，在陡峭的森林山坡上，在喀爾巴阡山的山谷裏，我們將會遇見什麼呢？」

指揮部知道，正在醞釀着大雷雨：德寇的SS警察和山岳步兵團正從四面八方向山地推動；在捷克邊境，在喀爾巴阡山以外的烏克蘭，離這兒只有數十公里山路的地方，匈牙利的團隊正在集中着。敵人現在希望來一個大包圍，把圍在山裏的游擊聯合部隊予以消滅。

在走出車爾內森林之前，在通到石油礦的道路附近，在羅蘇里諾村部署着的SS警察團正在防守我們。七月十八日夜，當我們向喀爾巴阡山頂推進的時候，我命令我們兩個指揮員——巴克拉捷和瑪秋琴科襲擊這營人。

這兩個指揮員是被我們游擊隊員特別看重的。他們是具有極大的蘇維埃工作經驗的上年歲的人，富有戰鬥的藝術。他們是在游擊聯合部隊裏，在我們的眼前學習的。

瑪秋琴科戰前是做集體農莊的主席。初期他在我們這兒做沙萊淇部隊的政治委員。後來，經過一番考慮後，他自己開始指揮。他在布里特查村戰役中戰功最爲優異就是他。把德寇擡到車車列夫河邊，把他們像狗仔似的淹死在河裏。

巴克拉捷過去是建築工程師。我們是在舊古達村的時候收容他入隊，他是從德寇集中營逃出來的。我們的戰士們立刻就愛上他了。在我們人民復仇者之間，在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俄羅斯人之間，出現了一個格魯津人，大家是非常愉快的。人們之所以喜歡他，還因為他具有真正騎士的體力。在他沒來之前，在我們游擊隊中最有力量的人是庫里巴克——格魯赫夫部隊的指揮員。巴克拉捷向庫里巴克挑戰，用一只手給他搏鬥。於是他兩個人就搏鬥起來——一眨眼的工夫，巴克拉捷就把他的對手背脊着地的按倒地下。

起初，他被任命到聖誕老人的砲兵連裏工作。砲兵們笑着說：「現在我們可不怕了，馬匹拖不動大砲的時候，我們的巴克拉捷用手就把它拖過去。」當游擊隊員跟他混得愈熟，對他的摯愛愈是大。在騎士的體格之中寓着騎士的精神。戰鬥的命令對於他是神聖的。任何事情，任何時候，任何困難，都不能防礙他以絕對的準確性來完成命令。應當跟這個工程師學習學習怎樣守紀律。

我派巴克拉捷到羅蘇里諾去的時候，交給他兩連布其維里隊員，並且命令他從西面偷進村子裏去。

——努力造成一種印象，至少使敵人覺得我們的人比實際上多兩倍。把德寇向東北村邊趕過去，瑪秋琴科在那兒接應着。

巴克拉捷像通常一樣，模範地完成了命令。用不着教他怎樣使敵人發生強有力的印象。不放一槍就把敵人的警衛消滅了。在夜幕之下，突然偷進了村莊，「齊聲吶喊」——這是他最喜歡玩的把戲，就像瑪秋琴科喜歡用假包圍恐嚇敵人一樣。

在羅蘇里諾村跟SS警察隊鏖殺，巴克拉捷把德寇向瑪秋琴科那邊趕，而瑪秋琴科就把他們向巴

克拉捷這邊趕。這當兒，游擊聯合部隊的主力以及一切輜重，安安靜靜的從旁邊走過，達到了瑪那娃村。

從瑪那娃村開始爬山到彼特庫高和雅波洛諾夫石油礦走去。爬山比我們所想像的困難多了。道路在四十五度的森林山坡上曲折着。我們有三百輛載重的馬車，不一回工夫所有的馬匹渾身都濕透了。大車輜重，機槍，武器都得用人力拖走。一匹馬累倒了，所有的縱隊都得停下來。從大車旁邊繞過去是不可能的。道路是非常窄的，實際上不能謂之道路，而是小徑。兩旁是陡峭的高山，森林，石塊，大風吹倒的樹木。我們就像在溝渠裏，或者在山谷裏走路一樣。

當縱隊在這條路上行軍時，甚至傳令馬都很難從縱隊旁邊穿過。只有十五歲的伊凡，伊凡諾維奇——因為在我們挺進期間，爲了選擇適合他那小小身材的馬匹，他曾換過二十來次馬匹，最後不知在什麼地方終於得到了一匹狗一樣大小的活潑小馬——騎着馬在輜重隊裏像平地上旋風似的穿來穿去。

不管周圍的德寇怎樣忙於應付，也許正由於此，他們疏忽了我們的上山，我們已經到了喀爾巴阡山腰間，飛機才從空中發現。發現我們是不困難的，因為我們在山裏，光在夜間行軍是不够的，白天仍得繼續行軍。

偵察機在道路的上空飛過，不久轟炸機便開始空襲。我們用手提機關槍打中了一架飛機，牠轟隆一聲落在群山裏，其它的飛跑了，但不久又飛了回來。我們剛剛把炸死的馬匹拖到一旁，把炸壞的馬車從道上肅清，馬上又聽見飛機在吼叫，炸彈在爆裂。人們有地方躲避：周圍都是森林，百年大樹，而輜重則經常在德寇轟炸機的炸彈和砲火之下。爲了救護馬匹，當飛機出現時，就要把們它由套上解

下來，順着陡坡拉到森林裏。

我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向筆架式的山峯屏擋着地平線的喀爾巴阡山絕頂走去。時時把馬卸套和上套，手裏拿着鐵鍬和斧頭，在堆積着炸裂的樹木的，撒着炸碎的石頭的和炸成坑的狹窄的小徑上，給自己打開一條路，而且不時的在花岡石塊下埋葬自己的戰士同志，他們是在法西斯飛機輪番襲擊下犧牲的。

在地平線上出現了數十個石油井。德羅高比奇石油礦。

十月二十日夜，我們所有各營都派了不自動步槍掩護下的爆炸隊去消滅石油礦。

失火的火焰照亮了喀爾巴阡山的山坡。游擊隊員愛好夜，寂靜，而這兒連夜裏也像白天一樣光亮。而從燃燒的石油中，周圍發出畢畢剝剝的聲音。空氣是這樣戰抖，甚至聽不見德機的轟隆聲，甚至到夜裏也不讓我們安靜。

敵人東奔西跑，忙於應付，但都無濟於事——我們同時向所有的地區進攻。多謝我們不相識的朋友和助手們，工人和工程師們：他們把游擊隊從秘密的山地小徑領到石油井和發電所。一個當地的朋友告訴我們彼特庫夫至雅波羅夫之間的地下石油管所在地，由於這個人的幫忙，從這條石油管裏把五萬噸以上的石油放進卑斯特里查山澗裏。他是波蘭籍的工程師。可惜，他的姓名也像其他許多我們的助手一樣，沒能打聽出來。他做完了自己應做的事後，他就像出現在森林裏的游擊隊中間一樣，秘密地消失了。

一連幾夜在彼特庫夫和雅波羅夫的石油礦上的失火呼嘯着。白天游擊隊的破壞隊藏在森林裏。但一到夜裏，山中又爆發起火柱。周圍都燃燒着石油，畢剝聲震耳欲聾。早起太陽已經升上來，而山坡

還蓋着烏雲似的黑煙。

這地方是在捷克的邊境。在這兒，在火煙之中，在爆炸聲和失火的聲音中，我們在森林的空地中舉行了大會。在這次大會中提出了一個不平常的問題。

差不多在一年前，當我們還在布梁森林裏住的時候，曾有匈牙利第四十七團的八個逃兵逃到我們這兒來，這八個魯辛族人是被德寇抓來當兵的。我們滿足他們的請求，以戰士的資格把他們補入我們隊裏。他們跟着我們從舊古達村到喀爾巴阡山，表現出是兩個好同志，勇敢的戰士。當我們到捷克斯拉夫邊境的時候，我們忽然發生了這麼一個念頭，就是把他們送回祖國去，讓他們幫助同鄉，幫助我們國外的兄弟，做效蘇維埃游擊隊的經驗。

這個問題便在大會上提出。實在說來，這不是大會，而是戰友送別會。大家都把自己的願望說出來，給予忠告、裝備以武器和供養，臨別時用力握一握手。

在烏克蘭的空地上挺進的期間，我們習慣於完全自由自在的運動戰，習慣於隨時能夠從路上轉向任何方向，習慣於神速的行軍。我們帶着巨大的輜重，成羣牲口，在平原上一夜能走六十公里。在山裏問題則不同了。在這裏我們必須在小徑上行動，或在河流狹窄的窪地上行動。在這裏我們用非人的努力，一夜才走五六公里。敵人當然就利用了這些條件。公路和汽車運輸都握在希特勒匪徒手裏，他們很快的把所有從山裏的出路都封鎖住了，並且開始縮小包圍圈。現在德寇完全相信我們是陷入陷阱裏了。在那德窩爾那亞，第六SS警察團在看守着我們。在雅列姆查有第二十六SS警察團，在彼車尼也納有第三四七山岳步兵團。

完成了主要的任務後——從七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幾天內炸毀了四十一個石油井，十三個石油儲

藏所，和三個石油製造廠，——我們走到格尼里查河窪地。德軍和匈軍已經把控制這個窪地的一切高點都佔住了。在這高點上構築了工事，在石地上挖了戰壕。

敵人遵照着防禦戰術。他指望我們筋疲力盡，使我們把所有的彈藥都消耗完，同時把包圍圈縮得不讓一個人能突破出去的那樣緊。據俘虜供稱，德寇司令部頒佈一個命令，無論如何要把我活捉住。

從山里走出

在爲奪取高地，奪取山中更有利的形勢而進行着鬥爭中，游擊隊突破了一個敵人的包圍圈，又陷入了另外一個包圍圈裏。我們愈來愈高的向山上爬着。爲了更自由的機動作戰，把所有的大車都改造成爲二輪車，後來不得不扔下這些大車改爲馱載，把受傷的放在擔架上。

所有走過的道路都在德寇飛機的監視下。我們帶着重武器，大砲和迫擊砲在那只有當地山民古楚爾人才知道的小徑之間通過。勇敢的獵人給我們嚮導。由於他們的幫助，我們有時候不走小徑，從森林的鹿寨，神秘的大林穿過，在這裏有着巨大的羊齒草叢，時而兩腳陷進青苔裏，時而在潮濕的石頭上滑倒。在這兒產生了新的游擊隊遠征歌：

在崇山峻嶺的山林裏，

那兒有險惡的彼斯特里查河，

在那烏道獸路之間，

穿過了珂夫巴克游擊隊。

不僅一次的需要勒緊褲帶：在山裏有的是水和鹽，但給養的情形可就不好了。山中牧場上的牧人救了我們，在牧場上，在大鍋裏煮羊奶吃。德寇發出命令：用死刑的威嚇，命令把所有的牲畜都趕到山谷裏。但居民仍然能設法幫助我們。游擊隊員時常提到「迷路」的牛：這是古楚爾牧人有意把牠們

趕到我們這兒來的。

在山中連續幾天疲勞的行軍後，我們打進波列尼查村，這兒離捷克邊境只有兩公里。在這兒又發現所有的制高點都被德寇和匈匪佔着。

德寇的飛機不讓我們把馬匹牽到牧場上，牠們也是這樣衰弱，再把牠們套起來已經是沒有用了。我們帶着大砲和迫擊砲是不能從山裏突出去的。帶着沉重的心情不得不發佈命令：「砲兵連和迫擊砲連把所有的彈藥都用來打敵人，然後把機件消滅。」

我們的砲手和迫擊砲手，在那天給予德寇足夠的火力！企圖報復的德寇砲兵，很快就被打得沉默起來了。

當所有的彈藥都消耗完了的時候，戰士和指揮員把炸藥綁到大砲上，點起信子，躲到旁邊，把帽子摘下來向即將炸毀的武器致敬。我們的心情就好像我們是在埋葬自己最好的朋友似的。很多人眼淚都流出來了。在發出可怕的爆炸聲後，有幾分鐘的工夫，完全沉默着。然後我聽見誰在低聲的說着：

——沒有關係，同志們，反正它們都已經用壞了。

另外一個人氣忿忿的反映道：

——不要自欺欺人了吧！

這是七月二十九日晚上發生的事。當天夜裏，游擊隊以突然的衝鋒，又突過了敵人一個包圍圈。我們向舍夫加山移動。第二十六SS警察團從另一個方向也急忙到這座山上來。我們首先到達。

七月三十日晚，在兩晝夜不斷的行軍後，筋疲力盡的，餓得無力的游擊隊員，在生滿了野草的戰壕裡部署下來，這條戰壕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舍夫加山上被俄國士兵掘成的。

我們贏得了高地。現在德寇是在下面。早晨，SS隊員在石頭上爬山，穿過灌木林爬到舍夫加山頂，在這兒遇見了游擊隊的致命砲火。

舍夫加山的戰鬥繼續了兩天。在十架轟炸機掩護下，敵人從西北面和南面作過三次衝鋒。但每次我們都把他打回山腳。

夜間，我們從舍夫加山經過森林的小徑，移到鄰近一座瓦夫陀洛布山上。這次轉移非常成功，甚至德寇沒會察覺，雖然他們到處都有把守着。八月三日，游擊隊在瓦夫陀洛布山上看見德寇的飛機轟炸空空的舍夫加山，大家都笑了不得。

我們最需要休息。我看見不單是馬，而且人也出盡了力量了。但休息是連提都不敢提的。我們倒突出了多少敵人的包圍圈，而現在仍落在敵人的包圍圈裏。在瓦夫陀洛布山周圍，敵人強大的警備隊在那德瓦爾那亞，帕舍茨那亞，亞列姆查，遮列那亞和傑拉琴那。在什麼地方突圍呢？那兒沒有德寇把守着呢？我們採取最大膽的決定：向普魯特河山谷下去，到傑拉琴那城，這座城是德寇在這區裏最主要的據點之一，幾條鐵路和公路的交叉點。

德寇能夠想到我們會冒險到傑拉琴那去嗎？的確這是一個很大的冒險。在出發前，我發出了一個命令：「所有人員必需明瞭，縱令各單位還剩一個能作戰的都得完成這次作戰任務。我們的志向應當只有前進。」

——前進，迎接正在反攻的紅軍——在傑拉琴那戰役前，魯德涅夫在其祝詞中號召道。

他永遠沒有像今天夜裏帶着這樣的鼓動性說話。他把自己的馬停在路旁邊，讓游擊縱隊從自己面前走過去。

從我們在山中進行艱苦的，不平衡鬥爭的最初幾天開始，我們在無線電中從「自由的大地」所收到的消息，是一件比一件令人興奮。在喀爾巴阡山，我們知道了德寇在庫爾斯克弓形地帶被粉碎的消息。當我們的縱隊從山上下來，在傑拉琴那村突圍的時候，隊員們一想到紅軍快到我們的故鄉蘇梅州，一想到紅軍一兩天內就到布其維里，格魯珂夫，沙萊根的時候，就忘了飢餓和疲倦。是的，我們面迎着正在反攻的紅軍：

我表達不出，在這一夜，魯德涅夫從馬上對那些在他面前經過的各游擊連低聲的號召，聽來是多麼令人歡快鼓舞。

——前進！紅軍萬歲！

——前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

如果不是爲了不要預先暴露自己，而會有肅靜行軍的命令的話，游擊隊員對政治委員會回答以怎樣的高聲而和諧的「烏拉」呀！把所有的縱隊都放過去後，魯德涅夫躍馬馳到縱隊前頭。於是他的號召在先鋒部隊裏發出了，這時先鋒部隊已經在傑拉琴那城附近展開了戰鬥隊形準備衝鋒。震人的「烏拉」聲像打雷似的響激起來。

在我們夜間從舍夫加山離開以後，德軍司令部宣佈游擊隊已被粉碎了。因此我們在傑拉琴那之出現更顯得出乎意外。這使德寇是這麼驚惶失措，甚至我們沒遇見抵抗就把城拿下，並且把周圍的鐵橋和公路橋都炸壞了。

戰鬥在傑拉琴那又開始了，因爲這時德軍司令部派了兩團生力軍迎面而來。已經被游擊隊突破的敵人包圍圈現在又合緊了。

在我們的戰士們之間有一個暗號：如果我拿着自動步槍，那就是說：要當心，如果我的自動步槍放在機槍車上，那就是說，一切都準備妥當，甚至可以進行戰鬥，但大危險是不會發生的。有時候他們甚至跑來看看指揮員的自動步槍是拿在手裏還是放在機槍車上。有些日子，我在睡眠中都拿着自動步槍。

德寇把我們擠到普魯特河。這時游擊聯合部隊有一千四百戰士，其中至少有二百躺在擔架上的傷員。當這大隊人馬的游擊隊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踪，彷彿鑽到地縫裏一樣，可以想像到，德寇是怎樣吃驚。

這件普魯特河岸上的奇跡是發生在八月五日夜裏。兩天的艱苦的戰鬥證明了我們不應當以整個聯合部隊突圍。在四面都是德寇，長滿了茂密的核桃樹的杜酋山上，我們分成幾個小隊。約好了集合的地點後，各個小隊便向不同的方向走散了。在夜幕下，很容易的在敵人各部隊相接合的空隙地方溜走了。

德寇沒有別的法子，只得又宣佈珂夫巴克的部隊澈底消滅了，「只有珂夫巴克帶着不多的一隊人逃跑了。」德寇把這些緊要消息的傳單，從飛機撒在喀爾巴阡山附近的各村裏。在傳單上並且宣佈懸賞活捉我。詳細描寫着我的外貌、服裝、特徵，譬如上唇的鬍鬚（實際上我並沒鬍鬚，而是下巴的大鬍子）。相反，在傳單上却把大鬍子作為魯德涅夫的特徵，按其描述之逼真，使人想到德寇會看見過我的大鬍子，現在却把它誤為魯德涅夫的。最使游擊隊員覺得好笑的，不知為什麼德寇在其告示中說明我是吉卜賽人。戰士們大笑着說：「這是政治委員的特徵啊！」黑頭髮的魯德涅夫當然比我更像吉卜賽人。

德寇的傳單也把當地的居民逗樂了。農民都說：「既然自己看見過他，自己量過他，爲什麼自己
不捉住他呢？」

最有趣的是這些傳單有時在村子裏當着我的面朗讀和解釋。應當提一句，從喀爾巴阡山走出後，
我的外表變得很厲害：我把將軍的軍帽換成古楚爾人的帽子，把鬍子剃掉了。

到集合地點

各個游擊小隊在向不同的方向走散時，爲了使德寇找不到踪跡，在喀爾巴阡山前面打了很久的圈子。我們在八月裏走遍了整個斯達尼斯拉夫州，塔爾諾波里州，到過卡美尼茨，波多里和里窩夫等州，但是我們仍然沒能匯合，因爲德寇雖然向居民宣佈游擊隊被粉碎了，但是他們知道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到處照舊保持着強大的警備隊。

SS警備隊坐着汽車向各州亂竄，他們在尋找游擊隊的「主力」，不懂得我們的主力就是人民。如果需要把某一個游擊隊員臨時藏起來，在任何村中都可以把他留下來。我們在老百姓家裏倒安放了多少傷員啊！我記得偵察員費加·斯多連科。在傑拉琴那戰役中，他受了重傷。在黑阿斯拉瓦附近只得把他交給一個農婦照管。我們怕他活不了，因爲他需要醫生醫治才行。村裏住着德寇警備隊，講到醫藥的帮助，是連想也用不着的。但是這個農婦（夜裏游擊隊員把傷員抬到她家裏）却找到了一個醫生。這個醫生真可謂之在德寇的鼻子下治療我們的偵察員。這個醫生本人也是躲避德寇而做着看林人的。

在斯達尼斯拉夫州彼齊尼銳亞，柯那日德瓦爾村，多米特羅和烏裏揚·加拉特尼克弟兄二人，爲我們受傷的戰士在森林裏設立了一個地下病院。爲了不使德國人發現這個病院，他們時常轉移。人民這種對游擊隊自我犧牲的摯愛，當時對我們的意義是多麼大啊！我們每走一步都感到這種摯愛。曾發生這麼一件事，一個游擊小隊在密林裏圍着篝火坐着，一個古楚爾人背着一捆柴經過那兒，他停下來

同游擊隊員們談一談話，祝福了一下就走了。過了一兩個鐘頭後，他帶着一袋子馬鈴薯回來了，並且請求原諒他沒能找到更多的吃的，只有這一點敬意。

德寇這時已經感覺到他們的末日快到了，所以趕快把所有新收成的食糧都運回德國去。他們強迫農民把沒有去穀的禾束裝到口袋裏送到車站。我們勸農民夜裏把穀子打下來，然後把禾束穗頭朝下的放到口袋裏。人們很歡喜我們的忠告。周圍所有的村子都把裝着空禾束的口袋運到車站上。德寇於急忙中把這些麥稻運到德國去。

現在我們每一小隊都是獨立行動着的。彼此間沒有聯絡，因為我們的無線電台不適用於短距離應用。但我們同「自由大地」的聯絡却沒有失掉。當我們收到赫魯舍夫同志慶賀游擊隊在喀爾巴阡山勝利完成任務的賀電時，我們覺得我們是全體一塊慶祝這個日子。對魯德涅夫的運命的焦慮使我們的歡快為之暗淡，他在傑拉琴那戰役中受了重傷，女看護加林娜和幾個戰士從包圍裏把他抬出。後來我們知道他們都英勇的犧牲了。我們的戰士們總還抱着希望能夠看見自己心愛的政治委員，希望他犧牲的消息是不確實的。

——我有這麼一個感覺，好像政治委員還活着，——他的子弟和青共工作方面的助手米沙·安德羅核夫說道。——不信，你們等着瞧吧。

可惜希望並沒有證實。

魯德涅夫沒能同我們一塊從喀爾巴阡山回來。但當需要用戰鬥給自己打開一條出路並且發出號召的聲音：「前進，迎接紅軍！」的時候，很難令人相信魯德涅夫已經不在我們中間了。

他的兒子拉迪克也在走出喀爾巴阡山的期間犧牲了。有一次在玉蜀黍地裏肉搏戰中，他受了傷。

戰鬥結束後，隊員們沒有找到拉迪克。後來我們打聽出，受傷後，他爬到生着茂密的柳林的山谷裏，在那兒失去了知覺。次日，一個隣村的農民基法克在那兒發現了他，把他抬回自己家裏。這時拉迪克已經處在最危險狀態中。基法克和同村的人想盡辦法救活這個年青的戰士。基法克家中有九個孩子，但是他不怕把受傷的游擊隊員藏在自家裏。依照他的要求，一個做地下工作的青共團員格里沙·尼基夫連科到城裏去拿藥。但任何東西都沒有效：拉迪克由於破傷風死了，基發克把他埋到自己的花園裏。

我們所有各小隊向北移動是在八月底開始的，我們的集合地點是在波列塞南部可那托波屯子。每小隊都要走七八百公里。我們各小隊行軍的整個戰線長達二百公里。主動又握在我們手裏。在整個游擊隊行軍的戰線上，在德國殖民者的農場裏，倉庫和帶穀的禾黍都着起火來。

大的游擊部隊用艱苦的戰鬥把德寇的注意力吸引着，其間，其餘的部隊便去完成破壞工作和秘密的向前推進。這就是說明了游擊隊的團結性！

在敵後方兩年之內，我們的戰士和指揮員經過了許多艱苦的考驗，但最艱苦的考驗却是這次分成各個小隊行軍。

最大的一隊人是我的偵察助手維爾什臬拉指揮。在這一隊有四百左右布其維里人。他們從杜茜山轉戰到斯達尼斯拉夫州車爾內森林（我們就是從這兒上的喀爾巴阡山）。德寇發現了這兒又出現游擊隊，於是把森林包圍上，開始運來砲兵。但當德寇的砲兵向游擊隊駐紮地開火的時候，那兒已經沒有一個人了。敵人在通到山裏各個僻靜的道路上防守着維爾什臬拉；維爾什臬拉把自己的戰士們從森林裏一直領到城跟前，夜裏經過城郊的菜園把戰士們領過去了。爲了使德寇找不着踪跡，游擊隊員背轉

臉後退着越過道路。維爾什皋拉到了德涅斯特爾河，敵人才又發現他。游擊隊員在木筏上渡過河後，維爾什皋拉立刻派他們到各村去找馬。在德寇過河的當兒，所有的游擊隊員們都已經騎上馬了。德寇只看見馳騁的騎者所掀起的塵埃。這支游擊小隊在平原上行軍曾經許多次陷入包圍裏。在舍彼托夫加，它被壓縮在爲德寇所佔領的幾個高地之間。在山地之間是沼澤，德寇認爲這沼澤是無法越過的。游擊隊趕快扔掉馬乘黑夜再通過泥濘深及腰部的沼澤逃脫了。

九月二十三日，在銳托密爾州哥羅德尼采城，維爾什皋拉同我會見了。我帶着三百人的一支游擊隊從喀爾巴阡山走出來。同我一塊的有一個戰鬥力量強的連，這一連是秋車列夫指揮的。他所領導的那一連人幾乎沒有損失。幾天後瑪秋琴科所領導的游擊小隊也趕上了我們。

我們又在熟悉的地方上行走，回想起我們曾在那兒休息過的森林空地，當你走過這些森林空地時，你就不由得想看一看它——那兒有沒有留下我們的痕迹？不論在那兒呆的時候多麼短暫，有時候再回到這兒看一看，你便會看見一堆篝火、灰燼、炭塊、穿底的，側面被踩扁的生鏽的鐵桶，以前游擊隊曾在這桶裏煮過稀飯，使人好像覺得回到了故鄉似的。在親愛的烏克蘭路上，從布其維里到喀爾巴阡山的途中，我們倒留下多少這樣的地方呀！

在銳托密爾森林中的一個空地上，在斯大林挺進期間，我們在這兒休息後，保存了一張戰士們臨時拚湊的小桌子，在牠周圍有着打進地下的木樁，我們會坐在這兒吃過飯。從喀爾巴阡山回來的路上，我們看一看這個空地，在這兒遇見了一個集體農民老頭。我們問他：

——祖父，您在森林裏幹什麼？

——我看守着，——他回答。

我們驚奇的問道：

——在森林這兒看守什麼呢？

——人們讓我來看守我就來看守，爲了在沒有把這些東西送到博物館之前不被人拿散，——他說，指着這張小桌子，這些木樁，我們休息時所留下的痕迹。

一想到這些地方不僅爲我們游擊隊員所珍貴，一想到全體人民像紀念我們鬥爭一般的愛護這些地方，是多麼令人愉快啊！

十月一日，我們已經到了集中地點——波列塞南部森林中，可那托波屯子。最早到這兒的是布羅克指揮的小隊。其餘的小隊在我們之後繼續的到達。有一些小隊只有幾個人，格里高里·雅高夫列維支·巴濟馬同四個同志回來了。兩個同志在路上跟德國警察戰鬥中犧牲了。巴濟馬頭部受了重傷。同他一塊的祇剩下捷尼斯·塞尼琴科，和彼得·白次珂夫。這兩個勇敢的戰士在森林裏和深谷裏走了數百公里，打退追蹤他們的警察，抬着受傷的指揮員和一口袋參謀部的文件和命令。

巴濟馬寧願犧牲性命也不肯放棄這袋文件。早在斯巴德桑森林中他就研究發給各部隊的每件命令，像研究重要的歷史文件一樣。有時候戰鬥正在進行，下雨或者落雪，而巴濟馬坐在樹樁上，用雨衣包着頭，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擬寫命令的草稿，他寫命令一點不草率，打好草稿，然後在夜裏來土窰裏或者棚屋下，仔細的，像教員似的把命令謄在本子裏，有時甚至令人生氣：

——不用寫了，躺下睡覺吧！

巴濟馬僅僅笑一笑：

——歷史家將要研究我所抄寫的呢。

我們有一個規矩，就是在每一個游擊隊駐紮的地方，首先，是設備澡堂。當巴斯姆來到可那托波屯子的時候，所有戰士和指揮員都已經在澡堂裏洗過澡了，有人甚至洗過好幾次，所有的東西都洗過了，修好了衣裳和靴子。把自己整得齊齊楚楚，隊員們首先想照相。永遠沒有像從喀爾巴阡山回來後願意全副武裝照相的人這麼多。當然，人們讓巴濟馬也照了個相。

我還記得巴濟馬的相片。巴濟馬坐在橈子上，他的頭還綁紮着，但我從來沒有看見他是這樣精神抖擻，腰桿挺直。游擊的生活把他造成這麼一個真正的軍人，這種真正的軍人從前在我們之中只有魯德涅夫一個。現在所有的人都是被鍊成鋼的戰士，在每個人身上都養成了軍人的習慣。同巴濟馬一塊照相的是他兩個救命恩人：手中拿着自動步槍的塞尼琴科和白次珂夫，多麼英武啊！看見他們就不由得想到：大家都是多麼壯大起來了，在許多以前不令人注意的蘇維埃人們身上，倒發現了多少力量和高貴的氣質啊！

十月中旬，我們聯合部隊的基本群眾都到了集合地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從挺進中回來。有些戰士帶着兩枝或者三枝自動步槍回到可那托波屯子：一枝是自己的，其餘是在戰鬥中犧牲的同志的。

我們有一個規矩：從戰鬥回來不帶槍的人則交給棍子，他便成爲趕牲口的人。對於游擊隊員——人民的復仇者，這是最沉重的懲罰。他對任何東西都沒有像對武器和彈藥看得那末重要。武器和彈藥就是他的最神聖的東西。在困難的情況下，當要決定應當扔掉什麼的時候：軍大衣還是一部分子彈呢——他便會不假思索的不要軍大衣，雖然在天冷的時候。

× × ×
可那托波屯子，是在森林空地中座落着的幾間小屋。在這幾間小屋裏，安置着聯合縱隊總部，偵

察部，聯絡部，澡堂也設備在這兒，游擊隊各連部署在森林裏村子周圍，佔了半徑長達十五公里的區域。

我們在這兒也像在家裏一樣。跟我們隣邊，別格馬所指揮的巨大的羅溫州游擊聯合部隊在駐紮着。這個聯合部隊有自己的飛機場，飛機從莫斯科飛到他們那裏。離我們不遠有沙布洛夫的游擊聯合部隊，我們會跟他同時由布梁森林走出，在挺進期間時常同他相遇。在這兒，我們又跟白俄羅斯的游擊隊建立了聯系，他們的營地離我們數十公里。

氣候已經開始冷了。我命令澈底的安排妥當，爲了好好的休息和慶祝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紀念。戰士們努力完成這個命令。我們的隊員們喜歡在駐紮的地方像安排家務似的安排一切。在遠征喀爾巴阡山後，所有的人特別想舒舒服服地過幾天好日子。

一星期的工夫。在森林裏屯子周圍，落成了幾處整整齊齊的新村。游擊隊員們互相競賽地建築，如果誰有一個良好的土窖，那麼所有的土窖都會建築得出奇的完善，便利，寬暢。有些特別熱中於裝飾的聯隊在自己的新村中，甚至鋪上道路，在道路上撒上黃沙，兩旁擺上凳子。

游擊隊員一面迎接節日，一面準備對敵人的交通線予以新的打擊。各聯隊被改編和補充到應有的編制。各排配備着自動步槍手，機關槍手，步槍手，迫擊砲班，偵察班，在所有各單位中都進行着戰鬥訓練。老游擊隊員訓練他們從喀爾巴阡山帶回來的新隊員。爆炸手在訓練班裏學習，這個訓練班是我們自己在可那托波屯子裏設立的。

在十月革命的慶祝會上，游擊隊員跟附近的集體農民一塊聽了斯大林同志的報告後，他們用二十六個月以來在敵後方鬥爭的總結來回答了自己的父親，我在聚集來過節的農民——烏克蘭人，白俄羅

斯人和波蘭人——面前以如下的數字宣佈這些總結：戰鬥行軍一萬公里，走遍烏克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十八州，消滅一萬八千個法西斯，炸翻六十二輛軍車，炸毀二百五十六座橋樑，消滅九十六個裝有給養服裝和彈藥的倉庫，兩個石油礦，五萬多噸石油，二百公里電線和電話線，五十個交通交叉點，五百輛汽車，二十輛坦克和裝甲車。

游擊隊的噪音音樂隊在晚會上的演奏，極其活現的描述了我們從布其維里到喀爾巴阡山所走過的道路。在一位「大發明家」格里沙·多羅費耶夫副連長指揮下，十二個音樂家拿着鋸，斧頭，煤鏟子，爐門和瓶子跳到台上，他們用這些樂器極美妙的傳達出橋樑炸崩的轟響，列車出軌的爆炸聲，在山中燃燒的石油的喧騷，游擊隊心愛的歌曲和戰鬥進行曲。一直到深夜，獨出心裁的音樂隊仍乒乒乓響着，和在森林空地中聚集着的數千人齊聲哄笑着。在這些日子，我們游擊隊員狂歡起來了：因為我們知道了基輔已經被紅軍解放了，在無線電中聽到了莫斯科的禮砲齊鳴。

在這兒怎麼不令人想起斯大林所說的，在我們街上過節的日子快要到了這句話呢，——我們在艱苦的戰鬥和行軍中不止一次的自言自語的重複過這句話！

十月革命節後，我們在可那托波屯子通共過了幾天的工夫。在十月中旬，被德寇燒毀村莊的集體農民已經搬到我們土窖裏來了。游擊聯合部隊全副人馬到奧列夫斯克和斯那維多維契車站去了。所有的人只有一個願望：用「游擊隊的音樂隊」迎接解放我們烏克蘭首都的紅軍。

我們新的打擊的方向是德軍雲集的珂羅斯琴區的交通線。在紅軍佔領銳托密爾州後，敵人從珂羅斯琴的退路只有一條——即是向奧列夫斯克，沙爾內。我們的偵察隊報告，珂羅斯琴至沙爾內鐵道線上擠滿了德寇的列車，車中都裝着軍用品和德寇在烏克蘭搶掠的各種珍貴的東西，決定破壞這條路。

我們把自己的計劃用無線電報告赫魯舍夫同志，第二天接到贊成我們決定的回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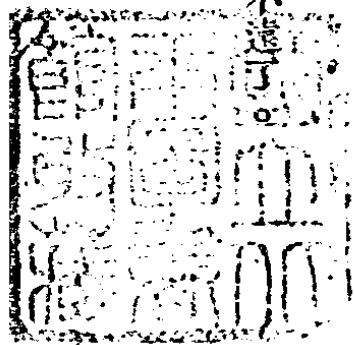
在奧列夫斯克車站上有三百多輛載着炸彈，火藥和燃料的車廂。可以想像到，當被燃燒彈打穿的貯油池燃燒起來和載着火藥的車廂炸到空中的時候，其情景是怎麼樣。有半小時的工夫，在這車站上的鐵路上，一次就是幾十個炸彈一齊的，不斷的爆發。頭上，游擊隊只得離開車站相當的距離，爲了避免碎片的驟雨。在半小時內，在車站上爆炸了一千來噸炸彈。斯那維多奇車站被破壞得乾乾淨淨。

我們就是這樣完成喀爾汗山遠征的，新的鬥爭時期開始了。紅軍在肅清烏克蘭土地上的法西斯魔鬼時，已經進入一年前我們作爲斯大林的使者所到的那些區。

在斯大林挺進之前，我們被警告過：我們所去的那些區，在不久的將來便要成爲殘酷戰鬥的前進基地。領袖的預見證實了：紅軍已經進入了被我們所偵察的前進基地。決定性的戰鬥在那兒開始了，即在那每一條小徑都被我們偵察員走過的地方，在那沒有一個村莊是我們宣傳員沒有到過的地方，在那橋樑和道路曾在游擊隊的打擊之下的地方。

一想到我們的打擊是瞄得這樣準，我們在敵後方的烏克蘭游擊隊和在前線的紅軍，好像一個整體地行動着，偉大的斯大林領導我們走到勝利！

還有許多艱苦的戰鬥和新的遠征在我們的面前，但大家都已經清楚，勝利已經不遠了。



CUNG BUUCHIWIELI
DAU
KERBACHIANSHAN

從布其維里到
喀爾巴阡山

著者 S. 珂夫巴克
譯者 劉逸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華北·東北·華東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在哈總發再版
再版發行五千冊

57

111257

111257